

## 祥符县志卷之六

汴居天中，夙称人文渊藪。汉邹枚司马诸君子，珥笔平台，摘华梁苑，已登作者之堂。嗣及唐宋，而名公巨卿，无不翱翔其间，骚人墨客且登高作赋，遇物能铭矣。明末沧桑之变，简编沉埋，然间存诸旧乘亦或留诸残碣，光怪陆离，犹自炳云汉而映日星。况我朝鼎定以来，人文蒸起，其可传而可载者，尤彰彰人耳目间也。不亟表章，安所称渊藪者乎，作艺苑志。

### 赋

#### 兔园赋

汉·枚乘

修行檀栾夹池水，旋菟园，并驰道，临广衍，长冗坂。故径于崑仑，貌观相物芬焉子，有似乎西山。西山陞陞<sup>①</sup>，卹焉隗隗，卷露凄凄，崑岩穿崑，巍馘焉。暴漂激扬，尘埃蛇龙，奏林薄竹。游风涌焉，秋风扬焉，满庶庶焉，纷纷纭纭，腾踊云乱。枝叶翬散，摩来幡幡焉。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浚浸疾东，流连焉鳞鳞。阴发绪菲菲，闾闾欢扰。

昆鸡蛄蛙，仓庚密切。别鸟相离，哀鸣其中。若乃附巢蹇鷩之传于列树也，櫪櫪若飞雪之重弗丽也。西望西山，山鹄野鸠。白鹭鹳桐，鸚鵡鸛鹏，翡翠鸂鶒。守狗戴胜，巢枝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喙尾离属，翱翔群熙。交颈接翼，闾而未至。徐飞翫翫，往来霞水，离散而没合。疾疾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也。予之幽冥，究之乎无端。于是晚春早夏，邯鄲裴国易阳之容丽人及其燕饰子，相予杂沓而往款焉。

车马接轡相属，方轮错毂。接服何骖，披衔迹蹶。自奋增绝，怵惕腾跃，水意而未发。因更阴逐，心相秩奔，隧林临河，怒气未竭，羽盖繇起，被以红洙。蒙蒙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长剑闲焉，左挟弹焉，右执鞭焉。日移乐襄，游观西园之芝。芝成宫阙，枝叶荣茂，选择纯热，挈取含苴。复取其次，顾赐从者。于是从容安步，斗鸡走兔，俯仰钧射，煎熬炮炙，极乐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袿裼错纁，连袖方路，摩眈长髻，便娟数顾。方温往来接，神连未结，已诺不分，缥并进靖，候笑连便，不可忍视也。于是妇人先称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

<sup>①</sup>陞陞，音 gāi，企立貌。

## 大河赋

晋·成公绥

览百川之弘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崑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登龙门而南游兮，拂华阴与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扬波。体委蛇于后土兮，配灵汉于穹苍。贯中夏之几甸兮，经朔狄之遐荒。历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晋之南乡。秦自西而启壤兮，齐据东而画疆。殷徒涉而永固，卫迁济而遂强。赵决流而却魏，嬴引沟而灭梁。思先哲之攸叹，何水德之难量。

## 汴都赋有序

宋·周邦彦

自古受命之君，多都于镐京，盛在洛邑。惟梁都于宣武，号为东都，所谓汴州也。后周因之，乃名为京。周之叔世，统微政缺，天命荡机，归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銮舆，至汴而止，是为东京。六圣传继，保世滋大，无内无外，涵养如一。含牙带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显宏丽，百美所具，亿万千世。承学之臣，弗能究宣，无以为称。伊彼三国，割据方隅，区区之霸，言馀事乏，而《三都》之赋，磊落可骇，人至于今称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遗美，可不愧哉！谨拜手稽首献赋曰：

发微子客游四方，无所适从。既倦游，乃崎岖遭<sup>①</sup>回，造于中都。观土木之妙，冠盖之富，炜燁<sup>②</sup>灿烂，心駭<sup>③</sup>神悸，瞶瞶<sup>④</sup>而不敢进。于是，夷犹于通衢，彷徨不知所届。

适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执其祛，局局然叹曰：“观子之貌，神采不定，壮若失守。岂非蔽席隐茅，未游乎广厦？诛草钜棘，未撷乎兰葭？披褐挟蕴，未曳乎绮縠？微邦陋邑，未睹乎雄藩大都者乎？”

发微子姑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东欲究扶桑，西欲穷虞渊，南欲尽反户，北欲彻幽都。所谓天子之都，则未尝历焉。今先生讯我，诚有是也。然观先生类辩士，其言似能碎昆仑而结溟渤，鏖混沌而形罔象，试移此辩，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谨愿承教。”

先生笑曰：“客知我哉！”于是申喙据床，虚徐而言曰：

①遭，形容迟迟不进或困顿不得志。

②炜燁，意思是光明、光耀。

③駭，古同“骇”。

④瞶，音guō，意为大耳朵。

“噫!子独不闻之欤?今天下混一,四海为家。令走绝徼,地掩鬼区。惟是日月所会,阴阳之中。据要总殊,揭键制枢,拱卫环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画为豫,周封郑地,觜<sup>①</sup>觿<sup>②</sup>临而上直,实沈分以为次。惟蓬泽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砀涣涡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组绕其胁,壘丘訾娄夹其腴。梁周帝据而靡沸,唐汉尹统而宁一。故此王国,袭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体。司徒制其几疆,职方辩其土地。前千官而会朝,后百族而为市。分疆十同,提封万井。舟车之所辘辐,方物之所灌输,宏基融而壮址植,九鼎立而四岳位。仰营域而体极,立土圭而测晷。蜀险汉垒,荆惑闽鄙。推此中崎,不首不尾,限而不迫,华而不侈。环睠职于郡县,如岫崞之迤邐。观其高城万雉,埤堦鳞接,缭如长云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礧礧。坤灵因赝戾而跼蹐,土怪畏榨压而妥贴,靡胥不可绝而登,爵鼠不可嚼而穴。利过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践华,陋荆州之却月。须捷步于超足,矧蹒跚与蹙蹙。阨城为门,二十有九,琼扉涂丹,金鏞镂兽。列兵连卒,呵夜警昼。异物不入,诡邪必究。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达,其涂九轨。车不理轂互,人不争险易,据骖崇期,荡夷如砥。雨毕而除,粪夷弗秽。行者不驰而安步,遗者恶拾而恣弃。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sup>③</sup>。殊异羊肠之诘曲,或踟蹰而折轳。顾中国之阨阨,丛货币而为市,议轻重以奠贾,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何朝满而夕除,盖趋羸而去匮。萃狙侏于五均,扰贩夫于百隧,次先后而置叙,迁有无而化滞。抑疆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售无诡物,陈无竈器。欲商贾之阜通,乃有墨而不税,销卓郑猗陶之殖货,禁乘坚策肥之拟贵。道无游食以无为,矧敢婆娑而为戏。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藁<sup>④</sup>谷,丝帛布缕,鲐魮魮鮑,酿盐醢豉。或居肆以鼓炉橐,或鼓力以屠狗彘。又有翳无间之珣玕,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与夫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殫纪。

若夫帝居安丽,人所未闻: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云屯。两观门峙而竦立,罍罍遐望而相吞。天河群神之阙,紫微太一之宫。拟法象于穷昊,敞闾阖而居至尊。朴桷不斫,素题不斲,上圆下方,制为明堂,告朔朝历,颁宣宪章。谓之太庙,则其中可以叙昭穆;谓之灵台,则其高可以观氛祥。后宫则无非员无录之女,佞幸滑稽之臣。陋甘泉与楚宫,缪延寿与阿房。信无益于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御不闻乎鸣蹕,瓴甌岁久而苔苍。

其西则有宝阁灵沼,巍峩泛滟,缭以重垣,防以回隄。云屋连榭,琼栏压墀。池水则溶溶沄沄,洋洋湜湜,涵润滉漾,潇灏浩漾。微风过之,则澜沅灏灏,漫散洄

①觜zī,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②觿xī,同“觿”古代用骨头制的解绳结的锥子。

③惕dàng,不忧。

④藁gǎo,本义指多年生草本植物。

淀，溔溔涟漪。大风过之，则汨涌溢漶，滹滹湔浹，掀鼓漾溢，不见津濂。儻栏景以断续，漾金碧而陆离，恍馗浯与方壶，帝令鬼凿而神移。其中则有菰莠萑芦，菡萏莲蓊，蕡苳蔚葦。其鱼则有鱣鲤鲨鮪，鰈魮鳣鲖；魴鱧鰭鯢，鰕鰯王鮪。科斗魁陆，鼃鼃螯蜃，含蜚巨螯，容与相羊，荫藻衣蒲。其鸟则有鸭鶉鸕鶿，鸳鹭鳧鷖，鶉鷃鷓鴣，鷓鴣鷓鴣，鷓鴣楚雀，鷓鴣挥霍，鷓鴣鼯鼯，群鷓香喙。其木则有榭檟栢桐，榭楠梅枏，榭柁檳榔，榭柘桑杨，梓杞豫章；句科扶疏，蔽芾竦寻，集弱椅施，挈枝刺条，条干蟠根，矫躩鳞皴。其下则有申业兰茝，芸芝荃荪，发布丝匀，馥郁清芬，其气袭人。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于是则有绝世之巧，疑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宫旋室浮，舲舰移也，蛟螭蜿蜒，千桡渡也。虓虎鬻鬻，舟抵戏也，星流电掣，弄丸而挥剑也。鸾悲凤鸣，纤丽歌也，鸿惊燕居，绰约舞也；霆震雷动，钧天作也，犇羸駉騊，群马闯也。鞞鞞鞞鞞，万车辙也，洒天翳日，扬埽盖也。杭山荡海，欢声同而和气浹也。震委蛇而唬罔象，出蛟人而舞冯夷者，潜灵幽怪，助喜乐也。若乃丰廩贯膺，既多且富。永丰万盈，广储折中，顺成富国，星列而棋布。其中则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麇有芑，有秬有秠，千箱所运，亿廩所露。入既伙而委积，食不给而红腐。如砥如京，如岗如阜。野无菜色，沟无损瘠。攄拾狼戾，足以厌鰥夫与寡妇。备凶旱之乏绝。则有九年之预。又将敦本而劝稼，开帝籍之千亩。良农世业，异物不睹。播百谷而克敏，应三时而就绪。跼鑄铠关，灌漑雨霑。孰任其力，候疆侯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观坚阜，与与蕤蕤；沟塍畹畦，亘万里而连绎。丑恶不毛，硗陬荒瘠。化为好畴，转名不易。惟彼汴水，贯城为渠，并落而趋。昔在隋叶，禊丁大业，欲为流连之乐，行幸之游，故凿地导水，南抵乎扬州。生民力尽于畚鍤，膏血与水而争流。凤榻徒见于载籍，玉骨已朽于高丘。顾资治世以为利，迨今抗筏而浮舟。桃花候涨，竹箭比驶。汹涌湓灑，灑灑沸灑。掬防巖岸，溔灑迅迈，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万石之巨磔，比坳堂之一芥，舵艫不时而相旧，篙师鼙拱而俟败。智者不睥睨而兴作，绵千禩而有害。岂积患切病，待圣人而后除邪？厥有建议，导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塞孽华之浑浊，蹙广隄而节暴，纾直行而杀虐。其流舒舒，经炎凉而靡涸。于是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御，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铿锵，人安以舒，国赋应节。

若夫连营百将，带甲万伍，控弦贯石，动以千数。其营则龙卫神勇，飞山雄武，奉节拱圣，忠靖宣效，吐浑金吾，掷颯万胜，渤海广备，云骑武肃。才能蹶张，力能挟鞬，投石超距，索铁伸钩，水执鼃鼃，陆拘罽貅。异党之寇，大邦之讐，电鸞雷击，莫不繁累而为囚。于是训以鷓鴣鱼丽之形，格敌击刺之法，剖微中虱，贯牢彻



札，槲铍掷鏃，举无虚发。人则便捷，器则犀利，金角舟漆，脂胶竹木，以时取之。遴弃恶弱，割蛟革以连函，剜兕觥以为弭，剜鱼服以怀铘。百工备尽，锱磨楔削，其成鉴钢而鋈鍤，植之霜凝而电烁。故有疆冲劲弩，云梯幢车，修鍛延縱，鈇戈兑爻。繁弱之弓，肃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龟蛇之旄，鸟隼之旗，军事蚤正，用戒不虞。

其次则有文昌之府，分省为三，列寺为九，殊监为五，左选为文，右选为武；曰三十房，二百余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补弊完罅，剔朽焚蠹，人伙地溥，事若织组。滋广莫治，亶亶成蛊，纖弱不除，将胜戕斧。虽离娄之明目，迷簿书而莫睹。豪胥倚文以鬻狱，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怀苟且以逃责，孰肯长虑而却顾。官有隐事，国有遗利，纷讼牒于庭圯，紫累囚于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议而轧沕，各矛盾而齟齬。于是合千司之离散，俨星罗于一宇。千梁负栋，万楹镇础，诛乔松以为煤，空奥山而斲楮，官有常员，取雄才伟器者，以充其数。上维下制，前按后覆，譬如长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阖户而议，飞檄乎房闕，应荅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径，绎致縲而得绪。崇善废丑，平险除秽，纤悉不遗乎一羽。于是宣其成式，变乱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后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宫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带，盈仞乎其中。士之匿华铲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弹冠结绶。空岩穴之幽邃，出郡国之遐陋。南金象齿，文旄羽翮，世所罕见者，皆倾囊鼓篋，罗列而愿售。咸能湛沫乎。道实沛然，攻坚而大叩，先斯时也，皇帝悼道术之沉郁，患诂训之荒缪，诸子腾躡而相角，群言骀荡而莫守。党同伐异，此妍彼丑，挈俗学之芜秽，诋淫辞而击掊，灭窳窳之荧烛，仰天庭而睹昼，同源共贯，开天发葩。于是俊髦并作，贤才自厉，造门闾而臻壶奥，骋辞源而驰辩囿。术艺之场，仁义之藪，温风扇和，儒林发秀，宸眷优渥，皇辞结绉，荣名之所作，庆赏之所诱，应感而格，驹行雉响。磨钝为利，培薄为厚。魁梧卓行，透锋露颖，不驱而自就。复有珮玉之音，笱豆之容，弦歌之声，盈耳而溢目，错陈而交奏。灿烂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风，跨百圣而再讲，旷千载而复覩。又有律学以议刑制，算学以穷九九，舞象以道幼稚，乐语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随所取而咸有。

若夫会圣之宫，是为原庙。其制则般输之所作，其材则匠石之所抡。万指举筑，千夫运斤。挥汗飞雾，吁气如云。鞀鼓弗胜，靡有谗勤。赫赫大字，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盘黄垆，上赴北辰。蕊珠广寒，皇帝之宫。荣光林气，笼曩往来，葱葱郁郁而氤氲。其内则檐檠榱题，栾鉴楹栊，閤拱闾闑，屏宇閤闾。耸张矫踞，龙征虎蹲，延楼跨空，甬道接陈。黜巫备庐，灿烂诡文，菱阿芙蓉之流漫，惊波回连之灑滅，飞仙降真之缥缈，翔鸕鷀之鹿鹿。地必出奇，土无藏珍，球琳琅玕，璠璵瑶琨。流黄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蟾。鹄象鬣角，割犀剜玉，楔刻雕镂，其妙无伦。焜煌焕赫，璀璨辉映，繁星有烂，彤霞互照。轩庑所绘，功臣硕辅，书太常而铭鼎彝者，环列而趋造。龙章凤姿，瑰形玮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犹如蹇谔以立朝；图

宁社稷，指斥利害，踟蹰四顾而不挠。其殿则有天元、太始，皇武、伋极、大定、辉德、熙文、衍庆、美成、继仁治隆之名。重瞳隆准，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挟辔扶衡，仪仗卫士，填郭溢城。于时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岳移，波翻海倾。足不得旋，耳不得听。神既安止，穷闾微巷，惟闻咨嗟叹异之声。于是山壘房俎，牺樽竹筐，践列于两楹。瞽史陈辞，宰祝行牲，案刍豢之肥臞，视物色之梨骝，登降裸献，百礼具成。

至于天运载周，甲子新历，受朝万方，大庆新辟。于时再鼓声绝，按稍收辘，俨三卫与五仗，森戈矛与殳戟。探平明而传点，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鹜列以就次，然后奏中严外办也。撞黄钟以启乐，令羽扇以如翼。似飞道驾以临座，千牛环帝而屏息。炉烟既升，宝符尊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颜而可觐。羌夷束发而蹈舞，象胥通隔而传译。宣表章以上闻，奏灵物之充斥。群臣乃进万年之觞，上南山之寿，太尉升奠，尚食酌酒。乐有嘉禾、灵芝、和安、庆云；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闻。饮食衍衍，燔炙芬芬，威仪孔摄而中度，笑语不哗而有文。故无族谭错立之洞众，躐广布武之纷耘。盖天子以四海为宅，有百姓而善群。廷内不洒扫而行礼，则天下云扰而丝芬。故受玉而惰，知晋惠之将卒；执币以傲，知若傲之不存。闻乐而走者，为金奏之下作；虽美不食者，为牺象之出门。赋《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闻。盖礼乐之一缺，则示乱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土，贵以殽蒸，而行三晋之法。高祖因叔孙之制，而知为帝之尊。岂治朝之礼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举坠典而定彝伦者也。其乐则有咸池、承云、九韶、六英，采齐、肆夏、箫韶、九成，神农之瑟，伏羲之琴，倕氏之钟，无句之磬，鉴鉴鍠鍠，和气熏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广先王之声。昔王道既弱，淳风变浇，乐器遭郑卫而毁，蒙瞽适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诸侯受歌管之数嘈。文侯听淫声而忘倦，桓子受齐乐而辍朝。季子始无讥于郟，仲尼乃忘味于韶。故使制度无考，中声浸消，非细则槲，非痺则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听凤之箫，或洒或离，或鼗或馨，或镛或栈，或管或笳。众器俱举，八音孔调，鸞鷟离丹穴而来集，鸣啁啾而舞修翮。又有宝旅巴渝之舞，僦休狄鞮之倡，远人面内而进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纳之庙者，周公所以广其赐鲁，观之廷者，安帝所以喜其来王。

若其四方之珍，以时修职，取竭天产，发穷人迹，砥其远迹，陈之艺极。厥材竹木，厥货龟贝，厥币锦绣，厥服絺绤。旂贡羽毛，祀贡祭物，嫫贡丝泉，物贡所出。器贡金锡，砺砥砮丹，铅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滨浮磬，羽畎夏翟。龙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裴，肆陈乎殿陛；丰苞广匱，亟传乎骑驿；连檣结轨，川咽塗塞，邪斂终岁而不息。至于羌氏焚翟，僮耳调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怀名琛，拽驯兽，以致于阙下者。旁午乃有帛毳罽毼，兰干细布，水精琉璃，轳虫蚌珠，宝鉴洞胆，神犀昭浦，《山经》所不记，齐国所不睹者，如粪如壤，

軫积乎内府。或致白雉于越裳，或得巨葵于西旅，非威灵之遐畅，孰能出瑰奇于深阻。盖徼外能率夷种来以修好，则中土当有圣人出而宁宁。

然皇帝不宝远物，不尚殊观，抵金于嶰岩之山，沉玉于五湖之川。洞鄂之剑，乃人骑士之鞘，啮藜之马，或服鼓车之辕。至于乾象表贖，坤维荐祉，灵物乃降，嘉生屡起。晕适背鏞，虹霓抱珥，鸣星陨石，怪飈变气，垂白鲐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岂独此而已也，复有寄龟负图，龙马载文，汾阳之鼈，函德之芝，肉角之兽，箫声之禽，同颖之禾，旅生之谷，游郊栖庭，充畦冒畴。非烟非云，箫索轮囷，映带乎阙角，葱蔚乎城垒。鸢鸟不攫，猛兽不噬，应图合牒，穷祥极瑞，史不绝书，岁有可纪。

发微子于是言曰：“国家之有若是欤？意者先生快意于吻舌而及此邪？”先生曰：“国家之盛，乌可究悉。虽有注河之辩，折角之口，终日危坐，抵掌而谭，犹不能既其万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术，古昔之所以兴亡者乎？”客曰：“愿闻之。”

先生曰：“系此寰宇，代狭代广，更张更弛。黄帝都涿鹿，而是为幽州。少昊都穷桑，乃今鲁地。伏羲都陈，帝啻都亳，尧都平阳，乃若昊天而授人时。舜都蒲阪，乃覲群后而辑五瑞。公刘处豳，而兆王业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丰，方蒙难而称仁。武王治镐，复戎衣而致义。盖周有天下三百馀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年，而五伯更起，星离豆割，各据穀兵以专列，强侯胁带于弱国，不领人君之经费，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国所有者无几。当时权谋为上，雌雄相噬，孰有长距，孰有利觜，兵孰先选，粮孰夙峙，孰有躡关之卒，孰有凭轼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疆倚，孰欲报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赂讐，或举连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冑生虻，肘血舟轮，马鞍销髀，势成莫路，国墟人鬼。

噫彼土宇，凡几吞而几夺，几完而几弛。秦中形势之国，加兵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皋天邑，以先得者为上计。其他或左据函谷，右界褒斜，号为百二之都；东有成皋，西有崤澠，定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侠客，兴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里。名城池为金汤，役诸侯为奴隶。拓境斥地，輶轡荒裔，东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绕幽陵，南裹交趾。厥后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启戎，或朋淫而招宄，横调无艺而垂竭，游役不时而就毙。卢令日纵而不继，鹭翻厌观而常值。睚眦则覆尸而流血，愉悦则结纓而珮璲。粉墨杂糅，贤才逆曳，肿微豨豨而窃肉食，贼臣回穴而图大器。郡国制节，侯伯方轨，或为大尾而不掉，或为重腿而屡踈。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无用于扬療，冠冕不机于执贄。天维披裂，地轴机控，群生焦黈而殄瘁。虽有城池，周以邓林，萦以天汉，曳辇可以陟崇嶽，设泐可以济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多其地而进戒于吴起。盖秕政肆于庙堂之上，则敌国起于萧墙之里；奚问左孟门而右太行，左洞庭而右彭蠡。

发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辐之拱毂，如桷之会极。其砧巩者，天与

之昌；其闲阿者，天与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坏，亦非险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贤之所能强。故将吞楚也，白蛇首断于大泽；将继刘也，雄雉先雠于南阳。龙漈出棧而糜弧隐亡周之语，蓐收袭门而天常貽刑虢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听乎彼苍。故鲸鲵勦解，决一死于吻血；兕虎闾闞，践巍岳为平岗。蹂生灵如蹋块，簸天下如扬糠。其败也，抉目而拊骨，其成也，顶冕而垂裳。由此观之，土地足以均沛泽而施灵光而已，易险非所较，贤否亦未可议也。”

先生曰：“以易险非所较者，固已乖矣；以贤否非所议者，乌乎可哉？客不闻王公设险以守其，德则昌者乎？地欲得险，势欲参德，迫隘卑陋，则无以容万乘之扈从，供百司之廩饩；据偏守隅，则无以限四方之贡职，平道理之远迩。膳原申区，割宅制里，走八极而奔走，正南面而负宸。举天下于康达，力士韞鞬而不敢取，贪夫汗缩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险也。襟冯、终南、太华之固，背负清渭浊河之主，搯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变而万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窥隙而试勇，匹夫可以争衡而号呼。彼天府之衍沃，适为人而保聚，此以地为险者也。地严德畅，然后为神造之域，天设之阻。

大哉炎宋，帝眷所瞩，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无湍激、旋渊、吕梁之绝流，后无太行、石洞、孤飞、句望、浚深之严谷。丰乐和易，殊异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须，好赐匪颁之用，庙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群臣稍廩之费，以至五谷六牲，鱼鳖鸟兽，阖国门而取足。甲不解累，刃不离鞬，秉钺匈奴而单于奔幕；抗旌西燹而冉驩螳伏，南夷散徒党而入质，朝鲜畏菹醢而修睦，解编发而顶文弁，削左衽而曳华服。逆节踟躅而取祸者，折简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鋌利镞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触。仁风冒于海隅，颂声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纲解纽，嗥豺当路。帝怀宝历，未知所付。可受方国，莫越艺祖，图纬协期，讴謠扇孺。赤子云望而风靡，英雄蠢趯而蝇附。玉帛骏奔者万国，冠冕充塞乎寰宇，绝塞税铠而免鞣，障垒熄坠而摧橹。拜槛神威，有此万旅，奕世载德，蔑闻过举。发栝禾耨，子携稚哺，击藁懋穗，拔恶鉴妩，鉏觚角之殄刻，荆揜抢而牧围。

爰暨皇帝，粉饰朴质，称量纤巨，鍠鍠奉庙之金玉，璨璨夹楹之簠簋。训典严密，财本丰阜。刑罚纠虔，布施优裕。田有愿耕之农，市有愿藏之贾，草窃还业而敛迹，大道四通而不劓。车续马连，千百为群。肩与捆载，前却而后阻。搏瓌歌号者万井，未闻欧噉而告瘡。虽立墼为界，其谁敢擗膊以批摔？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壮客，未尝睹其奥也。且宋之初营是都也，上睇天时，下度地制，中应人欲。测以圣智，建以皇极，基以贤杰，限以法士，垣以大师，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义为路，以礼为门。键钥以柄，开阖以权，扫除以政，周裹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有挺其桷，衆材会也；有闾孔张，通厥明也；有牖孔阳，达厥聪也。其槛如衡，前有凭也；其壁如削，后有据也；其陞则崇，止陵践也；其极则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宫室既成，于是上意自足，乃驾六龙，乘德

輿，光警蹕，由黄道，驰骋乎书林，下观乎学海。百姓欣跃，莫不从属车之尘而前迈，妙技皆作，见者胆碎。乃使力士，提挈乎阴阳，搏掬乎刚柔，应乎成器，方圆微硕，或粉或由，随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圣泽，而意犹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穷日月之盈昃，寻天潢之流派，操执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夺雷公之枹，收风伯之鞞。一瞬之间而甘泽霏霏，囚李萑于幽狱，敷景云而黯霭，统摄阴机，与帝唯诺而无阂。如此淫乐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谏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闻夫童子之歌曰：“孰为我已，孰鼈<sup>①</sup>我载，茫茫九有，莫知其界。”

客乃颯颯然惊，拳拳然谢曰：“非先生无以刮吾之蒙，药吾之瞶。臣不龙究皇帝之盛德，谨再拜而退。”

### 康王城赋

明·李梦阳

陇侧桑以欹根兮，飏沙惨目而弥漫。势断属而连天兮，寒蓬卷而翩翩。览灵波之汪洋兮，惋九河之善崩。临决口思前往兮，寻北原之故营。壑湍没不可见兮，莽千里兮繁蒿。旋风四起埃飞蔽日兮，鴈<sup>②</sup>失群之嘈嘈。怒<sup>③</sup>壹郁馀顾怀兮，夕驻马拜河之渚。想张韩之旆旆<sup>④</sup>兮，望朱仙之雄垒。呜呼哀哉兮，山陵委弃，江介是都。登佞黜良兮，社稷丘墟。宫殿瓦砾兮，二圣为俘。嗟嗟，彼何审而兹何仇，愎执迷而弗悟兮，污疆而取忧。

### 国朝

#### 河工赋有序

刘朝宗

筮祥二载，撓心百瘁，寇燿<sup>⑤</sup>河湮之后，林林者靡有孑遗，言言者荡为沙尘。朱扉鳞接，百族为市者，一人望而荒烟野草也。于时跨蛟宫呼鸿泽平险除媼，植嘉锄莠所招徕于近远者，幸已成聚矣。而冲遶麤沓徭役困之始也。驱河以害民，今则复驱民以治河，是始终荼民者。唯河工为尤剧，其间征输之苦，颠连之状，莫可殫纪。余于是重有感也，挥洒而赋之。赋曰：

盱衡大河，利赖孔多，晓风商舰，夜月渔歌，驰吴楚兮千里，殖珍货兮层波。覃

①鼈，古同“禧”，吉祥。

②鴈，同雁。

③怒，忧思、伤痛。

④旆旆，飞扬貌、茂盛貌。

⑤燿，音jian，熄灭、溃败、烧毁、灭亡等。

润群生，环拱皇都，房星离次，气运俄革。在昔为烈，于今为孽。盖天下凡水皆清，而河独浊，故善淤；凡水皆直而河独曲，故善啮；凡水皆柔，而河独刚，故善溃而决；凡水经流则洼，而河独高，故举崇台、危榭、宝幢、璇室，随过而沙没；凡水皆平，而河独侧涛翻溜卷，一涌辄越此，两岸异痕而圭报所不能测也。然有定则准视寒食，将来一丈嚆矢一尺，则有麦黄之澎湃，伏秋之沸淳，塵擊惰于菊花侯，眠霜于生日，疲则终年息无半刻；当其忽激忽射，旋冲旋裂，町疃如洗，堤堰若刷。渴浪吹兮雄阜圯，崩湍去兮长林失，攒万镞而单攻，哭千家而未歇，韩侯抛木，罍而聘胎，张子弃灵槎而惴惴。至若根捭，顶漫倒海，惊电一线，才璽百武，立绽新口成洪。老河改嘆，轰重輜于故道，驶连檣于今泮，露名城兮三坂，雪村原兮一片。平乡平遂，无贵无贱，乔柯汨漾兮疑龙，积骼淀洄兮如岸。于是阨张秋淀，滕县运道，阻潢池煽于焉，庀物搜疆，分官设厂，手拯鱼鳖，气埋潏沉，恨不能韃罄淇园之竹，填尽扶輿之壤，而亦知河之所自来，与河之所自往乎？其来可究，非岩非岫，徼外西南土番之右，地沮汝而陷履，列百余之泉宝，不可迫视旁岭，下覩火敦脑儿，是名星宿。合流而东，清可鉴容，踰九渡而渐浑，仰崑仑之特雄。绕三面其如缺河，犹狭而未涵，导积石灌宁夏，仞沟洫繁禾稼，一出龙门，建瓴直下，南吞二华，西引三秦，领诸大浸，厥势始伸折底柱而东，骤洒古郑之平津关。入祥邑伊怒匪驯，辞险就夷，无山有沙，稍溢则灰飞尘荡，而况凶溜之再加。其南则中牟接境，杏树黑冈，有单家寨，有槐圪塔，唯北之要害，每涵泛其金汤，其汴北则错界封丘，荆隆大折，桃园少纒朱源独急下而陈桥之巨镇。再则清河之小集，难守易开，是处虞摧，南工如雨，北埽如雷，亦治之不得不治也，而遑顾民艰之可哀。此河之来，是挟工以俱来也，载隳<sup>①</sup>其寔，非河所快，其性北注，扭而南遇，宣为漕运，桃宿之界。三百馀里，坐受河之利而忍受河之害。上流决，下流绝，一流低，众流泄。故北则董口之水，因河高与俱高，而泉闸得以缓。其出南，则淮泌之水，因河涨与俱涨，而清口得以灌。而入非一梗之两济泥重，艘而莫挈，而说者谓，听其所之。姑舍无塞胶莱，未凿海运，綦厄道蔡汴，则偈浅费时；盘漳潞，则水陆兼跣，漕身任淤尚可抉也。而漕事顿坏，伊谁之责？责河于祥犹臂之一指也，责漕于祥则身之一噬，亦治之不可不治也。而遑顾民力之已竭。此河之往，是要工以俱往也夫。乃任怨任劳，忘寝忘餐，爨背城而一战，荷危险之千难，星驱水骤，蚊撼蛙捧，邪许之声号，五更而未已；登薨之血，滴双睇而徒媯，况夫狂飈昼昏，怒涛霆震，泼旧拆新，排触立尽，荷肩有百披，体无寸更，若苦雨兼旬，河高水深，黏天无匝，浮地皆萍，锄干土兮何处，扶危堤兮倏沉，襁褓冻兮寒铁，蝇蚋蒸兮暑针。祝箕毕而不应，唤运日而无禽。爰有表感里传，遭厉难全，强勉于役，气息奄奄，孰非人子骨肉，谁怜身委中野，鬼哭阴天。嗟乎！河工之毒民也如此，岂古战伤之独惨，然是不可以已乎。则亦有说于此，一曰：“人夫而夫，有

①隳，古同“陈”，陈列。

堡夫，有河夫，欲免河夫，莫如增堡夫。”一曰：“工筑而工，有堤工，有埽工，欲免埽工，莫如增堤工。”曹单一丞千徭，经岁随呼而应，仓卒毕萃，曾是中州之名，险反噬脐而无一备。唯恃堡夫，非众弗济，募足五千，厚其廩饩，分汛合防，因丘补敞，堤堦为家，栽稍种蔴，春水桃花，有人兮刈草，秋风杨柳，多树兮栖鸦。既手足之可措，克取次以修瑕。勿速焦头早计曲突，宜且置其南而殫精于北。相彼形势，壅坳室垆，访太行之遗址，务要防之先伤，不遐不迩，山图嶂列，毋谓处修必期众协，毋谓水远亟下梢檝。毋谓高广，务溢于式；毋谓节省，一劳永逸。毋多工之并鳩，毋偏累于一邑。斟酌于缓急之间，裒益于丰啬之力，庶几哉和衷被志，盟诸大神，以感冯修，未尝不仁。安流顺轨，微波不皱，直绳河兮天上，奠罗堰兮星辰。万艘抵通，朝野同欣，涉泽下逮，玄圭上陈，曰俞曰都锡之恩，纶捧尚衣之，云鹤驾天，厖之駢麟，膺荣施兮寰海，诵岂弟兮如新。故曰：“涉河者，必存忠信而治工者，端在爱民也。”

## 记

### 樊将军庙记

宋·欧阳修

郑之盗，有人樊侯庙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风雹近郑，麦苗皆死。人咸骇曰：“侯怒而为之也。”愚谓樊侯本以屠狗立军功，佐沛公正皇帝，位为列侯，邑食舞阳，剖符传封，与汉长久。《礼》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者”非欤？舞阳距郑既不远，又汉、楚常苦战荥阳、京、索间，以侯平生提戈斩级所立功处，故庙而食之，宜矣。方侯之骏乘沛公，事危鸿门，振目一顾，使羽失气，其勇力足以过人者，故后世言雄武称樊将军，宜其聪明正直有遗灵矣。然当盗之刳刃腹中，独不能保其心腹肾肠哉？而反贻怒于无罪之民，以骋其睚眦，何哉？岂生能万人敌，而死不能庇一躬耶！岂其灵不神于御盗，而反神于平民以骇其耳目耶！风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罚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滥用之耶？盖明阴阳之气，怒则薄而为风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结而为雹。方今岁且久旱，伏阴不兴，壮阳刚燥，疑有不和而凝结者，岂其适会民之自灾也耶？不然，则喑鸣叱咤，使风驰霆击，则侯之威灵暴矣！

### 崇法寺记即名相田

宋·宋白

臣供职禁林，伏膺典策。伽蓝故事，缙素预闻。按大相国寺本北齐建国寺也，唐室睿宗改赐今名。大凡有土地，然后置国城，有国城，然后兴栋宇，恭承制旨，顾毕



其辞。谨再拜而颺言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创业垂统，建邦设都，上古已还，弗常厥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丰镐，汉都长安，咸以为天下之君，保域中之大。乃睠梁国，古属豫州。主于斗极之三度，入房星之五度。无名山大川之阻，冲四通五达之郊。梁开平中升为京阙，晋汉有周，三国因之。喜天道玄远，有开必先。惟周之兴，为宋经始。迁宋社于斯，筑新城于斯。太祖皇帝潜阳在下，玄德升闻。百姓与能，三灵改卜。爰遵禅让，方陟元后。以为必躬必亲，所以康世难，破泽潞维扬之隩。不壮不丽，何以威外夷，辟皇居应门之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增口礼上帝之坛，大禁卫连营之制，由是荆湖内附，吴蜀一统。向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齐日月，肇膺顾命，一委长君，恢张四维，奋迅独断。盛哉吴越，享国百龄，我以尺一而召之；蕞尔弁汾，不庭二纪，我则一戎衣而下之。功成制礼，治定作乐，新集先秘阁之署，草籍田东封之仪。既而麟凤效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禩。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之应运也，紫气充庭，黄云作盖，寿邸通三之贵，震宫明两之朝。历数在躬，大宝曰位。以至诚奉六庙，以纯孝尊万安。接盘维以雍睦，御臣民以公正。礼无违者，文思化成。六合无不获之夫，四海多来宾之国。皇猷既以彰矣，昌期亦以隆矣。一旦负黼宸语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袭二圣丕基。寅畏奉行，弗敢失坠。人熙有庆，时汔小康。行大中之道，吾无间然。存方外之教，意有所阙。太祖革封禅为开宝之号，太宗赐龙兴以太平之名。别开启圣之梵宫，实作上都之壮观。唯相国寺敕建三门，御书赐额，馀未成就，我当修之。”乃宣内臣，飭大匠，百工麇至，众材山积，岳立正殿，翼舒长廊，左钟曰楼，右经曰藏。后拔层阁，北通便门。广庭之内，花木罗生；中庑之外，僧居鳞次。大殿辟容，即慧云师所铸弥勒瑞像也；前楼众圣，即颍川郡所迎五百罗汉也。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剖剝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云萃名工。外国之希奇，八方之异巧，聚精会神，争能角胜，极思而缉之也。伟夫觚稜鸟跂，梅梁，虹伸。绣栊文楣，璇题玉砌。金碧辉映，云霞失容。琤铎玲珑，咸韶合奏。森妙法于目前，飘乐音于耳界。若乃龙华春日，然灯良夕，都人士女，百亿如云。绮罗缤纷，华鬋瓔珞。巡礼围绕，旃檀众香。仰而骇之，谓兜率广严，摄归于人世。又若天仗还都，凤楼肆赦。千乘万骑，流水如龙。旌旗簪空，歌吹沸渭。凭栏四顾，佳气荣光。俯而望之，疑蕊珠闻风，神化于海上。猗宏丽也，殊胜也，昔不可称，不可量。大矣哉，维大雄氏，贞大圣人。佐佑大君，兴龙大化。受记付嘱，为世外护。故将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参而行之。经言广大，则无思不服；经言慈悲，则视民如伤；经言忍辱，则国君含垢；经言利益，则我泽如春。德维日新，精进也；畏于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见，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广无边之福田。固皇图如太山，跻苍生于寿域。冀灾沴不作，僭贼不生，风雨咸若，寰区谧宁者欤。古云登高能赋，作器能铭。彼皆小者，尚以文为。昔简栖抒头陀之碑，江总纪栖霞之迹，庾信述风林之景，王勃演牛头之词，鸿笔遗妍，龟趺尽在。矧夫夷门巽位，汴水阳涯。旁连北斗之城，近对苍龙之阙，拘此大壮，宣扬颂声。臣久玷螯



山，荣瞻凤宸。学微睹奥，文愧非工。捧诏惕然，抽毫铭曰：地象为舆，天形如笠。四序循环，三辰出于。吁嗟五代，日不暇给。祖宗耿光，神祇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崛起太宗，祚踰皇唐。赫赫太祖，聪明神武。栉风沐雨，披攘九土。握机蹈矩，炳文如虎。明明太宗，宽仁肃恭。务材训农，万方来同。类帝禋宗，神德犹龙。重熙累洽，庆流三业。玉塞麇兵，铜梁献捷。文物葳蕤，祯符杂沓。信及豚鱼，混一车书。儒通坟索，道讲玄虚。勤行二教，帝奉贞如。隋堤之侧，寺名相国。髣髴天官，光华日域。下福蒸人，上延圣历。轮焉奂焉，五色相宣。春陵宝马，许史云駟。争趋胜地，如会诸天。不可思议，叹未曾有。悦怿群心，欢呼万口。千劫爱尘，一时斗数。揆目占星，扬于紫庭。黄麻锡诏，翠琰刊铭。金田宝刹，万祀千龄。

### 祐国寺记

宋·王嗣宗

夫圣人之妙用，必本于清静；圣人之至行，必存于教迹。虽玄黄并列，覆载之体不同；而水火交驰，化育之机一致。自淳元寢散，道德下衰，嗜欲炽而奔竞繁，巧伪骋而仁义缺。揭日月者，既患昏冲之翳；鼓橐籥者，更嗟蕴界之尘。邪山厚而智种蟠芽，苦浪深而性珠匿耀。不有启发，孰救沉沦？金容一梦于汉皇，玉偈遂流于中夏，教之盛者，其谁与京？《华严经》云：“佛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无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如来愍之，于是发大誓愿，放千光明，始则转四谛法轮，所以摄有学也；终则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圆寂也。”其间张定慧、显权实，性相双列，空有交证。随机设教，靡遗于巨细；对病施药，宁嗟于浅深。一源道而万派分，一炷然而千灯焰。黠夫慈救之旨，可谓至矣；善诱之利，可谓备矣。后之学者，实繁有徒，何代无人，以干法蛊。则斯院经始，粗得而言，后唐故明悟大师，赐紫薇课，瓯闽之良族也，籍本温陵，俗姓林氏。生既殊禀，幼且不群。始至成童，卓然秀异。每或出侍游览，必旷望岑寂，若有所待也；入承训教，必凝澹窗户，若有所奉也。举止闲雅，为宗族所异。一旦辞亲，慨然有脱洒之志。年十三，诣泉州仙游县龙华寺文瑾禅师，以祈落发。师从其愿，俾奉洒扫。年十七，受具于福州白塔戒坛。师神彩清爽，心机颖悟。初读《法华经》，豁若生知，次阅《因明论》，宛如风习。自尔博访讲席，遍礼道场，不五六稔，大有领悟。遂振锡游名山，礼诸祖，参胜会，扣玄关，了然默识，密契心要。北游岳麓，灵感非一，以长兴庚寅岁。憩于大梁之精舍。暇日蹑屣至明德坊，睨隙地数亩，乃叹曰：“有为之法，逐境而迁。无定之波，遇坎则止。吾其少息焉。”遂有解履之兴。因以厥志，募诸檀信。善愿冥契，如谷响答。曾未周岁，资用克羨，乃画券而易之。于是购林鳩工，拨日藏事，始则一室蔽风雨，终则百楹极壮丽。玉质金相，再稔而成。爨室粮房，继踵而亦为当时之胜概也。晋天福初，以精诚上请，遂赐额焉。紫服美号，翌日加锡，旌行业也。于时富门大族，率

多相嘱，捐金施宝，曾无虚日。师曰：“吾以一瓶一衲，植足皇都，经之营之，亟逾素愿，乃缘合欤。吾当广作佛事，以利一切，且以答檀施之惠也。”于是首写《大藏经》总五千四十八卷，飭秘藏以置之。次塑画罗汉像，各五百躯，辟华堂以列之。正殿之内，塑释迦像，洎侍从贤圣总九躯，绘塑之妙，率为一时之奇观也。院之营构，自唐长兴辛卯逮汉乾祐戊申，始卒十八年，经费数千万。虹梁藻栋，总成三百间；圆顶染衣，度逾二百众。匪师之力，曷至是哉？师以周显德丙辰岁春三月，微恙遽作，翌日加剧，乃摄衣正念，召门弟子，喻以后事，竟以其月四日示灭于方丈。门弟子升堂者三人：长曰智觉大师，赐紫从琛，早终；次曰讚正大师，赐紫从瑗；季曰明演大师，赐从璨，皆名流也。瑗公以素膺肯构，允谓当仁，爰于曳杖之秋，已禀传衣之命，兢兢干事，不坠清风。迨我皇朝乾德癸亥岁，赐以命服，旋加美号，奖旧德也。是岁季冬之闰月，国家以皇居狭隘，载拓基垆，斯院所居，正该卜筑。于是诏迁净众于京城之北，赐隙地数十亩，俾结界而居焉，仍以旧额旌之，即今丰美坊之西北隅也。瑗衣衲之外，悉以营材；糗糒之余，罄将募役。斧斤交运，板筑连施，剗斲之枝靡停，绘塑之工间作。督藏忘倦，卒睹成功，比之旧规，谅无慙德。绀殿中峙，回廊四周，危楼接影耸于前，虚阁飞甍压其后。禅堂西辟，爨室东开；圣像云攒，经龕鳞次。小大相计，逾四百间。精洁护持，向二十稔。昔之旧物，一以无遗。嘻！负荷之勤，斯亦至矣。瑗公以太平兴国己卯岁示化禅室。院之后事，属于璨公焉。璨公行业素高，节概可法。自祇院事，才逾半纪，炎凉拘疾，不臻上寿，以雍熙甲申岁秋九月奄云示化，良可惜也。今院主悟圆大师，赐紫智柔，洎供养主觉慧大师，赐紫智缘，皆先师课公及门者也。法裔相沿，式当预事，于是禀遗命，励慤诚，循轨而趋，守节而立，檀施以之倾信，游学以之归附。华龕璨璨，时开宝轴之文；云纳僣僣，日饫香厨之供。院之法侣，殆百余人，于佛法中率有所得。兰敷菊秀，各振清芬，玉洁珠寒，俱融善价。吾见其进，蔚有可称。保此令猷，二公之力也。於戏！教之未也，如来开示之，菩萨阐扬之，四众护念之，故佛灭度后二千岁，中虽隆替相仍，而传持不绝，非神力何以至是耶！宜其世间作大依怙，赞叹叙述，谅无愧焉。嗣宗挂籍策名，彤庭飘组，素于内典，尤懵旨归。柔公以仆早熟道风，尝师心要，缕述始末，俾绪斯文。智迷而未覩玄珠，识浅而更惭果海。猥承见托，难执让名，强率斐词，以旌殊绩。

## 艮岳阳华宫记

宋·僧祖秀

政和初，天子命作寿山、艮岳于禁城之东陬，诏闾人董其役。舟以载石，輿以辇土，驱散军万人筑冈阜，高十馀仞。增以太湖灵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夺天造。石皆激怒抵触，若踉若啮，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态万状，殫奇尽怪。辅以礧木、瘿

藤，杂以黄杨、对青，竹荫其上。又随其斡旋之势，斩石开径，凭险则设磴道，飞空则架栈阁，仍于绝顶增高树以冠之。搜远方珍材，尽天下蠹工绝技而经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凿池为溪涧，叠石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凿。因其馀土积为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飘然有云姿鹤态，曰“飞来峰”。高于雉堞，翻若长鲸，腰径百尺，植梅万本，曰“梅岭”。接其馀冈，种丹杏鸭脚，曰“杏岫”。又增土叠石，间留隙穴，以栽黄杨，曰“黄杨岫”。筑修冈以植丁香，积石其间，从而设险，曰“丁香嶂”。又得赭石，任自然增而成山，以椒兰杂植其下，曰“椒崖”。远接水之末，增土为大陂，从东南侧栢，枝干柔密，揉之不断，叶叶为幢，盖鸾鹤蛟龙之状，动以万数，曰“龙栢坡”。循“寿山”而西，移竹成林，复开小径，至百数步。竹有同本而异干者，不可纪极，皆四方珍贡。又杂以对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净如削，面径数仞，因而为山，贴山卓立，山阴置木柜，绝顶开深池，车驾临幸。则驱水工登其顶，开闸注水而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从“艮岳”之麓琢石为梯，石皆温润净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业冠之，曰“海棠川”。“寿山”之西，别治园圃，曰“药寮”。其宫室台榭，卓然著闻者，曰“琼津殿”“绛霄楼”“绿萼华堂”。筑台高千仞，周览都城，近若指顾。造“碧虚洞天”，万山环之，开三洞为品字，门以通前后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玛瑙石间之。其地琢为龙础，导景龙江，东出安远门，以备龙舟行幸。东、西“撷景”二园，西则溯舟，造“景龙门”，以幸曲江池亭。复自“潇湘江亭”开闸，通金波门，北幸“撷芳苑”。堤外筑叠卫之滨水，蒔绛桃、海棠、芙蓉、垂杨，略无隙地。又于旧地作野店，麓治农圃。开东、西二关，夹悬岩，磴道隘迫，石多峰稜，过者胆战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者，此二关而已。又为胜游六七，曰“濯龙涧”“漾春陂”“桃花闸”“雁池”“谜真洞”，其馀胜迹，不可殫纪。工已落成，上名之曰“阳华宫”。然“阳华”大抵众山环列，于其中得平芜数十顷，以治园圃，以辟宫门。于西入径，广于驰道，左右大石皆林立，仅百馀株，以“神运”“昭功”“敷庆万寿”，峰而名之。独“神运峰”广百围，高六仞，锡爵“盘固侯”。居道之中，束石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制记文，亲书，建三丈碑附于石之东南隅。其馀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战栗若敬天威；或奋然而趋；又若伛偻趋进，其怪状于态娱人者多矣。上既悦之，悉与赐号，守吏以奎章画列于石之阳。其他轩榭庭径各有巨石，棋列星布，并与赐名。惟“神运峰”前巨石，以金饰其字，馀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名群峰，其略曰：“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扞参”“衔日吐月”“排云冲斗”“雷门月窟”“蟠螭坐狮”“堆青凝碧”“金鳌玉龟”“叠翠独秀”“栖烟解云”“风门雷穴”“玉秀”“玉窠”“锐云巢凤”“雕琢浑成”“登封日观”“蓬瀛须弥”“老人寿星”“卿云瑞霭”“溜玉”“喷玉”“蕴玉”“琢玉”“积玉”“叠玉”“丛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鳞”，立于溪者曰“舞仙”，独居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寿山”者曰

“南屏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仪凤”“乌龙”，立于沃泉者曰“留云”“宿雾”，又为“藏烟谷”“滴翠岩”“搏云屏”“积雪岭”。其间黄石仆于亭际者曰“抱犊天门”。又有大石<sup>①</sup>二枚配神运峰，异其居以压众石，作亭庇之。置于圆春堂者曰“玉京独秀太平岩”，置于萼绿华堂者曰“庆云”。万态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敌于寿山、艮岳之巔。时大雪新霁，丘壑林塘，宛若画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祖秀周览累日，咨嗟惊愕，信天下之杰观，而天造有所未尽也。明年春，复游阳华宫，而民废之矣。

### 扬州门新造石牐<sup>②</sup>记

明·吕原

汴梁，宋河南行省治所，而其地则所谓天下之枢也。肆我皇明之初，尝建为北京，既乃分封周王于此，并置河南都布按三司，而附以府县卫所焉。其城周回二十里，外则缭以堤。当宋时，近于城者，惟汴蔡诸水，而黄河流经城之东北，以达于海。至元时，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明正统戊辰，亦尝分决张秋口东北入海，其后复东南入淮，如故筑堤护城，其来盖已久矣。夫土疏固易迁徙，而流杂泥沙，又易淤淀，以其故，水在高位，堤日增而城以下也。天顺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逾防，土城遂决，越六日，风急浪拥，突北门以入，平地水深丈馀，王府及官卫儒黉庐井市廛无虑数万区尽浸没摧圮。力能结筏者，仅以身免，而老弱者往往溺死。事闻，上时命工部右侍郎琼台薛公，远往拯治之，玺书授以事宜。公星驰至汴，敷宣帝德，绥援众蹙，即移粟以赈其饥，躬率三司官僚，按视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缓急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征，集丁夫，预调塞治之物，于所属，委开封府知府鱼侃、通判蔡保等管领，应役先令右布政使丰庆、副使项璠，于决口上流督夫下桩卷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馀丈。浹旬堤就，决口绝流，而水趋故道。又令副使张谏、参议王铉于土城东起独乐冈，讫猫儿冈，督夫凿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东注，而城中积水日渐耗减。又命参议史敏、佾事高逵于上城东南，曰扬州门，濬口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冈，直抵陈留，渠长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丈，以泄城中积水，使下流达于黄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王府等廨署，亦渐可居，而居民荡析流离者，接踵复业，野田堪爰者，俱播宿麦矣。顾城池最低洼，积水莫能尽出，则令参议萧俨、李浩，佾事王诏督夫车戽，参议何陞又导而分之，阅月水尽干涸。初环城五门俱有潦水，河决后水益弥漫无津畔，往来者必藉舟楫，一遇风涛，莫或敢济，由是米薪之价涌贵数倍。则又令项璠等筑道路于大梁仁和等三门，以通车

<sup>①</sup>此处原刻本缺文较多。今据《汴京遗迹志》补之。

<sup>②</sup>牐，古同“闸”，旧时城门的悬门；泛指以门控制通道的设施。

马，内外莫不便之。且令李浩修补城垣缺处，及创筑各门月堤，军民有贫及缺种子者，给以粟麦，凡八千馀石。有屋漂荡无存者，给以榱橑，共一万三千馀株。事将竣，因念积水全赖开渠濬导，议即扬州门置牐，以限外内，倘后内水有积，启而泄之；或外水欲入，闭而塞之，庶为永久之利。适巡按御史梁公觐、董公廷圭至，议用克协，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辉等于郑之贾峪山采石炼灰，劝客舟如期输至，就令景辉及开封推官刘錡董役，未几牐成。盖首事于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辍工，凡役丁夫三万八千四百二十一，用桩木三万一百七十四，芟稍以束计者一十二万七千四百榷围，以件计者三千二百麻，以斤计者九千七百八十六，而牐用石八百馀片，砖二万馀块，灰三万馀斤。是役也，诸公开诚劝谕，人心咸悦，故劳虽久而无怨，费虽巨而易完也。及薛公已还，阖城士庶，咸谓其仰体朝廷之心，既拯民于昏垫，又防患于未然，其德宏，其虑远，宜有述以告来者，而崇明训导祥符艾俊为书以求予记。嗟夫！中原水患，惟河为甚，而禹之治河也，务多其委以分其势。故尝大伾而下，折为三渠；人陆而下，播为九河。今河失禹导，治之故难，如能先事为备，访求遗洩以为委，则亦不至临事而失错矣。穿渠治牐，益知从事于委者，然委弗多而泛溢，所当虞也。因记夫施工次第，并赘以是说云。

### 修儒学记

明·章焕

余陟禹迹，按輿图知：豫为九州之中，祥符又为豫州之中。祥符虽一邑，藩省置焉，内环八郡，外络八州，实天下枢也。余受命开府于兹，入郡吏民咸来受成，布宪发令，悉从祥符始。祥符者，本中州风化所起也。初余与督学大夫定义，明道术，育英才，欲以风厉中州。大夫数言学宫敝陋，规制不称，不足以设教，遂与藩臬及郡大夫往观之。出入堂户，陟降庙庭，正路榛芜，栋折榱倾，无以昭法象、奉神灵，低回叹息者久之。时方财用绌，民力竭，不欲烦有司，乃躬为调度其事，以二月之吉即工，凡四旬而工毕。辨方正位，备物尚象，首庙庑，次堂斋，左为启圣之祠，右为敬一之亭，阿阁三重，崇效天也；凿泮及泉，卑法地也，双亭璧合，二曜拱也，周庐珠连，列宿躔也。神宫严闳，法宇靛深，肃然知圣道之尊，炳焉睹圣训之昭明，旷兮若发蒙，皦焉若披云，万象昭回，五色成文，高与嵩岳并峻，深与洪河同润。中州之士，咸忻忻以为改观矣。落成之日，余与诸大夫告成于庙，反设爵于明伦之堂而享之宾筵，既设礼器，举揖让旋辟，咸中规矩。圜桥门而观者以万数，余使人鸣铎者，二告诸生曰：“小子听之，是仪封人所见于夫子者也。夫祥符，古浚仪之境也。夫子庙祀于斯，二三子觐其形容久矣。道之不明意者，铎音之不扬乎。吾为子振之。”又进祥符令，告之曰：“昔者，夫子为中都宰，而路不拾遗，器不调伪，男女别途，四方之诸侯则之，中州宰亦犹是也。夫子之道，具载方策，吾为子举之。”有间，揖诸大

夫曰：“昔孔子作《春秋》，尊中国，中国帝王所自立诗书礼乐之区也。今祥符中国之中，而礼让未行，教化未成，诗书之泽，斩焉无闻。庙见夫子，厥有愧心，诸大夫何以助之？祥符非独令治也，其学非独二三子也，余与诸大夫，有帅先之责焉，道不立则士不兴，学宫传舍也，官师弁髦也，俎豆虚位也，钟鼓琴瑟虚器也，其何有于二三子，夫教不行于祥符，何以令八郡，况八州乎？勉之，毋令四方之诸侯，失其准也。”诸大夫离席起曰：“然。”以示祥符令，令以诏诸生，诸生趋进，拾级以升，曰：“唯唯。敬先王之命矣！”今而后知祥符之学也。

### 梓潼庙记

明·曹忬

梓潼祠，祠文昌帝君也。帝君何祠乎？余闻之上古黄帝时，命南北二正典司天地，群后斐常。生斯际者，善善恶恶，福祸无爽，何其明也。大道既隐，淳气日漓，人同魍魉，心如泉镜，善恶淆乱，福祸舛忒。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盖有忧焉，因以伤夫世之不古也，于是不得已，归诸天道，曰天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又不得已归诸神教，曰鬼神福善祸淫。夫圣人岂不知天道远，而顾又语神哉？言天，示人以理所必有；言神，示人以机所必致。报应之说彰如也。文昌帝君者，其世代履历，真图秘录，得而纪之，余所弗论。尝观所著宝经一篇，及近传冲一贞君嗣禄奇谈，大都多规诫世训、导劝愚俗、忠孝阴德等语。至于有祈辄应，无祷不灵，吉凶之报，捷于影响，意其神必传所谓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嗟乎！若帝君者，其亦不幸，不生于皇帝上古之世，善恶福祸，昭明之际，无所用其报应之说，而生于衰乱溷浊之世，得神其说以愚天下，而贪天之工以为己力也。世传帝君张姓，即诗所谓张仲孝友，则其神必聪明正直，直道而行，不阿福，不妄祸，凭依在德，人是以不得于人而听其神也，祠而祀之殆以是乎。或谓帝君主典《三才策》籍，受元始道君之传，领上帝玄册丹书云篆，统理元佐而职允，专仕进嗣续。左右二仙官，特主文场贵录，上应乾曜，中极紫微六星，在魁斗之前。文士进取，神必先兆，以此历代祀之，多于文庙建祠焉。今祠在郡城东南隅，即宋太学往桂香祠旧址。国朝永乐五年，改徙学宫，祠留旧处。初学宫亦建神祠，皇上登极之十年，正先师祀典，祠改祀启圣，于是旧梓潼祠岁寝就圯。周府奉国将军昆仑君谋于家嗣，西亭子谓是古迹，且关文教，遂捐禄若干，鸠材庀工为殿者三，门者一，轮奐赫然一新。始于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迄于是年十一月告成。以西亭子与余游，雅以文相磨切<sup>①</sup>。命之记，乃为记之，如左。

<sup>①</sup>磨（mó）切，切磋。

## 岳武穆王庙记

明·何孟春

宋岳鄂武穆王之庙，始建于鄂，再建于杭，三建于汤阴，而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镇。在鄂者，王开国地，王冤白时已建；在杭者，不出现王墓存焉；在汤阴者，王父母之邦。其庙皆着祀典，而朱仙镇者，王之功于是为极，王之忠愤所不能忘者也。王当靖康、建炎之难，应宣抚募，屡擒剧贼，转武阶隶留守司，所向战必克，以言事夺官。归谐招讨使，时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战功者，以为古良将不能过，听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乡之战，侯兆川、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见忌于都统。胙<sup>①</sup>城之战，黑龙潭、汜水关、竹芦渡、南薰门，及清河铁路步六合乌江皆有功，而谋弗行于留守。然王自一军独制敌不得犯杭人常，而宋得复建康，则皆广德之战，宜兴，镇江东，清亭、牛头山，新城、静安之功也。呜呼！王用统制借补州判阶大夫，四年间，崛起戎阵，厥功已如此。绍兴以来，王始承制命，秉节钺游升使师，专征诸路，控扼数州，叛将归降，逆贼奔溃。江西岭表水陆续平，使内之蛇豕，外不得合；外之敌国，内无与应，固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复仇报国，败之于郾城、于临颖、于颍昌，而进至是镇，距汴四十馀里，又大破之。当时中兴之机举，集目中天时，人事强弱已见，而班师之诏前后踵<sup>②</sup>，使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盖秦桧之计也。呜呼！王之功于是为极，而王之忠愤亦于是为甚。王一回轡，河南州县复为金有。明年，犯庐濠，王至则遁去。和议既决，而王归，遂死于权奸之手矣。呜呼！高宗尝命王中兴事一以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唾手燕云之功，于招讨之命若是者，天邪？人邪？王之功，自绍兴来十二年间，朝廷无日不闻其捷，士民无日不赖其救，而独是镇有庙，与其开国地其墓其乡比者，春所谓王之忠愤所不能忘者也。布政杨公子器至，为买旁镇腴田七十亩，出帖给庙，春适至，为量费制祭备用焉。

## 蚘蜡祠记

明·王洙

蜡为报岁成之祭，合万物而飨焉者也。炎帝神农氏实作之，至伊耆氏而大明其神，八其礼，古素其为教严言不成不通其为道大。曰：仁之至，义之尽，其为感应享。曰：土宅水壑，昆虫弗作，草木归其泽。夏商周因之弗变，汉兴有籍田礼，先农之祭，唯谨唐以降，舍祀于南郊，而州县里社随举考诸蜡说及猫虎说，可知已。诗曰“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年荒索鬼神而祭之者，典也。蜡者，索也。兹河南，岁在

<sup>①</sup>胙（zuò）城，位于延津县县城北22公里处。

子，人马食土；岁在己丑，蝗复作，上下嗷嗷。公私惟鞠我大方伯西野张公，皇乎愀乎，若慈父之不忍其子之疾也，既乐既字，既瘳既疾，复博求诸祈祷，以嘉祐之时蜡祭不讲于中州久矣，公毅然修举。卜地于大道宫之西，方径凡若干丈，一日集材，一日委良，再五日而庙落厥地。孔阳有寝有堂，迎神于祊，先农是皇，群灵洋洋，垂裕发祥，远近聚观，咸曰吾民之见忧于公也如此。春有祈，冬有报，旱蝗疫疠之有祈祷，诚福地也。维时巡按双洲胡公寔主其议，佥其谋者则大参陶君潜、伍君全、胡君铎，少参王君至善、欧阳君必进；赞其决者则宪副樊君继祖、周君忠、杨君维聪、潘君鉴，□佥祁君鹤、祁君果、张君庠、李君顺孙；睹其成者则都阉霍君汝愚、徐君溥、王君昌、开封刘守漳；纪其事者则佥事王洙氏也。庙成于仲秋中旬之吉，公适有抚治山西之报，民颂公德者至，云“蝗不食豆黍，公惠我也”，则甘棠遗迹又奚待以他求乎哉？公辽海人，名翰，字汝祯，号西野。自侍御，外补中藩司戎宪者五年，总宪事者二年，长方岳者一年。兹蜡祠，固其阜民重本之一事云。

### 重修包公祠记

明·胡谧

开封府故有包孝肃公祠，盖祀其知开封时功也。前后公知是府者多名人，奚独祀公？盖公其尤也。公所历诸官皆有绩，奚独祀公？知府功盖开封京师，其功可以该诸绩也。惟公之在开封府，刚毅不阿，贵戚宦臣为之敛手，犹若居御史谏议之论斥，而且开门听讼，吏不敢欺，即广其知天长时，断割牛舌，讼之明也。劾毁势家，侵惠民河园榭，即推其转运河北时，请以牧马地，赋民之惠也。自奉俭约，无异布衣，诫子孙，不得犯赃，罪即充。其知端州时，归不持一砚之操也与。夫知瀛州而请罢回，易在三司而置场和易以免民供上之物，则皆繇京府以达诸外郡者也。然则公孰历中外之绩，举于是乎该矣。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以其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云。比卒，太常乃并其亲老不赴调，亲没，庐墓之行，谥曰“孝肃”，盖实法所以祀者，此开封所由以祀公也。而当时知是府者，前公如陈文惠康肃兄弟、继尹薛简肃，威严如之；后公如欧阳文忠、吕正献，济以宽简。然皆为他善所掩，其知是府功，则莫与公者，此开封所以独祀公也！祠在府治厅事北，创始未详，岁月历金元以迄我朝。府列外郡祀事，岁修不废，祠则屡葺。乃成化癸巳前知府孙侯瑜以址隘于将飨，相得府治巽隅隙地，遂徙建焉，工未就绪而孙侯卒。今知府张侯岫至，亟缮完之，中为屋三间，左右翼两厢各三间，前竖门楼，周缭以墉，肖公像其中，黝垩髹漆，焕然一新。张侯手署其扁，曰“包孝肃公之祠”。爰率僚佐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礼。每春秋用牲醴致祭，着为仪，且哀公遗事、奏议，载钁以广传焉。其尤知慕公者哉！佥谓斯举不可无记以告将来，张侯屡以为请，予因述开封所以祀公之意，俾人知公之功不独在开封已。



## 三贤祠记

明·毛伯温

三贤祠者，祠高、李、杜三贤于吹台之上也。按《唐史》：高适、李白、杜甫，天宝中聚梁宋间，共饮吹台之上，酒酣击歌，俛仰今古，旁若无人。而杜诗亦云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是时，白、甫皆以谗嫉去国，年各四十馀，而适则封丘尉耳。三人者，固盖世之豪，顾坎坷徘徊，行歌古墟榛莽中，使其登台悲啸，望芒砀，数雁鹜。呜呼！伤哉！《白梁园歌》《适古大梁行》，岂以其时诗欤？诗，李杜尚矣。适诗慷慨悲壮，为盛唐诸人冠。而杜子亦时时推适曰美名吾不及，佳句法如何，盖飘然不群之外，推者适一人耳。适五十始诗，故叙年李杜之上，其诗颇二子，故并贤之而并祠之。吹台，故有禹宫，宫之后有宫室，而栖非其鬼，伯温业撤其鬼而祠三贤矣。今年秋，偕蜀张子、关西袁子、李子谒焉。登台四望，旷原孤城，日凉云断，风飘飘起黄芦木，摇轩楹。予与三子者，洒然惊回。思三贤又怆然惊曰：“适显矣，白、甫乃如斯已耶？伤哉伤哉！”

## 褒忠祠记

明·袁贞吉

河洛中天地而聚光岳之英，忠臣烈士，奕世弥□名表，表史册间，往建忠烈祠矣。而革除诸死事者，未及义有所待也。岁壬申圣天子御极下诏，褒录诸臣，令各祠其土，甚盛典也。海内诸司奉益虔。岁甲戌藩左使闽小江吴公至，搜核得死事者五，大司马邓州铁公、少司马荥泽边公、少司寇祥符王公、驸马武陟李公、卫镇抚中牟杨公，乃请于抚台太恒吴公、巡台两河刘公，下不佞，诸郡议。已得其应祀状，遂卜胜地于南薰门外，许忠节祠右，檄开封曹守会材鸠工，创建祠宇。工始于秋七月，迄冬十二月而落成，轮奂翼如，蠲吉二台率所属吏士奉主，洁牲醴荐，仰瞻庙貌，凜凜然有生气，环而观者若堵。吴小江公暨右辖鲍公、宪副田公等，揖而进曰：“是不可以无记，愿巨笔记之，以垂不朽。”二台遂授简于不佞。余喟然曰：“五公之忠肝义胆，载在国史，其精爽固与日月争光也。诸公亦知圣皇所以褒录之意乎！夫鞠躬尽瘁，贞臣之所以报主也；显忠遂良，明主之所以砺世也，故录遗忠而后天下之竭诚尽慎者，劝怀利事君者，愧有位者，勉修其职，无位者，兢修其所，天常人纪，所以维持不坠者，恃有此耳。昔文皇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又曰‘练子宁若在，吾当用之’，盖褒之也。昭皇曰：“方孝孺，皆忠臣也。”遂肆大眚，又谓曰：“忠臣宜有传，则何以示劝？”大哉王言！其褒忠义，以风来世，何后先一揆与我。圣天子英敏天纵，动

率旧章，明诏一颁，海内士君子咸悽悽<sup>①</sup>焉，务倾赤心，以共厥职。而中州为股肱地，孚化最先，感发之机翕如也。吾意是祠之建也，使后之官斯土者，瞻之而肃然敬，惕然思，奋然起，则必摅诚布悃，大法小廉而卓乎以忠谏先。天下曰‘此中州之良吏也’。使后之生斯上者，瞻之而肃然敬，惕然思，奋然起，则必砥节砺行，顽廉懦立而卓乎以高谊重。天下曰‘此中州之良士也’。则是祠之所振兴而裨益世风岂浅鲜哉，是则圣皇褒录意也。余故表而出之，以勸后之官兹土与生兹土者。”诸公辄然曰：“是可以垂不朽矣。”遂书此以志岁月云。

## 历代烈女祠记

明·吴道直

豫洛当天地之中，风气毓灵，山河韬秘。粤自伏羲，肇生姬周，定鼎以来，丰壤奥区，雄视海内。逮我明兴二百馀年，密迩京辅，圣化霑濡。其间忠贞之士，不二心之臣，摩踵接肩，后先相望，亶乎其可称矣。至于壶阃婉淑之侣，闺闼簪笄之流，守义秉节，视死如归，寔<sup>②</sup>有恩重移天，哀声没地，崒然不可夺尔。世远人亡，显扬未举，遂使义骨烬若寒灰，劲节澌湮靡草。余尝吊古悲幽，辄歔歔流涕也。维时抚台健斋粟公、巡台方湖杨公茂，承上命建节兹土。二公皆晋人，同寅协恭，欢若平生，以故期岁之间，政化清夷，境内大治。复相与谋曰：“王化托于闺门，风教系乎激劝。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欲风移俗易也难矣。”爰命宪学杨君俊民谘取遗秀，摭采往懿，遡考三代而下拔其死节之尤者，未嫁殉夫如周卫侯女等十五人，骂贼就戮如息夫人等九十五人，含悴捐生如荀采等百有六人，云蒸雾翳，照映图籍，曷异发荆山之璞，价重连城；剖照乘之珠，光曜千里。复檄开封洪守忻暨委祥符丞郭道钦，拓地创祠，诛德志行，撰良辰，洁牲醴，庙貌巍峩，观者如堵。为人父者必将曰：“如是而后无愆于归之义。”为人妇者必将曰：“如是而后无愧从一之节。”观感兴起，殆不知其几千万人。余尝谓妇之从夫，犹臣之事君，分虽不侔，其义一也；妇之誓节，犹臣之协忠，迹虽有殊，其心同也。每见经生儒士，诵法先王，口谈仁义，覩其謠诮，非不捐躯济难，效烈士成仁也。比覩<sup>③</sup>其时，固侥幸苟免，百计避危，宁复有节义奋发，冒风波于险涂哉？而烈如诸女，生长帷幃，未涉书史，卒能有光姆训，无忝所生，顾非由于性成乎？嗟乎！一日孰短，百年孰长？烈女之贤操固如此，然旌节以厚人伦，褒往以劝来世。微二公，吾谁与归？遂不辞芜陋，纂辑休美，俟他日撰国史者得见，两河之地节义独盛，又知褒彰节义，自二公始焉。

①悽悽，音 lóu lóu，勤恳貌，恭谨貌。

②寔，音 shí，此。

③覩，音 gòu，遇见。

## 信陵君祠记

明·李维祯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今志称夷山，亦名夷门山，在府城安远门内，则北门矣，独称信陵君墓，在城东扬州门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门间，莫得其处。夫侯生非信陵何以声施后世？乃今俱没没也。更读志，则济源之轵镇有聂政庙，汝宁之西城有荆轲庙，两人皆以侠血食，而信陵顾缺焉。汉高帝，英主也。其过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与信陵，诘无谓哉！魏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无半菽之奉乎？于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实在东北门间，度生时车骑所尝经涉，乃为之祠。祠与寺通，俾僧领祠事，无烦有司，庶几不以费废饩羊。又虞夫后之人不察，猥以为荆轲、聂政之侠，同类而共訾之也，稍摭其行事而识所以创祠之意。曰：信陵君，盖战国之才臣也，以客掩也；盖魏之忠臣也，以侠掩也。请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强楚，继而贼楚，棘门之诛，孽自己作。孟尝既相齐，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国兵以破齐，死其君于莒<sup>①</sup>，身得无为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乱贼之党也。平原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计冯亭，以挑秦祸，几丧赵国之半，赖信陵而得比于人数。因人成事，宁独十九人取讥哉！信陵虽多客，实无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郸之围，秦目无赵矣。信陵窃符，以有魏师，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纵其父兄若独子归者二万人，卒以偏师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目无魏矣。信陵以二使致五国之师，而其人又皆败衄之遗也。国异兵，兵异师，骤而合之，大破秦军于河外走蒙<sup>②</sup>务，逐北至函谷关而不敢出。举数十万不相习之众，一旦得其力焉为已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劝魏无亲秦，料秦必灭六国乃休，亶亶<sup>③</sup>万言，审天下之大势，深切著明，可谓统绝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王早用其计，纠合楚赵以助韩，则韩不至失上党，赵不至败长平，六国何遽折而入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赵而魏重，以五国为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还魏而秦用间。罢将而魏轻，身没而魏随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毁废而不怵。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侠掩也。然则何以窃符，符不窃则魏师不出。魏师不出，则赵必亡。赵亡则魏从其后。身数请王，宾客辩士说王万端而不听也，将坐视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则赵全之后何以不即归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赵阴事始矣。早归而逢其怒，必以矫令诛；即无诛，而秦间早行，信陵必不将，谁可以当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无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无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后任专，任专而后得毕其

①莒，音yǐ。

②蒙，音méng，同“蒙”。

③亶亶，音wēi wēi，谓诗文或谈论动人，有吸引力，使人不知疲倦。

长，是忠之术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闻魏赏有加焉，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独与客留赵，自言罪过以负于魏，至令赵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负魏也，非声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则何以饮醇酒近妇人而死，操上将军之印，诸侯将皆属，何有于魏？取卧内之兵符如探囊，何有于王？而终身北面不失臣节，卒无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则可。信陵而非愚人，岂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间行而魏将代，魏之必入秦，以日计耳。不欲生为秦虏，有托而逃，是忠之隐也。太史公传其完赵时有自功之色，客进说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斯可谅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设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与毛、薛两公。充君不可忘之义，并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产也。祠成，而中丞吴公闻之，谓是举也，于祭法合，以酎金来助，则刑牲酹酒，偕邑令萧重望奉祠入祀，而为骚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夷门兮为匿。思公子兮日晚，云车驾兮旆建，纷从骑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阙如虢兮军声，敌王忮兮秦嬴。完邯郸兮金城，封函谷兮无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万岁兮传觞。功不赏兮中流，谤瞻王庭兮无良。哀莫哀兮国将亡，国亡兮身胥靡，为秦俘兮孰与。魏公子，忧生兮，曷以乐死。饮酒兮御女，畴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处。虽五国兮非吾与，作新宫兮故土，坎坎兮击鼓，蹲蹲兮缀舞，魂归来兮栩栩。”

### 锺公祠记

明·姚思仁

粤稽秦汉以来，大中丞世称雄峻。我明兴，分画方岳，广吏治，惧吏不事事，特简重臣，授节钺，宠灵以专寄。盖国家纲纪废坠，风化隆替，洎<sup>①</sup>有司治敝，阁部<sup>②</sup>利病，以逾兵马、钱谷之计，种种操摄焉。余之按豫也，寔武林文陆锺公为重镇云。夫豫，天地中区也。北距障隆，南接汝宛，黍丘带乎东，崤函锁其西，绵亘万馀里，不崑然雄藩大都哉！俗尚虽淳，雅重礼义，然其地瘠薄寡，盖藏人喜奋励，渐以繁丽争雄长，山泽间多任侠椎埋为人，借躯亡命，自昔已号难治矣。天子堦然南顾，亟得冠伦魁能，如吉甫、申伯者，填抚豫铨垣，以公名请上报命。先是中州属岁之厉，或瞶，或垫，或燹，或蝗，或疫疠<sup>③</sup>，农千里亡半菽，攘绿林者鼓行而剽。宛、叶间半躡为墟，势盖岌岌也。公以光禄勋兼惠文拜明诏，持帑金数十万贍之，躬诣乡落，覈<sup>④</sup>贫窶<sup>⑤</sup>，计

①洎，音jì，到；及。

②部，音bù，1.遮蔽。2.古代历法名词。七十六年为一部。

③疠，瘟疫。

④覈，音hé，检验。

⑤窶，音jù，贫寒。

口而饷。谕富人以母耄年，仍规画诸策，请萑苻弄兵虔刘吾民者，干其沟者登流。迁复罢，瘵者保而还之。司命两河熙熙，灾不为害，公之力也。上特赐褒美，以故节镇之命下矣。烝黎闻公来，大喜加额。公亦訢然曰：“兹固所卵翼者也，忍秦越乎肥瘠，而亡衽席也，且翳桑饥人为赵宣子倒戈，御徒以报簞食，中山君以壶餐得士卒，挈戈从死，矧沐天子殊宠，敢吝微躯乎哉。”遂冒霜露，按部诸郡县，延见父老问疾苦，广衍高皇帝大训，章善用长，瘳否用短，与纓接谭道艺，亶亶忘倦，弹纠一时。贪墨解绶去，廉循吏乐为用，其他崇功表节、肃礼制课、农桑精戎，律规俭约，厘宽恤固，凿凿政书可考也。公忠贞神敏，包至太，入至细，剴繁而不自多，举重而不自劳，故四履甫毕而劳惫不起。余与公同里且同事，方相成而不轧也。睹公竭忠死事，深为朝廷痛，宁止痛吾私耶？疏奏于上天子，录其劳，覃加恤典，亦式闾封墓之遗意焉。官寮士民嗟咨叹惋，犹谓报公者未罄也。因示祠大梁，永无废伏腊。夫礼，莫重于祠祀。今通天下者，惟社稷山川与孔仲尼以絜德校功，世靡从也。其次勤劳死厥事与御大灾患者，亦得祠于土地。若公再历中州，功业烂然人耳目，宜世世血食矣。且公为名执法直震懾中外，当二王并封台，臣口至默，公不难批逆鳞争之，条陈皇储宜蚤建天下本。至今读其疏，令人竦然发上指，生平慨然。维世教直窥濂洛闽<sup>①</sup>奥，阐微发键，一时斯道昭畅，若星纬是宗社且嘉赖，而往圣来学均受休贶也。异日天子振风教，下礼官，议当如薛文清、王文成数儒臣，从祠孔子庙堂岂但肖祀大梁哉？祠为堂，若千楹，缭以垣，捍以重门，厥工告竣。今纪其事贞珉，复为乐章三，俾奉祀者歌而侑焉，辞曰：“曷天镇兮苍苍，渺象汉兮茫茫，宫岑岑兮高骧，桂焚撩兮虹梁，霜露凄兮旌旆，惕神弭节兮从何乡，肆容与兮翱翔，窈环珮兮璆锵。”右迎神。下章昏兮逶迤，暎旭输兮陆□□楚兮嗟谁思，酌黄流兮祝致辞，周乔陟兮遍陆，夷邦维莫兮濊泽，遗追往烈兮郁伊，灵翛然兮降格，右享神。儵远举兮孔迷宁，不流睐兮夷犹，庶埃风兮浮游，驾瑶象兮驂文，虬览八荒兮瞰九州，望不见兮怀湛，忧庇我民兮以休，明祀事兮千秋。右送神。

## 禹王庙记

明·李梦阳

李子游于禹庙之台，览长河之防，孤城古宫，平沙四漫，遐睇<sup>②</sup>故流，北尽碣石，九派<sup>③</sup>湮淤<sup>④</sup>，云草浩浩。于是怆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

① 闽，音 kǔn，门槛。

② 睇，看。

③ 派，江河的支流。

④ 湮，堵塞。淤，壅塞。

功欢，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导川为陆，易瓢<sup>①</sup>为宁，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庐，而粒<sup>②</sup>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谓万世永赖<sup>③</sup>者也。然问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庐者弗知，宁者弗知，陆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圣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灾也，号呼而祈恤<sup>④</sup>。于是智者则指其所从来，而庙者兴矣。河盟津东也，蹙<sup>⑤</sup>旷肆悍<sup>⑤</sup>，势犹建瓴，堤堰一决，数郡鱼鳖。于是昏垫<sup>⑥</sup>之民匍匐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桩户、草门、轮筑困若则又各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谓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而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则近，近则浅，浅则疑，如秦穆赐食善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闻有庙，桓、文者也，故曰予观禹庙而知王霸之功也。或问：“汤文不庙？”李子曰：“圣人各有其至。尧仁，舜孝，禹功，汤义，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学是也。夫功者切乎灾者也，大梁以灾故，是故独庙禹。”是时监察御史澶州王子会按河南，登台四顾，乃亦怆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征也。吾少也览，尝蹶州城，眺沧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历三河，揽淮泗，极洪流，而尽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庐邪？能瓢者宁邪？川者陆邪？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征也。所谓‘微禹吾其鱼者’邪！所谓‘美哉勤而不德者’邪！”于是飭所司葺其庙，而属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则为迎送神之辞三章，俾<sup>⑦</sup>祭者歌之侑<sup>⑧</sup>神焉。其辞曰：

天门兮显辟，赫赤兮云吐。窃黄屋兮陆离，灵总总兮上下。羌若来兮儵<sup>⑨</sup>不见，不见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横四海兮怒波。右迎神。絙<sup>⑩</sup>弦兮镗鼓，神不来兮谁怒。执河伯兮显戮，飭阳侯兮清路。灵灵霭兮来至，风泠泠兮堂户。舞我兮我醑，尸既饱兮颜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右降神，风九河兮涛暮，云噎<sup>⑪</sup>兮昏雨。王驾凤兮骖文鱼，龙翼翼兮雨旗。怅佳期兮难屡，心有爱兮易离。爱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归来兮庇我民。右送神。

①瓢，音 wù，同“虺”，惶惶不安。

②粒，通“立”，安宁。

③赖，依靠，依仗。

④恤，帮助。

⑤蹙，拍击、冲击。旷，空旷、宽阔。肆，迅疾。悍，强劲、猛烈。

⑥垫，陷没。

⑦俾，使。

⑧侑，配享。

⑨儵，倏，迅疾，忽然。

⑩絙，大绳。

⑪噎，天色昏暗。

## 庇民祠记

开封城马军衙桥西，故有于少保祠云。祝<sup>①</sup>公以定倾保泰之功居无何而死。于是天下人闻公死，咸惊而疑，而涕泣，语曰：“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赚<sup>②</sup>？”而公前巡抚河南时，实廨<sup>③</sup>马军衙桥西，而梁父老于是闻公死，则咸涕泣，日相率潜诣公故廨为位哭奠焉。会纯皇帝立诏白少保谦冤，宥<sup>④</sup>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腊忌，梁父老则把香曳笏蹶<sup>⑤</sup>履若少壮，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门塞户矣。会又敬皇帝立诏少保谦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謚肃愍，立祠，岁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乃于是梁父老则又咸涕泣，相率数百千人诣阙门，伏诉少保谦前兵部侍郎时巡抚功云，愿梁立祠如杭祠，不报。而梁父老归伏腊忌岁，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余矣。正德十年，监察御史巡按张君清军、许君并谒公祠下，见其门屋三间，仅存堂，欹漏欲颓矣。鸽雀扰扰拱<sup>⑥</sup>栋，鼠走鸱<sup>⑦</sup>啸，周垣<sup>⑧</sup>尽圯<sup>⑨</sup>，羊猪外来。于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歔<sup>⑩</sup>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载衔<sup>⑪</sup>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倾者世、保大者食、泽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于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颓、起圯，新而绘垩，而级<sup>⑫</sup>而隅<sup>⑬</sup>，而荣<sup>⑭</sup>而序<sup>⑮</sup>，备矣。曰：“谒者奚止也？”则重而堂。器奚贮也？则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sup>⑯</sup>而巉巉<sup>⑰</sup>，枚枚<sup>⑱</sup>而严严<sup>⑲</sup>，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梦阳曰：“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益伤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虏入、排迁、主战四者，旦夕之势，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议则异是，或见鲍庄事，辄图曰：“夫葵犹能卫其足，然独不思勇士不忘丧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

①疑作“初”。

②赚，衔，嘴含物。

③廨，官署、官衙。

④宥，宽恕。

⑤蹶，踩、踏。

⑥拱，环绕。

⑦鸱，猫头鹰。

⑧垣，墙，矮墙。

⑨圯，倒塌。

⑩歔，音 xī，抽泣声、叹息声。

⑪衔，恨。

⑫级，阶梯。

⑬隅，角落。

⑭荣，飞檐。

⑮序，堂屋的东西墙。

⑯栗，威严。

⑰巉，高耸。

⑱枚枚，细密。

⑲严严，威重，庄严貌。

将军蠡、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两高焉，此又何焉？于乎难言乎？岂所谓计免者非忠，贪盛者违智欤？而贼酋拥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于是公颺言曰：“岂不闻‘社稷为重，君为轻？’”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欤？且太子之易，南宫之锢，二者有能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独咎予也？于乎伤乎。虽然宗泽、岳飞非下于人者，艰难百战，卒愠<sup>①</sup>衄<sup>②</sup>而死，若公者死可矣。公巡抚诸所，业载传状，乃人不复述，第<sup>③</sup>述其始终，若是亦大者云。祠修于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张君名淮，南虞县人。许君名完，丹徒县人。事祠事者，开封知府贺君锐也。系之诗曰：于铄旋运，曷平不陂。康屯倾否，哲者斯利。于维哲英，鉴精含贞。匪时曷征，匪猷曷兴。靡疑靡惊，厥伐用成。厥育是轻，委躬于诚。蛇何盘社，龙何在野。乾极飏<sup>④</sup>，日月易舍。蠢<sup>⑤</sup>尔乃贼，乃夔<sup>⑥</sup>国邑。之乱之讧，陵庙岌岌。公丁其时，矢身以殉。山仡<sup>⑦</sup>排议，不懋<sup>⑧</sup>不震。金<sup>⑨</sup>曰和宜，公曰有战。四方之事，譬丝游刃。帝畀<sup>⑩</sup>弗疑，公泣视师。义激六军，如虎如罍。惟直斯壮，人心干城。肃肃我垒<sup>⑪</sup>，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场载清。载清载宁，皇归于京。古曰苟难，今谓曰痴。忠古爰<sup>⑫</sup>嘉，今胡嫉而何谗？非名何毁，非功孰谗。靡和孰毁，非同彼巧。彼荏厥肤，斯厉古则。曰直今曲，自为于乎。少保时晦时昭，古谁无死，死有荣褒。峨峨庙祠，栋隆崇基。神之游之，旆旆<sup>⑬</sup>其旗。白马朱衣，有风凄其。歟<sup>⑭</sup>其有光，若往若来。即而罔见，跂望涟洏<sup>⑮</sup>。兹邦哿<sup>⑯</sup>居，氓实尔思。

### 国相寺记

国相寺，繁台前寺也。台三寺，后曰白云，中曰天清，塔断而中立，有鹤巢其上

- ①愠，怨恨。  
 ②衄，耻辱。  
 ③疑作“第”，意为按次序。  
 ④飏，不安貌。  
 ⑤蠢，愚昧，粗鄙。  
 ⑥夔，音bì，作乱。  
 ⑦仡，昂首。  
 ⑧懋，音nǎn，恐惧。  
 ⑨金，众人、大家。  
 ⑩畀，给予。  
 ⑪垒，军营的壁垒。  
 ⑫爰，为、叫做。  
 ⑬旆旆，旗带飘扬貌。  
 ⑭歟，音xū，忽然。  
 ⑮洏，音ěr，然，用于句末。  
 ⑯哿，音gě，表称赞、赞许。



戛戛鸣。按《梦华录》繁台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尝闻之长老，曰寺前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讲僧玉色褊衫，后教之禅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浅褐褊衫，而寺遂三。后有白云阁，于是号白云寺；中有天清殿，于是号天清寺；前有国相阁，于是号国相寺。寺分势孤，时迁世殊，于是崇者颓而下者荒。僧闾<sup>①</sup>教汗<sup>②</sup>，庸师恶徒，于是树石盗亡损破，鸟鼠秽之，往来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国初铲王气，塔七级去其四，崩啮幽窘，狐狸魑魅，昏啸阴啼，僧席未暖业逃去。而善彬者，国相僧也，乃奋然兴曰：“寺时世废邪？僧废之邪？”于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馀，步请戒瓊，受戒持之。于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诸古迹茫然荡然，独斯台岿然存，峻崎可游。游者挈<sup>③</sup>醪<sup>④</sup>、榼<sup>⑤</sup>载、吟笔，花晨、月夕，雪驴、风马无不扣彬之门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间，彬葺其寺殿暨伽蓝阁、山门、钟楼、僧房等，而睢阳卫百户赵越等实助之，涅塑其像设<sup>⑥</sup>。按旧碑寺宋太平兴国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峰者新之，相去四百馀年矣，而空同山人为之记。

### 天王寺藏经阁记

明·左国玠

佛宇凡堂后有阁，阁藏其言，盖五千四百八十卷焉。浮屠何因而藏其言邪？彼见吾儒者之道，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延而来者，其书一遭秦炽<sup>⑦</sup>，几至不振，幸而藏于山岩屋壁之间者，乃出于既烬<sup>⑧</sup>之馀。是故其徒亦惴惴焉，思以保其言于不坠，乃相率而为之阁以藏之。然又岂不私相议曰：“彼儒者之道，为天下纲常伦理，斯民日用生养之计，秦犹恶而焚之。矧<sup>⑨</sup>吾徒之所讲者，尤闳<sup>⑩</sup>阔高大，入于虚寂，不屑屑于日用生养之务，有不吾忌焚之者乎？吾徒又敢贴然<sup>⑪</sup>自以为天下方奉信吾道而不为之所乎？”是故陆海之内，穷僻险绝之地，地无不寺焉，寺无不阁焉，幸其有藏，而获存者兹其所用之心。呜呼！杰人不作，习谬踵<sup>⑫</sup>弊，二家之藏其可信乎？吾闻之上古圣人以玄默恭己而天下向化，佛氏阐教亦不至

①闾，音 tà，庸劣。

②汗，音 wā，地位低下。

③挈，提。

④醪，浊酒。

⑤榼，盛酒器。

⑥设，完备。

⑦炽，热烈旺盛。

⑧烬，物体燃烧后剩下的东西。

⑨矧，况且。

⑩闳，宏大。

⑪贴然，安然、平静。

⑫踵，沿袭。

文字而直指人心，以见其性。今藏之阁者，有五千四百八十卷，以惺悟<sup>①</sup>后觉，开海群生，此所以驰华轩而涉要津于宇内者，皆以言辞为相兢<sup>②</sup>也。习谬踵弊，夫岂今日也哉？虽然，人不皆上智也，教不皆无言也，藏经于阁，惧往者远，而来者放也。因言以识教，因教以入道，演法者所以待下士也。兹阁也，肇于元寻，迨我皇明几废。僧古峰礼于周定王，王为新之。嘉靖癸巳复怀义官李孟和、僧道悦、民张佐攀为还先王旧德，请于今王，王又为发财兴事，孟和董之各捐己资，以协其工，匝<sup>③</sup>岁而阁告成。左国玘乃述二家立教之意，交感互激，以所以告吾儒者，以告浮屠氏，使阁之藏得以为人心之藏焉，斯可矣，岂特巍然而照辉于众目者，直为霄汉之美观也耶？

### 施药亭记

明·李濂

嘉靖庚申春二月，开封郡守衍斋周公立惠民药局于天汉桥之上。上既定，乃脩祀岐、扁、太仓以来诸医师而落之。其寮<sup>④</sup>属金<sup>⑤</sup>谓公举久废之政以利民，宜纪其事于贞石，以垂示久远，乃问记于濂，记曰：开封旧有惠民药局，肇建于洪武甲子至成化弘治间。每岁取济源县香钱若干，置办药品，施济穷民，法至善也，后改为臬司<sup>⑥</sup>分署，而局遂废，药亦不复施久，无议举之者。自公之下车也，适大水为虐，民病滋<sup>⑦</sup>甚，而城中积水横溢，渰<sup>⑧</sup>浸民庐至不可以居。公相度地势，乃得其故。盖汴河贯于城之中，比岁湮塞，水无所泄。公下令开濬<sup>⑨</sup>之，水得通流，而天汉桥飞虹百尺，雄跨汴河之上，实为一方胜概。桥之东旧有河神庙，狭隘湫<sup>⑩</sup>陋，靡堪妥灵<sup>⑪</sup>。公仍故处改建神庙三楹，丹碧黝垩，焕然一新。乃于桥之西肇建惠民药局，而高广与庙埒<sup>⑫</sup>云。公复清查郡治前官地，民之僦廛者，岁可得白金若干，置办药品，足供一年之需，而济源县之香钱弗之取也。爰命医官杨孟贤等典其事，日施砭剂以济贫命之病

①惺悟，领会、觉悟。

②兢，小心、谨慎。

③匝，满。

④寮，同“僚”，官员。

⑤金，全、都。

⑥臬司，明清时期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主要负责一省的刑狱诉讼事务，同时对地方官有监察之责任。

⑦滋，增多。

⑧渰，同“淹”，浸没。

⑨濬，同“浚”，疏通、挖深。

⑩湫，音 jiǎo，低洼。

⑪妥灵，安置亡灵。

⑫埒，音 liè，同等。

者。议既定，乃白其事于巡抚大中丞临溪张公巡按、侍御月岩孙公暨藩臬诸公，咸嘉允之。抑是局也，路当通衢，民往来络绎弗绝。凡抱病而至者，咸集栅外，而内科外各司其专业，诊脉叩原，对症役药，疾者、痍者皆有所赖，坐使四境之民咸登于寿域，公之阴德及于斯民者可胜计哉！按《周礼》“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痍疾，而疾医领之”，今内科之所司者是已；“痍医掌肿痍、溃痍、金痍、折伤祝<sup>①</sup>药，刮<sup>②</sup>、杀之剂<sup>③</sup>，今外科之所司者是已”。《司救》“凡岁时有天患<sup>④</sup>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今之施药以救贫病者是已。我皇上子惠困穷仁，恩洽于四海，辇毂之下，累岁施药普济群生，天下臣民倾心爱戴。公仰承德意，施药于郡中，然穷檐蔀屋<sup>⑤</sup>之下，荒村僻壤之氓，多有疾病缠萦<sup>⑥</sup>，卧于床蓐，或竟夕呻吟，或经旬痛楚，欲求医药，苦乏购资。一闻施药之令，咸扶掖而起，迤邐而来，望州桥而引领，怀药裹以言旋，莫不感荷皇仁，讴吟善政，欢忻<sup>⑦</sup>鼓舞于道路之间者，盖千万其人也。昔范文正公自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其志盖欲济人利物云尔。公受命领郡，纲纪一方，有相之责矣，施药活人效医之能矣。一民疾病，则曰：“我病之也。”一民夭札<sup>⑧</sup>，则曰：“我毙之也。”不亟<sup>⑨</sup>起之，何以子之不亟廖之，何以休之心，禹稷忧世之心，而广岐、扁回生之术，良相、良医兼而有之矣。程伯子曰：“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公之谓也。公嘉绩著闻，超迁伊迹，尚赖后之君子谨视而即修举之，则阖郡生民之利，宁有穷乎？公名爻，字易夫，蜀之宜宾县人，甲辰进士。祥符县知县王堂全立石。

### 许忠节公祠碑记

正德己卯之夏，宁庶人宸濠肆逆<sup>⑩</sup>，维时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姚孙公燧暨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许公逵，抗义不屈，死之。嘉靖初，诏旌死事之臣，燧赠礼部尚书，赐谥忠烈；逵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赠礼部尚书，赐谥忠节。各荫一子，为锦衣卫正千户。遣官祭葬，并立祠于南昌。又各祠于余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后，浙江守臣又立孙祠于杭城都会之地，以风其乡之人。癸丑春三月，巡抚河南都御史蒲圻谢公存儒、巡按御史东牟浦公之浩谓：“杭既有孙祠而许祠未建，于汴二公死事，实同表扬之典，不宜有异。”乃咨诸藩、臬二司暨学宪臣，佥以为然。于是檄开封知

①祝，通“注”，敷、涂。

②刮，音guā，刮去脓血。

③剂，剂量。

④天患，自然灾害，如水灾、疫病等。

⑤蔀屋，草席盖顶的屋子。

⑥缠萦，缠绕。

⑦忻，同“欣”，欢喜、高兴。

⑧夭札，因疫病而早亡。

⑨亟，急迫。

⑩肆逆，横行不法，背叛作乱。

府王君抚民，择基于省城南关亢爽<sup>①</sup>之地，创建忠节公祠，鳩工<sup>②</sup>市材，为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庑楹亦如之前，设重门，缭以周垣，而龕几瓶炉之类，罔弗为之备，且属余纪其事于丽牲<sup>③</sup>之石。未几，二公以迁代去。嗣后都御史衡水杨公宜、莆田邹公守愚相继以巡抚至，御史孝义霍公冀以巡按至，复趣成之而祠乃完。终其事者，知府翁公时器、同知何君镗也。余惟忠义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风劝之典，弗以域异事。故南昌之祠公，死节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乡，又公应试、赴官、往来地也，抑体魄虽归葬固始，而魂气之无不之者，安知不徘徊<sup>④</sup>眷恋于斯地耶？顾汴人有弗能尽知公死事之繇<sup>⑤</sup>者，余摭<sup>⑥</sup>其概而书之。公讳逵，字汝登，世为汝宁固始人。幼负敏质，风骨秀异，为诸生，治毛诗有名。丁卯举河南乡试，明年戊辰登进士第。己巳授山东乐陵知县，有惠政及民。辛未剧贼刘七、齐彦名起畿甸<sup>⑦</sup>，转掠而东，攻焚郡邑，杀长吏。公能御寇，寇不敢近。乐陵台臣荐其才超，拜山东按察司僉事，兵备武定州。公出奇制胜，屡挫贼锋，斩获无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当是时，濠招纳姚源、华林诸贼，纵劫江上，攘<sup>⑧</sup>其赏以厚赂权倖<sup>⑨</sup>，将图僭<sup>⑩</sup>逆。公言诸当事者曰：“宁藩馈遗<sup>⑪</sup>贵近皆取给群寇，今莫若剪寇，则财困，财困则贿息，贿息则交解，交解则其恶白戢<sup>⑫</sup>，而吾志可行，不然后难图也。”当事者难之，其策竟不能用。再逾年濠益横，台谏交论，其久蓄异志，形迹已露，不可不问其罪。诏遣亲重臣往谕，且令之悛<sup>⑬</sup>。濠惶，乃值六月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抚孙公以下咸具币入贺，因大飧之。明日诸官往谢，濠颺言<sup>⑭</sup>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孙曰：“请出旨以示。”濠素忌公威名，又特问曰：“许副使如何？”公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曰：“我不能杀汝耶？”公曰：“汝能杀我，朝廷还能杀汝，特先后间耳。”濠令人执公暨孙公以出。公顾孙公曰：“我畴昔<sup>⑮</sup>之言，正谓有今日耳。”遂并遇害于惠民局，公时年三十六。秋七月提督军务御史徐姚王公守仁克复省城，擒濠于鄱阳湖中，而豫章之人咸具缟素哭奠公，如丧父母。呜呼！向使公剪

①亢爽，地势高旷。

②鳩工，聚集工匠。

③丽牲，指古代祭祀时将所用的牲口系在石碑上，这里代指碑石。

④徘徊，即徘徊。

⑤繇，同“由”，从、自。

⑥摭，拾取，摘取。

⑦畿甸，畿，国都附近的地方。“畿甸”指京师外围。

⑧攘，侵夺、偷窃。

⑨权倖，指有权势而得到帝王宠爱的奸佞之人。也作“权幸”。

⑩僭，古同“僭”，谋逆、篡位。

⑪馈遗，馈赠。

⑫戢，止，停止。

⑬悛，悔改。

⑭颺言，带着一定的目的故意说出要采取某种行动的话（多为贬义）。

⑮畴昔，以前、往日。

寇之策行，则濠之财用诎<sup>①</sup>矣。弗腆<sup>②</sup>厥贿，结纳寢踈<sup>③</sup>，内拘<sup>④</sup>靡通，外谋斯寢，其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而策卒弗售，谓之何哉？忆昔乙亥之岁，余观政户部，适公以佥事满三载上计京师，数会公于同乡燕饯之席，则见公气貌端雅，简重寡言。论者皆予公为大受之器，其后果以精忠大节表树于时，岿然为国朝名臣，可谓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者矣。公三子，长曰珩<sup>⑤</sup>，受荫官锦衣；次曰琬<sup>⑥</sup>、曰从<sup>⑦</sup>，俱美才。子孙蕃<sup>⑧</sup>且贤，天祐善人如此哉。余既述其事，而复系之以迎送神辞二章，俾<sup>⑨</sup>歌于飨祀之日以侑<sup>⑩</sup>公。辞曰：“旭日出兮扶桑，俨旌旆兮飞扬。抚长剑兮绣裳，窈环珮兮璆锵<sup>⑪</sup>。神之来兮兹惟故乡，陈蕙肴兮桂浆。丰豆俎兮中堂，絙<sup>⑫</sup>瑶琴兮吹参差。巫缓舞兮祝进辞，怀佳人兮我心悲。云黯澹兮飘寒飈<sup>⑬</sup>，灵剌剌<sup>⑭</sup>兮光陆离。聊弭节兮慰我思。右迎神。神去兮何之，天门兮逶迤。骖赤虬兮导玄螭，云駟<sup>⑮</sup>举兮予莫可追。莫可追兮奈何，悼往事兮涕滂沱。天无二日兮不知其他，正气塞兮八极。蹈白刃兮靡惑，国维奠兮臣准。植凜如生兮以直，神所至兮敷德，惠我民兮登黍稷。右送神。”

### 县署碑记

明·曹金

祥符，故陈留浚仪地，史称“四通八达，水陆都会”。是已高皇帝疆理<sup>⑯</sup>图天下，罢汴梁路，署省部，县九十三，而祥符隶省会，繁号第一，何以故？盖直指藩臬<sup>⑰</sup>长诸大夫、郡守丞以下群然分部临之，而清戎<sup>⑱</sup>、督鹺<sup>⑲</sup>、屯马、榷<sup>⑳</sup>储、恤膏<sup>㉑</sup>，台、

①诎，短缺。

②腆，凸出或挺起。

③踈，同“疏”，分散，不紧密。

④拘，同“构”，组合、结构。

⑤此处疑为珩，即珩，悬挂在耳旁作为装饰用的玉。

⑥琬，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当耳处的玉、贝等装饰物。

⑦此处疑为琕，玉佩相击的声音。

⑧蕃，繁盛。

⑨俾，使。

⑩侑，报答。

⑪璆锵，音 qiú qiāng，玉石撞击的声音。

⑫絙，拧紧（弦）。

⑬飈，疾风。

⑭剌剌，闪烁貌。

⑮駟，古代一种有帷幔的车。

⑯疆理，划分、治理。

⑰藩臬，明清对地方布政使和按察使的简称。

⑱清戎，清军御史别称。清军之职，一清理隐匿、逃亡之军籍，以补军队之缺；二清理所临州府之军卒数。

⑲鹺，音 cuó，盐务，指经管有关食盐的事务。

⑳榷，专卖。

㉑膏，疑为膏，灾异。

省、部、寺诸使者暨四方衔命<sup>①</sup>之士又夙夜干旌<sup>②</sup>相望于道，有司即强有力者率疲于奔命，不遑<sup>③</sup>食息，小民供亿<sup>④</sup>困敝从可稽已，此犹其正也。乃其事关八郡，猝而举，往往资具目前则遍之为累，不可胜穷。洪武初编户百七十有五，逮正统中，才七十年所而耗者什二，今更百五十馀，襁<sup>⑤</sup>沟壑转徙殆且过半，曷以堪事？余尝有慨于中，曰：“当途者而所司或引嫌莫以状闻，吾恐邑之日削月枯，不陵夷丘墟不止也。”今天子隆意民牧铨宰，体明德，求良吏，才得祥宇。李公来领县事，雅抱<sup>⑥</sup>左右斯民之志，故始至辄问民所疾苦，究今昔登耗<sup>⑦</sup>之繇而慨焉，谨身率先，日孳孳务宽厚廉平，与民休息，尤毅然以拯<sup>⑧</sup>偏庇民为己任，一切条注晓然如星日丽天，盖专一子惠而非汲汲务名者也。甫期月而政成，间进父老于庭问前令所有声迹赫奕可法程者，邑故无专乘，而蚩蚩<sup>⑨</sup>二三父老无所省记。公作而叹曰：“前事不忘，后事之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非予之责而谁耶？”于是过余请记题名。余谢不敏，而感公之加惠敝邑，意蒸蒸<sup>⑩</sup>，厚无穷，敢不敬诺。余惟太史公表汉将相名氏岁月以诏<sup>⑪</sup>来者，后世师其意为题名，要以彰媿<sup>⑫</sup>恶、示警劝云尔。宋司马文公正纪谏院题名，日后之人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忠诈曲直”。嗟乎！独司谏也哉！祥符肇建迄千今二百馀年，阙而不录，岂贤者日不暇及而否者幸其亡所指，与余闻见寡陋，爰稽载籍，询故老，厘厘<sup>⑬</sup>得三十六人名氏，而岁月宦迹皆湮远，莫得而详焉。嘉隆来耳目所睹记，惟重庆蹇公理庵之严明、涪州刘公怀竹之仁恕，二公皆约己爱民，而民到于今思之。其继今以往莅斯邑而鉴斯石者，宁无睹河洛而思禹之心哉。夫此一邑也，困敝于二百年之久而苏息于一岁之间，且将举世世而登之衽席之上，非公惠之而何？余故曰：“公之加惠敝邑，意蒸蒸，厚无穷也。”公讳天麟，字仲仁，庚辰进士，牧马千户所籍，山东武定州人。

### 贡院记

高皇帝疆理天下，著科宾贤，令郡国、都会辟大比文士之馆，曰贡院，务在登儁<sup>⑭</sup>哲敷，治理至重也。河南省贡院，洪武初即元故平章竺氏宅，隘甚。宣德间徙城之西

- ①衔命，奉命、受命。  
 ②干旌，指好善或好善的显贵者。  
 ③遑，空闲、闲暇。  
 ④供亿，所供给的东西。  
 ⑤疑为裸，祀。  
 ⑥雅抱，高雅的情怀，常用为敬词。  
 ⑦登耗，增减。  
 ⑧拯，救。  
 ⑨蚩蚩，无知、痴愚。  
 ⑩蒸蒸，纯一宽厚貌。  
 ⑪诏，告诉、告诫。  
 ⑫媿，měi，美好。  
 ⑬厘厘，即“仅仅”。  
 ⑭儁，同“俊”，才智出众的人。

南隅，其地卑卑。天顺壬午水溢，城荡为沮洳<sup>①</sup>。会征士期，逼所司卜亢爽，徙今址，制出草创。弘治戊午，台使李公瀚决策增修，庶几苟美矣，迄今八十二年。所岁事粉饰，徒夸外耳，内实寢敝，其士舍板屋，一当传烛，赫焰熏天，癸未京闱之灾可骇也。嘉靖甲子，监临颜公鲸惻然念之，令有司渐易以砖，期数年，襄事有司动称时拙，因循十且六年易才十之二上。四年丙子，今藩司伯郑公以臬长至，适监试事，每叹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奈何轻数千人以尝试于不测哉？”今年己卯，公已迁左使，实在事乃谋诸右使。张公曰：院以贡名，要在吁俊策勋<sup>②</sup>。王家视官舍直遽庐<sup>③</sup>耳。今有于官舍一，弗当辄举。中人之产不少吝，第令吾审时，务节约提调之谓何？会侍御苏公，慎重文事，按节他未遑即诣院，周览指画，具有成议，以闻于中丞。周公诤然，亟允所请。于是程功度能，卜日兴事，鸠良材坚甍，以振起其颓坏，而金碧丹堊之，一洗堂庑、台榭、门阼<sup>④</sup>、垣墉之旧，悉与更始其砖舍，二千八百有四。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来会御史，坐门屏檐溜下不能容，今加深广七筵，拓以重轩，俨然一堂焉。往检视士诸司府，率当衢结庐以居，创置二厅，署于院门两旁。左曰“司厅”，右曰“府厅”，皆门二重，庭三楹，东西厢六楹。至是内外巍乎，焕然一新大观矣。经始于春正月，七阅月而卒工。财用出公帑二千金，民无所预。郡太守薛君嘉成事，来属余纪诸石。曰：斯于闕宫，厥事述颂旧矣。乃此贡院，因仍将再历甲子，而大备于今日。当事者甚盛意也。义宜有述，以诏来者。余谢无能为役。而又抚今怀昔，不能已于言。夫人精神智虑鬯<sup>⑤</sup>于安舒，而缩于矜持，何者？势固然也。始余为诸生，两试于此，同事每相戒勿烛，即不第末耳。夫以校士之场，而使人兢兢然，图苟且毕事，如朝廷简士何？今而后，士之操铅槩业其中者，相与鬯意研精，逭<sup>⑥</sup>于懔懔<sup>⑦</sup>，何其幸哉！抑余有所感而愿窃有所规焉。《易》神农作市，致天下之货交易各得其所，史称珠玉传集于市，圣人得之以为宝。惟此文院大会全河之髦士<sup>⑧</sup>，人抒所蕴，珠玑琳琅，璀璨错陈，固一都市也。使士而繇是登天府为大宝，上下无负，各得其所，以称于天下。后世曰，自郑公院之修也，得士为宝，则其功孰大焉？其或诡连城而售燕石<sup>⑨</sup>，以惑当事，缙巾重裘，端冕以发，将为周人笑之，如

①沮洳，低湿之地。《诗·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孔颖达疏：“沮洳，润泽之处。”

②吁俊，招呼贤人。《尚书·立政》：“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孔颖达疏：“招呼贤俊之人，与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策勋，记功劳于策书之上。《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杜预注：“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

③遽庐，典出《庄子·外篇·天运》：“仁义，先王之遽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郭象注：“遽庐，犹传舍。”古代驿传中供人休息的房子。犹今言旅馆。

④阼，音 shì，门槛。

⑤鬯，同“畅”，痛快地。

⑥逭，逃避。

⑦懔懔，危惧的样子。语出《尚书·泰誓中》：“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⑧髦士，俊秀之士。语出《仪礼·士冠礼》：“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⑨燕石，燕山所产的一种类似玉的石头。以“燕石”喻不足珍贵之物。《太平御览》卷五一引《阙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端冕玄服以发宝，华璪十重，缙巾十袭。客见之，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甍不异。’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文院虚车何项者。余闻诸星家者云：岁星当梁宋之分而考之，权氏祜应有曰，端人哲士，连茹播职。今院之成，适逢其会，不谓发于人，格于天哉？是役也，周公名鉴，平凉人；苏公名民望，长垣人；郑公名云璿，闽县人；张公名天驭，深州人；薛守名纶，天成人。俱进士。董役二郡丞开封薛君选、卫辉李君恩宠，俱洋县人。举人倡议，协谋于法得书，而郑公之莅河藩也，三易官箴，端表轨物，明照秋毫，创利剔蠹，百废具兴，此其概云。

## 宗公祠记

明·衷贞吉

万历庚辰，豫章衷子再视河南学政，乃登有宋氏故墟，北眺李固渡，环视宋忠简二十四壁及连珠砦故处，鞠为草莽，不可复识。于是俛而思，仰而叹，涕潜潜下，盖伤其有臣而弗克究厥施云。及询忠简祠，祠在武成祠右，创自前巡抚阳华章公，而祠事不举。衷子乃按《宋史》陈宗忠简往迹白抚台周公暨褚公、巡台许公，檄郡邑守，令岁祀如典。或问衷子曰：“祠何祀？”衷子曰：“祀忠，亦祀功也。”曰：“忠简忠矣！若夫中原板荡<sup>①</sup>，二帝蒙尘，宋之削也日甚，忠简忠谋谏议<sup>②</sup>，卒莫能用。盖弗克究厥施也，功则云何？”衷子曰：“唯唯否否，夫人臣之义惟利社稷、永国祚为上，保土次之，舍是何功焉？当女真之入也，康王尝再使其军。忠简迎而谓曰：‘萧王一去竟不返矣。今敌又诡辞以诱大王，愿王勿行。’及都城陷，赵氏举族皆北，康王固无恙，乃正位握符，使宗庙血食者几二百载，是谁之力也？使当时无忠简则无康王，无康王则无南宋。所谓‘利社稷、永国祚’者，非邪？或谓女真济李固渡，忠简不蹶其后，乘舆北迁，忠简不死其难，斯言固矣。然当其时，内无重兵，外无强援，苟捐躯赴之，虽得死所，如天下事何？忠简乃草二十四疏，乞回銮复旧都，安内攘外，以雪不共戴之耻，竟不果行，忧愤而卒。垂绝之馀，犹连呼‘过河’者三。悲夫！悲夫！使百世之下，闻其事思其人，喟然永叹，涕潜潜下。矧当其事哉！若忠简，吾独伤其弗克究厥施也。”忠简尝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尹，有保土之功，土人至今思之不忘。阳华公乃因土人之思而建祠，祠礼成，余为迎送神辞三章，书于丽牲之石，俾祀者歌之以侑享云。其辞曰：采蘋兮河皋，涓壘<sup>③</sup>兮清流。华予裳兮沐兰汤，冀美人兮予游。髣髴兮乘云，羌欲下兮夷犹。夷犹兮奈何，蹇予思兮涕滂沱。灵连蜷兮若有顾，慨长望兮浩歌。右迎神。坎坎兮击鼓，吹参差兮堂下。陈清醑兮肴芳，絃琴瑟兮代舞。君归来兮佩陆离，抚长剑兮把琼枝。右我俎兮皇皇，恍若见兮委蛇。聊弭节兮偃蹇，君欣欣兮孔媿<sup>④</sup>。右降神。暮云兮霏霏<sup>⑤</sup>，回风兮泠泠。天门辟兮君旋，驾赤

①板荡，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

②谏议，正直的议论。

③壘，古代的一种盛酒器皿。

④媿，玩乐，嬉戏。

⑤霏霏，音 fēi fēi，浓云密集的样子。



虬兮双旌。山有崖兮河有洲，心思君兮君不留。祀不忒兮我享，惠我民兮故丘。右送神。

## 西关记

明·张同德

大梁为中原上腴，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车市舶，鳞次而西至于大梁门外，联接稠<sup>①</sup>，旅邸栉比。关外旧建重城，置四门，居然一都会也。郡城故窞<sup>②</sup>下潏水为泽国，一遇雨潦<sup>③</sup>，积水无所渗洩<sup>④</sup>，行者曳足<sup>⑤</sup>泥淖中。万历癸卯连雨数月，稼穡亡所收，米价腾贵，郡邑、学舍、衙宇皆坏，五关城垣瓦石剥落，自城濠直抵土堤。水深丈许，车马不得通行者以舟郡西迎恩门，毁其郭<sup>⑥</sup>。明年大饥，加以疾疫，流殍<sup>⑦</sup>载道，岌岌乎无民。会藩臬郡邑之长皆入覲，督学使者新都左海吴公守臬司篆深念国家设守土之臣，职在修葺城池，保息士民，今殍孽窜移，里舍相望，国门之外汇为淇<sup>⑧</sup>流，成碑坏而不治，荒政废而不举，伊谁之咎？夫济大事者藉人力，动大众者，占天时，时疹未息，民力何有？乃饬<sup>⑨</sup>境内已责，缓征、平糴、施赈、画地、设粥场以哺<sup>⑩</sup>饿人。乡正监之。公日周视其地，全活者几千万人；命官直局广施医药，病旨<sup>⑪</sup>赖有瘳<sup>⑫</sup>，既民有起色免于沟壑。而麦秋未登，公忧枵腹<sup>⑬</sup>之民何以继也，乃下令曰：“时之不易，患在无民；民之既戾，患任无政。我有征缮，非以厉下也，收待哺者以佚道，使之上赋其庸，下食其力，不亦复乎？”四境内外莫不欢然，匍匐而往受事。公乃鳩工聚材，百废具举，始饬郡邑、学宫、庙庑、堂舍，达于桥门，撤腐易新，丹堊黼藻<sup>⑭</sup>壁水<sup>⑮</sup>，既以改观。修桥梁、塞潦水<sup>⑯</sup>，五关之外巨壑填为驰道，行者舍舟筏，而车马无徒涉之忧。乘城治陴，葺五门之残缺者，西关迎恩门楼櫓俱坏，则举而更新之，筑虚起

①稠，同“稠”，捆束。

②窞，低，低洼。

③潦，雨水大。

④渗洩，同“渗泄”，泄露。

⑤曳足，坐或站时用脚在地上拖来拖去。

⑥郭，古代城圈外围的大城。

⑦殍，饿死。

⑧淇，疑为“洪”。

⑨饬，整顿。

⑩哺，吃。这里为给予食物。

⑪疑为“者”。

⑫瘳，病愈。

⑬枵腹，空腹，饥饿之人。

⑭黼藻，原意指华美的辞藻或文字，语出《尚书·益稷》。这里指花纹、雕刻、彩画之属。

⑮壁水，泛指读书讲学之处。宋·陈亮《谢留丞相启》：“如亮者才不逮于中人，学未臻于上达。十年壁水，一几明窗。”

⑯潦水，雨后积水。

颓，瓮瓮孔坚，丽谯<sup>①</sup>干云，雉趾<sup>②</sup>炫日，屹屹言言，足以肃视，望而树保障。考卜于某月之吉，越三月而竣事。问其经费，则奉人之羨<sup>③</sup>也，学田之蓄，赎醵<sup>④</sup>之积也。考其程事，则身为植、日为省也。土中程、材中度、饩<sup>⑤</sup>称事，吏胥不得牟，邑里无所扰，政之善经哉！夫补助兴发，除道缮城，先王之明训具在。菜色盈野，移粟何为？杠梁失政，乘輿奚补，非所以广德施而示荡平之路也。从政者避事而畏议，兢兢自守，世务民晷<sup>⑥</sup>，藐不相属，夫且为蘧庐？夫且为秦越何軫念<sup>⑦</sup>之？与有乃若饰文其而图一切责成者、缓受事者，麻<sup>⑧</sup>上议赈施而泽不下究，上议经营，下不过堇堇涂墍以报成事，欲考实功而布实惠，难矣。吴公处官如家，视民如子，其所勤事忧民者，不难以身先之。故义激子来，功成不日。起嗷嗷者，莫不含哺属厌，惠不费而劳不怨，卒以集事而得人和中土子遗之余息，公实大有造焉。公为当代山斗，秉宪衡文，一以真心实学倡多士，士皆斌斌乡化<sup>⑨</sup>。乃其蒿目<sup>⑩</sup>利弊，存恤民隐，计画周详，而勤施不倦也。又彰彰如，是誉髦<sup>⑪</sup>有造，则敬敷之规也；劳来拊循<sup>⑫</sup>，则芾棠之遗也。佚道使民，悦以忘劳，则芑黍之思也，秉心塞渊，靡事不举，公之隆施不亦溥乎？郡邑乡约、耆民、方孝等聚族而谋，碑欲以纪事颂德，则抵张子同德问记焉。张子曰：“唯唯。公之永赖，在荒度<sup>⑬</sup>；公之仁恩，在生齿<sup>⑭</sup>。周道坦坦，履且视焉。奚取丘里<sup>⑮</sup>之言，出而赋正，人保王躬，山甫城齐之役，烝民具矣。公行当陟台衡而综庶绩，柔惠万邦，何止吾土得受明赐？”诸乡耆复进曰：“匪往曷程，匪载曷征。愿假言于子，大夫而托不朽也。”张子敢不敬诺，遂籍之而勒诸都亭之石。

### 岳武穆王庙记

城南朱仙镇旧有宋岳武穆王庙，创建于成化戊戌，恢拓于正德庚辰，迨隆庆庚午迄万历丙子，再重新之，今又三十馀年。岁久敝矣，庙岿然在而弗坚也，弗飭也。邑

①谯，谯楼，古代城门上建的楼，可以瞭望。

②雉，城楼。趾，同“址”。

③羨，有余、剩余。

④赎醵，音 shú huán，赎罪的银钱。

⑤饩，音 xì，俸禄。

⑥晷，音 yán，僭越，超过本分。

⑦軫念，悲痛地怀念，深切地思念。

⑧麻，音 yǔ，（事物）恶劣，坏。

⑨乡化，趋从教化。

⑩蒿目，极目远望。

⑪誉髦，指有名望的英杰之士。语出《诗·大雅·思齐》：“古之人无斃，誉髦斯士。”

⑫拊循，抚慰。

⑬荒度，大力治理，统盘筹划。

⑭生齿，古时把已经长出乳齿的男女登入后来指户籍，借指人口、家口。语出《周礼·秋官·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

⑮丘里，田里之间。语出《庄子·则阳》：“少知问於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成玄英疏：“古者十家为丘，二十家为里。乡间丘里，风俗不同，故假问答以辩之也。”

侯王公谒王庙，仰而叹曰：“斯非王驻师地耶？挽牛车、载粮糗，焚香以迎义军者，今非其遗黎耶？王之功惟朱仙镇为大，其神固世世在也，庙胡可弗修也？”乃捐羨馥，庀<sup>①</sup>物材，程工鳩役，补其缺漏，而焕以丹堊，经始于某月，越某月而竣事，乃移书同德命碑焉。自古佐命宣力，定倾戡乱之臣，固未尝称乏，未必人人庙也；即庙矣，亦未必人人思也，而独庙王？过王庙者无弗谒王，又皆肃然敬，怆然悲也，何以得此也？人臣遭时遇主，身名俱泰，得以究其所施而不负其志，功加天下世，与之忘焉。无论其远，即三代以下，如萧、曹、贾、邓、房、杜、李、郭、韩、范诸臣学士大夫类，能言之而询之里人，牧豎有识其姓字者乎？国有虎臣，社稷之卫也。上蔽于昏主，中制于权奸，矫诏班师，且陨其躯，功隳身戮，为千古遗憾，此志士之所愤，而土人之所思也，奚弗庙也？祸莫潜于君辱国蹙，策莫失于和戎忘战，存亡判于呼吸，而国势悬之旦夕者也。王志存恢复，力排和议，身经百战，所向成功，至郾城、颍昌之捷，敌将授首；进军朱仙，以少摧众，彼国号令几不行于河北；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兵将计日来会，敌之部将亦且惴息<sup>②</sup>而率众内附矣。此时王进则敌退，王退则敌进，固事之间不容发，而阉<sup>③</sup>外专制之义，王岂不能辩此？使不受诏而终济师，复中原，迎二帝，扫陵寝，归朝待命，宜无不可，奚为班归也？盖势之不得不归也，王不足以制桧而为桧制，不受诏而冒不顺之名，桧必使代之将而夺之兵，王何以自处，亦何辞于天下？又非独义不顺也，即不班师亦未必其成功，何也？王固万人敌，两河虽响应，而当时张、韩、王、刘诸将各分要地，犄角相援，足以分金人之力而慑其气。今诸将皆奉诏退矣，女直重兵尚厚，集于燕云之北而未撤也，王以孤军抗强敌，深入而无援，敌将悉其全师萃于我，胜负之机未可保也，奈何咎王之班师也？贤人君子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颠覆，智炳几先，哲遵时晦，宋高之怯懦不足恃也，王知之也；桧之通敌误国，欲和而不欲战也，王知之也；敌几遁，而诏之班师，是必不欲王之成功也，王知之也；假令金牌班师之后，力解蕤枢，口不言兵，如世忠在口湖之上，使桧不吾忌，敌不吾疑，王虽不任事，而干城金汤固隐然在也。宗社有灵，天心默牖，倘敌人败盟，而高宗悔祸，桧恶方茂<sup>④</sup>，而天夺之年，奋滉池之翼，收桑榆之功，冀或然之数而隐忍以图后效，计未晚也。迨庐濠、淮西之役，诸将皆观望不敢进，王提兵入援，金人望风遁去。更以世忠摇扇之诬语泄而中怒于桧，是金人之所不得逞志于我者，独以王在，王在而和议必不成，桧何能一息不欲甘心于王也。桧之谋与敌通，俊之计与桧合，群小传会锻炼，王始不得免矣。子玉死而晋再胜，伍员浮而越兵入，道济诛而拓跋肆，人亡国瘁，殷鉴岂远？今敌患方棘，无故而戮一大将，使金人酌酒相贺，是以胜算

①庀，具备、备办。

②惴息，音 shè xī，是指因恐惧而屏息。

③疑为“阉”。

④恶方茂，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方蔑尔恶”，肆意为恶抖威风。

予敌，而自承其敝也。夫死何足为王恫？王死而败，其垂成之功，宋事去矣，实此之为恨耳。王何以死哉？嗟嗟渭南之屯，仲达困矣；将星之陨，谁则为之；朱仙之战，兀术败矣；金牌之召，谁则促之？天不祚汉而诸葛死，天不祚宋而武穆死，其有废也？谁能兴之？人谋虽臧<sup>①</sup>，无如命何。顾求胜于天，即豪杰之士，无以挽国运之阨，迨天道还公论，昭善善恶恶，又不可以成败论也。人代兴亡，云驶鸟逝，丹心正气，虽死犹生。王之死也，历世五百馀年，无论权奸朽骨荡为飞尘，即宋之宫阙寝园，亦易陵谷而秀禾黍。独王英灵炳烁，千秋如在，使人慕义，吊忠发指而涕从也，王其不没乎！昏庸如宋高夫何足责，而桧之夫妇也，俊也，高也，楫也，直大彘视之矣，卒被恶名有以也。夫王公讳复兴，山东郓城县人。举万历辛丑进士。治邑善政，不易更仆<sup>②</sup>，乃其大要。惟是宣明教化，赏善革奸之为，兢兢簿书之暇，百废俱举，岳庙之修也，亦彰往诏来之一端云。同德既为之记，乃系迎送神辞三章，俾歌以侑王。其辞曰：桂殿兮芝房，森画戟兮长廊。辟天门兮显赫，驾飞龙兮翱翔。蹶云汉兮执招摇，历鄂渚兮撼胥涛<sup>③</sup>。览相州兮北涘，寻故垒兮南郊。羌若来兮河浦，泝流澌兮延伫。神缥缈兮何归，望不见兮怨苦。右迎神。霓旌兮云旗，挟威凤兮骖文螭。瑶席兮高张，神之来兮风飏飏。陈桂醕兮馐蒸神，何为兮怨恫。燕云渺渺兮望龙舆，麦秀渐渐兮愴故宫。剗<sup>④</sup>桧腹兮齧<sup>⑤</sup>长舌，俊为戮兮殪<sup>⑥</sup>楫高。神赫赫兮怒夷，二帝口兮可雪。右降神。巫纷进兮拜舞，絃琴兮交鼓。灵皇皇兮居歆，阴霏霏兮堂户。礼告成兮旨酒欣，霓来御兮气缤纷。宪劲前兮云为殿，廉先驱兮冥洒尘。挟日月兮齐光，调四气兮若雨旸<sup>⑦</sup>。貽我民兮稷黍降，丰年兮穰穰。右送神。

## 役支记

明·王惟俭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sup>⑧</sup>矣，然未有穷四海之物力，争胜于冯夷，如吾世之烦费者也。亦未有总一省之征缮<sup>⑨</sup>，责办于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无论往岁比<sup>⑩</sup>者朱旺口

①臧，善、好。

②更仆，更番相代。

③胥涛，汹涌的波涛。

④剗，音 tuán，割断、截断。

⑤齧，原意为切成小块的肉，这里用如动词。

⑥殪，杀死。

⑦旸，天晴。

⑧孔棘，艰危、困窘。

⑨征缮，征收赋税，修治甲兵。《左传·僖公十五年》：“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以死无二。’”缮，整治，备办。

⑩比，连续、频频。

之役，公家之所征求，私室之所饷输<sup>①</sup>，几当县官岁入之半，而悠悠之论尚有异同乎？何容易也。昔宣防<sup>②</sup>之筑也，下淇园之竹以为楗<sup>③</sup>，故孝武歌之，谓“搯长菱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彼其薪菱，即今所赋之梢草也。当是时，河决瓠子。瓠子，今开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遥矣。天子亲沉嘉玉良马，公卿从官躬负土薪，可谓焦劳<sup>④</sup>矣，而材仅取故，有尚不能督之于郡一邑也，无乃以事之难卒致而役之难，独累乎奈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馀万之梢草而独办之都会之一邑耶？邑故额六万，今十倍之矣，甚矣哉，变法之误也，始尝试于万一之有利，旋隐忍于利害之不偿，而终以大害贻之后人也，盖始之射利者，贾征逐之，资操畚者赖缓急之便，若微见其利，未几岁匪恒稔，弊渐旁滋，即变法之人未转毂<sup>⑤</sup>而已立，睹其害矣，而业自误之，不欲更也。卒之官赋有颇，物直益涌，支纳丛奸，监守重累，中人之资役不毕岁而家徒四壁立焉。数十年来苦累萧索不知几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小民之避之也，若渊堑虎狼之不可向迳，而官府之请谒，里胥之追呼，亦不胜其扰焉。会我邦君，有慨往谬，因力陈其不支之状，而当事者亦重念之，累议累驳，累减文移之往来，上下之参订，凡七有阅月，而始竟其说以通融之，于滨河之州县，因地之腴瘠，酌数之多寡，西达陕虢，东尽梁宋，赋凡四十馀邑，而兹邑梢草之存者止三万矣。以故额论，则以十年敌一年之役；以今额论，则以二十年敌一年之役，自是而兹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郡之区也，力饶而易举，地迳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会也，轮蹄之辐凑，百凡节<sup>⑥</sup>给焉，悉索敝赋不克是惧，而可复以诸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陕，折而东北，委蛇河洛之郊，崩腾怀卫之墟，啮蚀几邑，荡析几郡，岂其兹邑之独虞也者？独怪守土者据城府之见，分域之私，以致初议之艰也吁，亦不怨矣，不佞因是而叹，复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遯变法之日，垂十馀年耳，而遗老之口不得要领，故牒之稽复归磨灭，岂其放轶以至于斯，无乃疆场既殊，肝肠自易而遂不欲出之以为证耶？更数十年后何所底止乎？且今之法亦稍稍非旧也，旧取给于诸郡，今取给于滨河，有如异日者，复更其说，则一邑之孤，乌能胜多口之器乎？故邑中士庶金议，欲永其事，且以当事，乃邦君之美也。爰树贞珉<sup>⑦</sup>于邑之侧，不佞以是役也。始事之误，流祸十载，此其义在《柔桑》之三章，所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者，非耶？今兹之减民若更生，此其义在《大东》之章，所谓“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者，非耶？然自当事之轶恤，暨我邦君极议而卒成之也，议岂筑舍乎？此其义在《洞酌》之三章，所谓“岂弟君子，

①饷，祭祀。输，送给、捐献。

②宣防，即“宣房”。典出《史记·河渠书》。西汉元光中，黄河决口于瓠子，二十馀年不能堵塞，汉武帝亲临决口处，发卒数万人，并命群臣负薪以填，功成之后，筑宫其上，名为“宣房宫”。借指该处之黄河水。泛指防河治水。

③楗，堵塞决水口所下的竹木草石。

④焦劳，焦虑烦劳。

⑤转毂，飞转的车轮。比喻行进迅速。

⑥仰，天津古籍本为“仰”，底本为“节”。

⑦贞珉，石刻碑铭的美称。

民之攸暨”者，非耶？邦君为王讳复兴，究之郟城人，善政具在舆诵<sup>①</sup>，而兹特其一云。

## 游梁祠记

明·方大美

观风之命，揽辔中原，顾瞻嵩河之遗首，莅大梁喟然叹曰：“此孟轲氏远应惠王币聘之邦也，庶几哉，仁义之风犹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详观也，乃先之卫，睹淇水而兴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勤学，诗人所为赋《淇澳》也。今之卫，其有以学问相切磨者乎？而胡未之闻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为之更飭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遡灋澗之流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也，禾黍之嗟久矣。千载而下有程伯淳兄弟者，崛起以续孟氏之传，开道南之绪而今将安归也。无已于二先生祠加飭焉，庶其有兴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莪朴之遗教固在，何誉髦之寥也。”之蔡而忆《蔡仲之命》曰：“迈迹诚在我哉，于谢良佐见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夫。”及之陈、之宋则曰：“羲皇画卦之迹遐哉，邈矣，后之言《易》者何纷纷也载。”考孔子绝粮伐木故处，今俨然庙貌在焉，岂不树斯文之帜哉？顾谁过而问之？至是而巡历所及，车辙遍乎中原之境矣，乃还而税驾于大梁焉，以语干藩臬诸大夫曰：“世降道微，圣贤不作，朴散淳浇，久矣。向予观于四境犹会省也，今观于会省亦犹四境也。夷门豪侠遗韵尚存，而仁义之风益渺矣，奈何挽而昭揭之。”诸大夫起而应曰：“观民设教，雅先生职，端轨齐物，唯先生能，仆辈第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风俗之表，倡在士人。士人之兴起，在教化。语云立的，以示之标射者期焉。设炉以鼓之，铸顽者化焉。树标莫如崇贤，善铸莫如敬业。孟氏仁义之学，士人之标的也。倘惠徼圣贤之灵，群子弟而讲习之，垆冶之中其有顽金乎？为之奈何？”金曰：“游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学舍未备，可创而构<sup>②</sup>也。祠修则崇贤有仪，馆备则敬业有所。崇贤以示之标敬业，以鼓之铸不亦可乎？”予曰：“善。”乃捐贖三百馀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为殿六楹，祀孟夫子，其上以万章、公孙丑诸弟子配。前为门，题曰“仁义之门”。又前为门曰“游梁祠”，仍其旧也。殿之北建讲堂六楹，扁<sup>③</sup>曰“性善”，其东西各列号舍十八间以处诸生。亦既备矣，然供仪之费无从出也。于是诸大夫各捐贖羨买地若干顷，坐落祥符之某乡岁收租银若干，贮之理问所<sup>④</sup>，支給听之。守道循环，报之本院。着为令甲<sup>⑤</sup>，至若督率必简，师儒教育务得英

①舆诵，众人的议论。

②构，结成、组织（用於抽象事物）、虚构、构思、构想。

③扁，通“匾”。

④理问所，官署名。掌勘核刑名。元代行省设理问所，明代承宣布政使司也设理问所，清沿其制；其官有理问、副理问。

⑤令甲，原指第一道诏令或法令，后为法令通称。

士，学术一尊孔孟，诸大夫均有师帅<sup>①</sup>之寄，不得倭焉。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会，教化之任在官司，学问之宗在圣贤。性善仁义之说，固孟氏所以愿学孔子而继伏羲周文之统者也，土<sup>②</sup>患舍此弗学耳。诚学焉，如卫武切磨之功，毫而靡勑；如两程子之先识仁，以诚敬存之；殫上蔡切问近思之力，究康节内圣外王之学，济济彬彬，人以表率乎乡里，出以楨干乎邦家。俾后之观风者曰：中原古圣神名区，今犹昔也。猗欤休哉！予于诸大夫今日作人之举不有荣施哉！是所望于诸来学者，爰书之为此祠，记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赞。其成者方伯，易者登瀛袁君奎，宪长蔡君逢时，大参徐君即登、朱君思明，宪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宪佥延君论泊、开封府太守冯君盛明，董<sup>③</sup>之者郡倅朱勤而、知事薛国俊效奔走也。例得并书云。

### 修城碑记

明·陈所蘊

河南行省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国地。其城即宋内京城，周可二十里而遥。盖艺祖仍周旧，无所恢拓，神宗朝始更而大之为四十里，则今外土城云。外城久倾圯，仅存故址，内城以甃石故，独完好。万雉云连，屹屹言言，望若列嶂，壮都会也。惟是敌楼阙如所从来久，吏于此土者后先得代去，置不问，未有议及创建者。岁万历己亥，临川曾公以大中丞节镇抚两河，建牙<sup>④</sup>其地。一日，偕藩臬诸大夫行城四顾而叹曰：“城以卫国，楼以翼城，匪直为观美也。缓急世所时。有敌垒在郊，惟是守望为兢兢，受兵登陴之士势不能不践更<sup>⑤</sup>、传餐<sup>⑥</sup>、番休<sup>⑦</sup>、蓐食<sup>⑧</sup>于是焉，在且也，昼堪终日暴，而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风雨不时至，能任其漂摇淋漓乎？矢石之弹射将坦腹而受不一趋避乎？不待敌人攻我，我业已坐而自困矣。即金城千里何为是？当亟议蚤图者，顾安所得金钱为营度费。于时方伯姚大夫进曰：“明公为一方计深远，不佞敢不仰承。不腆筦库<sup>⑨</sup>所积，奇羨若而金计足，充聚材鸠工用，旦夕俟命，毋徒为中奄攫取以归尾闾<sup>⑩</sup>。”中丞公大喜过望，谋于部使者东明崔公，崔公良以为然。即日命官董事，不逾月告成矣。嗟乎！大梁地四冲，东接齐鲁，南走芒砀淮泗，西邻秦晋，北抵

①师帅，古代官职名称。《周礼》所载兵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以命卿为军将。每军五师，每师二千五百人，以中大夫任师帅。

②疑作“士”。

③董，监督管理。

④建牙，古代官员接受命令自行开设府署。

⑤践更，轮流，替换。

⑥传餐，开饭。

⑦番休，轮流休息。

⑧蓐食，早晨未起身，在床席上进餐。谓早餐时间很早。

⑨筦库，仓库。筦，钥匙。

⑩尾闾，古代传说中海水所归之处，现多用来指江河的下游。

韩赵，南界蕲黄、襄郢，地势平衍，无重冈复岭为界限，四方有变祸未不中于梁者。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方今天下虽陆誓水粟<sup>①</sup>，无敢寻旷林之戈，弄潢池之兵，窥左足而先发者，庶几可幸无事。顾自采金榷税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必旦夕命迫而思动，愤而思逞，斯亦厝火积薪之日也。一旦祸变勃发，骇而图之，其能及乎？齐侯伐鲁围城，季孙、叔孙帅师成城，《春秋》书之以志，讥经国者不能先时修备，敌人临境而后议版筑。呜呼！晚矣！兹楼之建，所谓“未雨而彻桑土，未济而怀衣衾”<sup>②</sup>者也，始事于某年月日，迄工于某年月日。起丽景门，直抵仁和门而止。凡若干楹，费闾官损役靡农妨，睥睨相接，罍罍<sup>③</sup>相望，榱桷相仍，巫相耀翼，如堂如斯，棘斯革楼。既成，大夫相与落之，登楼四望。太行嵩室，居然在几案间；大河汤汤，仅如一衣带，城之大观于是乎备矣。事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斯台斯楼城若增而崇，若埤而厚，固可先事伐群，不逞之谋而预寝其匪茹窥伺之志异日者，父老子弟楼城自守时计，必追颂中丞方伯永赖不朽功，当亦必以不佞之言为匪诬矣。

### 景福寺记

明·马体元

景福寺，大梁城东马尾墙之净境也。村距梁城仁和门四十里，寺离向村中厥地，爽垲<sup>④</sup>而闻寂。门三楹，四天王居之；正殿毘卢尊佛，诸佛、诸罗汉环拱之；后殿本师释迦牟尼尊佛，左右石佛各高二尺许，相传掘自地下；正殿后观音大士坎向而坐，正殿前伽蓝祖师两殿翼之；祖师殿，白衣观音为首座。僧舍居其西旁，寺址暨附田计亩十有二，树木森郁，村民左右夹居而拱其后。横寺门一洿池，积潦，非旱甚水不涸。寺不知起自何代，有碣载明成化己丑、嘉靖己酉、万历丙申各有僧暨信士修葺之，寺赖以不圯。今皇上御极之五载，岁在乙丑，寺又以僧暨信士修葺之，金谓世代之靡涯也，又浊河与邻，不无湮汨<sup>⑤</sup>之可虞也，宜勒寺迹于石，俾后来有所据，以永厥寺。于是住持僧人性安暨弟子徒侄海潮同信士张志仁等倡募善缘，伐石为碑，谒余求记其概。嗟乎！佛法之行世也，其日月之行天，江河之行地乎？孰翳其明，孰阨其流，窃窥今时之佛法，殆似明实翳，似流实阨，微独灯笼佛殿，三门一棒<sup>⑥</sup>，最上秘

①陆誓水粟，声威远播，四方畏服。誓，音zhé。

②未济而怀衣衾，华美衣服变成敝衣破絮，整日整日的戒备。

③罍罍，古代设在门外的一种屏风。

④爽垲，高爽干燥。

⑤湮汨，埋没、淹没。

⑥灯笼佛殿，三门一棒：语出《宗门拈古汇集》卷第三十六：“云门示众。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拈灯笼向佛殿里。将山门来灯笼上。灵隐礼云。云门恁么告报。虽谓出就藏锋。佛日者里又且不然。四威仪内。万象之中。秘在当阳。以拄杖卓一卓云。会么。四顾良久。复卓一卓云。海神知贵不知价。留与人间光照夜。云门田地稳密。”“拈灯笼向佛殿里”，若是常情可测度得，“将三门来灯笼上”，还测度得么？云门这么说，一时与人打破情识意想得失是非了。



密罕有传，即止观、寂照、戒定慧之机称了了者，亦罕焉。虽然，此人之不能行佛法，非佛法之不可行于人也。夫不见梵宫、贝叶、比丘、禅那之殆遍世界乎？又不见皈依、顶礼、赞诵、布施之几尽世人乎？佛法广大，斯已见矣。伏读高皇帝御制《三教论》，大哉圣训，定万世之宗教乎！有曰：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尤为切。至近世，李车<sup>①</sup>吾长者、屠赤水先生所著《焚说》《鸿苞》等书，大阐兹宗。余师种光居士鸿冥而抱密谛，深有味乎兹宗，然则佛法固人人可行者哉？当亦人人能与之矣。余别业在寺左偏，闻鼓钟经呪之音，愿诸沙门持戒精进，愿诸檀那布施弘益，更愿十方世界修梵行者究竟六度具足，求大乘者得闻最上法门。佛日为之增辉，法轮以之常转，同归万善，共乐太平，惟我佛菩萨以愿力成之，是为记。

### 述安远门月城内玄帝庙记

明·朱勤炯

河决每由安远门入。天顺间，有方士议建兹广，而水遂不复作。和公春为之记，岁在壬午。或谓方士之诬，不知壬午之变，寇实为之，岂尽在水哉？余且疑听其颓圯者之失矣。今碑且付泥沙，余因援笔记之，冀缮城后即议举此举之非，有损于汴。倘有益于汴，玄帝之功不在禹下矣。

国朝

### 忠贤祠碑记

袁檐如

粤稽古昔，代有传人，事有纬绩，勋业文章匪不烂，然具述惟节烈奇变之人称焉，岂平世无其人哉？而后之人愆慨指陈，独于奇变节烈之事争谭慕道之。嗟乎，人而至于以节烈奇变传后世，斯艰矣。天下事尚忍言哉！明兴二百六十馀年，汴土事无多传，惟御寇、围沈、水患，事几与唐睢阳、战国晋阳千百年争奇。莅汴土夙多名宦，亦惟巡抚子房王公讳汉，破永城，擒贼罗，害事<sup>②</sup>与巷战，面齿二三人争奇。汴郡邑遇变，人贤多足纪，亦惟陈桥镇忠贤祠为王公诸节烈，标英爽、存血食事，又与古监者朱力士祠宇争奇。嗟乎！祠建于汴邑，河朔之一隅，汴省不可问矣；纪节于王公子房之一人名贤弗忍问矣；记变于寇围决汴之一难，明季事又弗足问矣。人亦曷乐以其事传后之人，亦曷乐以其事愆慨多道哉！独是势去矣。绩灰天壤身裂矣。血燐宿草，此浩渺生气固森郁于日星河岳间，而第不安虞，游魂于木主

<sup>①</sup>疑作“卓”。

<sup>②</sup>害事，有所妨害的事。

贞珉后之人，曷以动盻<sup>①</sup>响于千百年，此巡按苏公临皋之建祠于陈桥镇，用是亟亟也。谓如曰：“从古所谓‘生服其教，歿畏其神’者，其表章之。”如亦曰：“自今伊始，节亦百世化。亦百世者，谅有志焉。”乃整堂庑，乃营门坊，乃安室寢列主于堂之午位。有奉命而来、遇难各尽者，督抚十二公而子房王公其右侍主于堂庑之侧，有守土藩台将领而下及邑都人士殒躯者几三百位，而李建功、苏霞水、张林宗次之。嗟乎！人而至于三百，皆以尽节遇难称为忠贤者尚忍问哉？忠贤固无乐乎？以是名。而后之人于是忠贤多君子又宁忍弗问乎？如因洒泣而志之如镇人也。吊黄袍之遗迹，尝忻然<sup>②</sup>曰：“有宋三百年，文明之运于此焉。启是汴京之首盛，抚忠贤之声称。”复愀然曰：“有明三百年，乐土之邦于此焉，止是汴省之至倾感而记之。”则又曰：“维忠贤之翊运，斯振起之有征。”文成于崇祯癸未，以乱故未永诸石，今书之以有待焉。

### 重建游梁院记

张天植

昔者三代之盛，东庠西序，党训塾术，所以服习乎道德，缘飭乎儒雅者，盖出于教。其间馘饭、牲脯、藩溷<sup>③</sup>、器具之毕周而又择更老以为之师，未有不兼以养者也。周衰，学校或存或废，以孔子大圣而聚徒受业，私相诵说，游列国之间，从者至数千人，盖所以佐教养之不足者，其意远矣。孔子没而孟轲氏独得其传，太史公曰：“天下方务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与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记者，则在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而不曰利，曰仁义之说也。仁义者，非若异端所谓“斃斃<sup>④</sup>跼跼<sup>⑤</sup>而煦煦之孑孑之<sup>⑥</sup>”也，所以正人心、正风俗，继仲尼之绝学，辟杨墨之邪说，规讽时主，觉寤来世者也。然则其游于梁也，岂与希志苟合，博郊迎<sup>⑦</sup>席云尔哉。盖教养之盛也，胥正简师，舍菜<sup>⑧</sup>合乐，其事不得不出。于上则谓之公，教养之衰也，负剑辟<sup>⑨</sup>，结驷传食<sup>⑩</sup>，其事不得不出。于下则谓之私，

①盻，音xì，看。

②忻然，喜悦、愉快貌。

③藩溷，音fān hùn，篱笆和厕所。

④斃斃，尽心用力貌。《庄子·马蹄》：“及至圣人，斃斃为仁，跼跼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成玄英疏：“斃斃，用力之貌。”

⑤跼跼，音dì qí，用尽心力，勉力行之的样子。

⑥煦煦之孑孑之，指小仁小义，语出唐·韩愈《原道》：“煦煦为仁，孑孑为义。”

⑦辮，音bié，拂拭。

⑧舍菜，即“舍采”，释菜。古代学子入学以苹蘩之属祭祀先圣先师叫舍采。舍，通“释”。

⑨负剑辟，语出《礼记·曲礼上》：“负剑辟呼诏之，则掩口而对。”孔颖达疏：“负剑辟呼诏之者，岂但在行须教正，在抱时亦令习也。”后因以指对孩子从小的教习。呼，口耳之间。

⑩结驷传食：结驷，用以指乘驷马高车之显贵。传食，传读zhuàn，为客舍之意。传食，谓止息于诸侯客馆而受其饮食。

然则孟子者，重有所不得已也，私也，乃以今去其世几二千年，有所因沿建设，尚尊崇其名号，称道其行迹，典不必请于朝而事犹系之官司，则今日者，殆兼公与私而存之不废者与游梁书院者，本故宋孟子祠，而前朝直指桐城方公改称书院者也。为殿六楹，题其门曰“仁义”。迤而北建讲堂，亦如之颜曰“性善”。其东与西各列舍，凡拾有捌。而又糾<sup>①</sup>僚属捐羨缓，鬻祥符县田若干亩，岁入若干，为生徒讲读资，可谓甚善矣！乃汴当冲溢潢洿之后，井木湮刊，即相国浮图仅出地上尺许，岂复有遗基废瓦令人得指而识之曰“游梁书院”也者？即欲问其名，而故老荡没，亦无复有知者矣。余驱车其地，慨焉伤之。郡守朱君曰：“汴城修复，朝议盈庭，敢不竭蹶<sup>②</sup>以图。顾事有本末，势有缓急。城郭者，譬之髀髀而学校则腹心也。比干戈抢扩之余，游谈剽诵中于士习，惧人心风俗因缘大坏，此腹心之病也。急而救之，孰有逾仁义者乎？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昌黎云‘孟轲氏功不在禹下者’，此也，而其说实倡自见梁始。今书院旧在城南首，宜移置学宫，夫今所谓学宫者，饌堂号舍皆名存实亡也久矣。诚建书院于此，有室、有庖、有廂、有漏，出人<sup>③</sup>有所供，膏火有所资，使诸生以时讲习其中仁义、性善之说，充容于耳目之间，而浸溉于诗书之际，不数年而教化益彰，人材益出，岂特无其病而将有其盛也哉！”余闻斯言而慄<sup>④</sup>然，其即古者教养之法，虽出于私而实在于公者乎？其即三代之旧制孔孟之遗意兼而行之，稍稍得存者乎？朱君乃鳩工庀木，经营不日，其規制虽稍狭于前，而为法较密，遂请于余，得增博士弟子员科举额若而人。且以孟子既配食孔庙，为不设木主焉，礼也。君子谓“是役也，师古而不泥<sup>⑤</sup>其迹，创今而不害其因。”既有当于朝廷兴复之急图，而又吻合于圣贤传道之大指，于乎一举而数善备焉。朱君之功诚不小，而余得从史以落成之，亦可谓无负也已。朱君名之瑶，江西安福人。襄其成者为同知胡凤阁、白方熙、张尔翮、刘愈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吴崇熹暨祥符县知县孙如林等，而董其役者为府学教授杨四端、训导杜启禧、王观生，例得并书之俾刻之石。

## 创建中州贡院记

李粹然

国家三岁一大比士，而献其乡之贤者、能者于朝，典至重也。豫州居天下之中，得扶輿<sup>⑥</sup>秀杰之气，钟灵独厚，而河洛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所称人文渊藪者，非耶？查明季，豫乡贡院初在省城西南隅，后乃迁建，改旧藩一巨盈库<sup>⑦</sup>为棘围<sup>⑧</sup>，规

①糾，疑作“纠”，集合。

②竭蹶，尽力。

③疑作“入”。

④疑作“慄”，即“悚”，恐惧。

⑤泥，同“厄”。疑作“泥”。

⑥扶輿，犹扶摇。盘旋升腾貌。

⑦巨盈库，河南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单位。

⑧棘围，指科举时代的考场。唐、五代试士，以棘围试院以防弊端，故称。

模亦称宏丽。相传二百年来，所得多英人硕士，文章尔雅，有裨庙谟。前崇祯岁次壬午，寇薄汴，五阅月弗克。嗣值阳侯<sup>①</sup>怒啗大梁，古重郡始罹沦没，而旧贡院亦付东流，片砾无有存者。越明年癸未，始议举行，豫乡宾兴巨典。伊时，黄河以南，省城之内，则稽天肆浸徒付望洋，诸如他郡邑，皆残闾<sup>②</sup>颓垣，荒蕪满目，巷鲜居人，后遂议移于河北辉县之苏门山下。因旧有百泉书院，而稍扩其制，然气局终湫隘，不足为志士扬眉吐气，地且两河八郡，兹僻处居比<sup>③</sup>，道里未均，士子担簦<sup>④</sup>至者，多疲于跋涉。

皇清定鼎之初，未暇修复，仍旧贯，已十五六年于兹，客岁予奉简命，按部中土，念荐贤为国，雅切夙心，而开科取士，尤为急务。顾场屋未获胜地，大恐文明郁郁，无以光我邦家。未几，观风省会人物，渐见阜蕃，犹有古东京遗烈，而望之郁郁菁菁，知为奎壁呈祥，乃谋诸大参三韩王君议，以金合，遂偏览古梁苑中，求一形势最胜地。既而得旧周藩基址一区，实居汴之会城中央，轩豁鸿厂，较旧时贡院，不啻壮胜十倍许矣。且面前午地正南为旧南薰门，离火文明畅达阳气，而东西仁和、大梁两门，左右夹翼，梢前为钟、鼓二楼，台分向拱峙，俨若龙蟠虎踞，盖中原揽海内之秀，兹地又揽中州之秀允<sup>⑤</sup>矣，文章之府而威风祥麟腾跃之地也，岂待既蔡始知吉哉？予爰与大中丞曲沃贾公会疏具请。上嘉纳，制曰可，详载奏章，另勒别石，班班可考，无庸再赘。但予受命以来，昕夕饮冰，咨諏<sup>⑥</sup>周爰，驰驱王事，每怀靡及，罔有暇晷。乃以董建一事，属诸大参王君。君素饶宏才，伟略慷慨，任事鸠工庀材，卜曰修筑，而阖豫各属州邑，咸鼓舞乐。输榱桷丹雘，以次磨<sup>⑦</sup>集，不数月而聿观厥成，尔乃监临主考有署，监试同考有廨，至公衡鉴有堂。耸建明远楼，四丈之高。广置各号舍，五千有奇。复于后山屏上，鼎建文昌祠一座，藜光辉映，以启佑我后人。缭垣则周以棘茨，且碑勒雉堞，屹若金汤。不第形势居胜，而巩密高华亦非旧时贡院所可髣髴也。予尝论文章为经国大业，士子先资拜献之言，即后来铭鼎勋猷，肇基于此第，培塿<sup>⑧</sup>不产松柏，崑浦乃毓球珠，而颍宾苏子亦谓大<sup>⑨</sup>史公历览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气。然则文人名士虽挟雕龙绣虎之才，亦必嘉借胜地，以抒奇抱。兹之一望竦秀，地灵人杰，当必有倜傥非常之彦应运而起，以有用文章鼓吹休明矣，予且拭目俟之，庶几借手以副简书云尔。工肇于客岁秋杪，竣于今岁夏仲。相度形势，规画

①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语出《战国策·韩策二》：“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鲍彪注：“说阳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阳侯’，为江海。盖因此为波神欤？”这里指黄河泛滥。

②闾，音 yīn，城。

③疑作“北”。

④簦，音 dēng，古代有柄的笠，像现在的雨伞。

⑤疑作“久”。

⑥咨諏，询问好道理。

⑦磨，廩，成群。

⑧培塿，小坟或疏土。

⑨疑作“太”。

方位，督率属员，辰昏拮据者，大参王君其首口<sup>①</sup>也。而佐理指撝，措办工料，鼓励匠役，则开封太守钱纶、祥符邑令刘朝宗之功居多焉。至郡丞韩齐范，郡侔张俊哲暨道标中军任之炳与府县广文刘汉柱、陈如珣等，均与襄事，克效劳绩，例得并书，以垂兹石。

### 创复二程书院碑记<sup>②</sup>

天下王化之本，莫大于学校，而与学校相表里者，则惟书院。其散在海寓者，若濂溪、二程、横渠、紫阳之属，以资学人讲贯习复。一时名公巨卿奋起，为当世用，不绝其辅翼。黉宫，为《菁莪》《棫朴》之自出，所关诚巨也。大梁之南，繁塔、吹台间，旧有二程夫子书院，其创始岁月及后之废兴，前记具载。尝考《闻见录》，明季毛、王二公，重加修葺，课士其中，大梁之士，获俊为最盛，皆极一时之选，此亦作人之明验也。无何，九域飏回，三精雾塞，流寇引河灌城，此祠遂与汴之民居，同归淘汰，荡为荒烟野蔓矣。一自清宁再睹，万类昭苏，九市三衢，久还旧观。而二程书院，顾犹委诸灌莽<sup>③</sup>。揆之育贤致治之意，毋乃实有缺乎？今圣天子加意，右文表章正学，敕所在郡邑，鼎新文庙，亲临阙里。近又褒扬诸贤翊道之功。分颁宸翰，遣锡程祠。凡属臣工，敢不仰体。余谓在梁言梁，书院宜亟先鼎建，爰捐资新之，非仅汴人士口口口，亦聊以示所向也。闻之，业精于勤，古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间燕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教不肃而成。今多士以绩学、缵<sup>④</sup>言为职业，而顾安于汨没<sup>⑤</sup>涸瀟<sup>⑥</sup>，剽贼<sup>⑦</sup>佣赁之俗学，心必有所不忍。斯祠既复，则诵习有地。更择良师友相与摩切，于以咀精茹华，操觚染翰，凤翥鹏骞，夫何难之有？然学不如斯止也。夫学以六经为根抵，以程朱为绳尺，由是发为文章，树为勋业，为伟人，为正士，名著鼎彝，功书史册，故足述也。然必先自立志始，志定而品彰焉。如耕之有畔，织之有幅，斯画然而不可紊。今二程夫子，非多士之乡人乎？耳濡目染，素习其遗言懿行，殆亦先畴之畎亩，高曾之规矩也。诚使正谊明道，一以两夫子为志，不必刻画衣冠，亦趋亦步。虽明锐通脱，魁垒俊雄，凡可以扬眉抵掌出所学，以衣被海内，皆两夫子之徒也。德为实德，言为实言，功为实功，不朽之盛，孰大于是。若夫两夫子造子营道之周，而衍为紫阳之朱，启后承先，薪传圣脉，赫赫在人颂述间。蔡季通曰：“天生尧舜、汤文，不生孔孟，不得二千年后，不生二程，亦不得多士，亦熟闻之，余复何言？”是役也，多士属耳目焉，将兴起其视听而澡祓<sup>⑧</sup>其心志，宫墙皆师保，仰

①疑作“勋”。

②《创复二程书院碑记》一篇，顺治十八年刻本缺如，此据康熙增补本补入。

③灌莽，指草木丛生的原野。《梁书·张缵传》：“若夫灌莽川涯，层潭水府，游泳之所往还，喧鸣之所攒聚。”

④缵，继承。

⑤汨没，埋没。

⑥瀟，迅疾貌。

⑦剽贼，抄袭。语出唐·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⑧澡祓，意为沐浴全身，引申为洗刷辨明。

止即高山，庶余之意为不徒也。工之经始落成，及殿堂门庑若干楹，记之碑阴。其它材鸠工，悉出余资，不以烦有司。后之君子莅斯土者，涂墍丹口，踵事而增，俾規制亦善，嘉与汴之多士，淬砺诵弦，搏风耀影，以裹皇治之盛，是则余拭目以俟者耳旨。康熙贰拾陆年岁次丁卯仲夏之吉。河南布政使司管理通省驿盐仍以副使分守开归河道加一级张思明拜撰。分巡河南通省河道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加四级俞森拜书。

## 大中丞贾公去思记

刘 昌

岁辛丑蒲月，余坐小园丛阴中，偶取吾豫志简阅，至《名宦》一记，辄三复披玩，以为莅吾土者，苟其功德不泯，虽千载下，尚赫赫人耳目间也。乃忽聚千万人于门，呼声直达内。余惊询之，知因大中丞贾公去，求一言以永其思者。余急接见，则见有儒冠于前者，则见有布衣于后者，则见有庞眉皓首、扶杖而立者，则见有引子带女、襁负而至者，盖自吾庭以及吾门，由吾门以及于市，犹络绎弗绝也。贾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余告之曰：“尔之思贾公也，尔之求余言以为记也，固其所也，第余固忝太绅列，与贾公有旧好，余即颂公之德，扬公之功，得勿近于谀乎？尔其悉以告我。”于是儒冠者进而前曰：“自公来，捐俸治吾学，集士人课之，所拔多知名士，作养从优。今未之，或闻改修比士院于汴，文运生色，敦名彦辑，豫志文献赖以传。则是公大有造于文事也。己亥海烽发，所至有风鹤警，公料敌持确算，密疏以陈，远近悉安堵<sup>①</sup>，公之功不有及于武备欤？至具峻却馈遗，关节不到，严持风纪，请托弗行，即古杨东莱、包龙图何多让焉？”言未已，忽有布衣者趋而前曰：“士人善文，吾侪小人不善文，敢直数之。我公分驿路以省偏累，清地亩以除包荒，免罪赎以恤贫乏，止军粮以省运输，清狱讼以伸冤枉，公市价以轸赔苦，立粥场以赈灾饥，安流徙以救逃亡，严兵丁以肃法纪，禁衙役以安善良，设义冢以泽枯骨，禁屠牛以全物类。”言未已，而庞眉皓首者忽战战而前曰：“公之德与功言之能尽乎？小人辈老矣，小人辈之死于刑罚、死于税敛者盖屡屡矣。非我公来，无以有今日。不意我公偶以言去，方今圣天子精明，贤宰辅公正，我公自得白。是我公复来汴有日，而小人辈迫于年，恐见公无日也。安得不求一言列一名以为思？”言未已而引子带女者并呱呱而前曰：“小人辈之子与女皆我公爱养之所贻也。恐我公旦夕去，不及见公。即见公，而童幼无知，当不能记忆公异日者，何以感公、思公而望公也？安得不求一言列一名以为思？”余于是欣然而乐，复怆然而悲曰：“贾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在公非有私于汴也，比者闻共城有章，雍丘有碑，卫源属有生祠矣。在公并非有私于共城、雍丘、卫源也，汴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吾得而见之；他邑之所以思公者，吾不得而见之

也。汴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其言之所已及吾，得而闻之；其言之所不能尽及吾，不得而闻之也。贾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即吾豫志所载名宦且不多见矣。余复为之词则谀耳，是用直述其事以永诸石。”公讳汉复，号胶侯。山西之曲沃人。其思者，则书之碑阴，而不能尽之碑阴。

### 重修县学文庙记

吾汴邑庠旧在城之西偏，宏厂壮丽，与郡庠相为伯仲，传沿已数百年。明末壬午，河伯为灾，省会人物尽付东流，而学宫已沉埋于泥沙中，一瓦一木无有存者。大清定鼎之初，吾汴污渚如故，三四年后又变为蒿莱。邑大夫驻节河朔，士民旋故里者，如晨星寥落。先师释奠<sup>①</sup>之地，未遑过而问焉。至癸巳岁，邑侯栾州孙公，始由埽头移节城内，时人物亦稍阜蕃矣。舍故图新，卜吉于县治之西，建立文庙，即今学宫是也。殿堂门庑粗略完备，遂告落成，岂当事者不慎厥事哉？亦时拙不可举羸耳。越今又几十载，风雨漂摇，鸱鼠巢穴，颠仆日甚，而且以为行人之邮舍，而且以供胥役之庖厨，蹂躏芜秽，观者不禁太息。教谕韩君每每与诸生议修之，恨力所未能，不克举行。今岁孟春，别驾张公祖摄篆<sup>②</sup>县事，谒见守梁道王公祖，谆谆然命之云：“先师俎豆之区狼籍如此，何以兴贤育材，佐天子右文之治？汝署斯邑，亦其责也。”张公祖慨然曰：“予虽五日京兆，命不敢辞。”爰进诸生议修葺，众咸称善。鸠工度材，諏日举事，栋梁榱桷之朽蠹者易之，檐牙瓴甓<sup>③</sup>之颓圯者整之，丹漆黝垩、金碧之漫漶者，泽之、绘之。凡疾风苦雨之所穿漏、游尘飞埃之所垢蒙者，一切补葺而粪除之。故戟门二扉易以六扉，四配十哲，各设龛两庑，建栅，立七十二贤木主；大成殿至棂星门，悉砌甬道；堂侧筑庖湏<sup>④</sup>，以供诸子衿讲菽<sup>⑤</sup>之餐。工肇于春仲，竣于夏孟。公虽簿书旁午，每日必省阅再三。时教谕韩君讳璞者，公车北上。而朝夕督课，则府学司训张君讳铎及茂才周子继茂、张子好德、王子豸之功居多焉。至土木工役之费，悉出公俸金为之，一钱不糜公帑，一夫不派民间。浹旬而庙貌一新，加于畴昔数倍，荐绅缝掖胥会称庆。因请予言勒诸贞珉，以志公之德不朽。予谓公治吾邑，清静不扰而宽厚长者，有古卓茂风兹，举则又文翁化蜀之遗也，不敢以不敏辞，爰述颠末，以诏将来，用比于甘棠之义云尔。公讳俊哲，号乐庵，陕西之凉州人。

①释奠，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礼记·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②摄篆，指代理官职，掌其印信。因印信刻以篆文，故名。

③瓴甓，长方形砖。

④庖湏，厨房和浴室。

⑤菽，即“艺”。

## 重修岳忠武王庙记

胡士梅

城南朱仙镇，宋岳忠武王驻师地也。王之功，莫大于是，故有庙祀之。考《浚邑志》中载，王庙创建于明成化戊戌，恢拓于明正德庚辰。其后之重新者，盖屡屡矣。向余令浚时，闻人之称王者，咸曰“武穆”，及余阅明太史杨升庵公所记，知方加“忠愍旋义武穆”。“武穆”为王未定之谥，后世称王者宜称“忠武”，因述其说而扁于王之庙。里之人咸如<sup>①</sup>王为忠武矣。今上御极之十有七载，里之人欲新王庙，遂相率而祈记于余。余曰：王之武功，在靖康、建炎时先战于新乡，捷于昨<sup>②</sup>城、广德，后胜于郾城、临颖，进颖昌以及兹土。王之忠在十二牌，在两字背，在三字狱，皆炳炳史册间，博古家悉能言之，而勒石于王之庙者，且彰彰耳目也，亦奚事余之阐扬耶？独是王之为臣也，忠于宋王之为神也，显于历朝，远不具论。忆余初抵汴日，有事于镇而谒王庙，其二三父老即有言，明末流寇犯镇，王特著威灵，庙中有旌旗状，金鼓竞大作，寇怖而去。斯非王之灵有大彰明较著者哉？王之灵可以驱寇，王之灵即可以庇民，里人之新王庙也，其意在斯乎？其意在斯乎？余因而有思于王之庙也，为王开国地，则冤白时即建于鄂；为王墓所存，则建于杭；为王父母邦，则建于汤阴，其里之人皆有以祀之，兹之所建，则固王驻师地也。今之民非即当日挽车、载粮、焚香以迎王军者之苗裔耶？其新王庙也固其所也，又不徒求庇于王而后新王庙也。余滞于宦途，王庙之在鄂、在杭、在汤阴者，未获常瞻礼，其在兹者，余以令浚及典屯驻许昌，往返于汴者，则时谒之。谒之而拜王，如见王之形也；谒之而读王诗、咏王词，如见王之心也。余之膺众请而为记，亦固其所也，又岂必有媚于王而求王之庇之耶？工始于十三年之二月，竣于十七年之十二月。余素不娴于文，故直述其事，以永诸石。其倡工捐贖者，例得书之碑阴。

## 涌莲庵免赋记

张俊哲

涌莲庵，古浚城南芦花冈之净境也。冈距南薰门十五里，庵居其北偏，先是在青磷白草中，会少参胡公典屯事因以建。命僧人普照晨夕香火之，且给地之芜者三百亩，俾垦以为庵瞻<sup>③</sup>僧，绵力弗遽尽。今可施耒耜者，计亩百有三十馀，尚有待焉。庵当南北冲，僧往来绎绎也，咸居食乎是庵，岁所获尚不抵费，加之赋税，僧当托钵走

①疑作“知”。

②疑作“昨”。

③瞻，疑作“瞻”。



矣，余心恻者久。普照师东渤年已耄，夙称佛门龙象当道，大人及荐绅先生多与之游，而兵宪沈公尤礼焉。以庵事白，例令知浚事者议。余适摄邑，奉大人命，色喜，以大人命如余心也。爰以免其赋，立石垂诸久，报大人，曰可。僧即征余言永石。思余西凉陈人也，业儒之暇，间读西陵槎庵，所纪梵音义释，如六通六漏、八识八正及五十二见诸义，与吾儒将无同。迨奉命佐汴郡，星鞞<sup>①</sup>所至，凡琳宫贝宇，咸流连不置。日阅其碑记，寺皆有田之贍，田皆无赋之扰，耕获所馀，悉以饭诸僧。余未尝不喟然叹曰：是佛菩萨慈悲心。谓非吾夫子老安少怀之心耶？昔文潞公欲结十万人缘，如居士赞公胆气如天，大家同上渡船。今庵当往来之交，免其赋税，竭其亩之人，而僧之渴者待以饮饥者，待以食奔驰者，待以安息缘，且不止十万人矣。是佛菩萨慈悲心，谓非吾夫子老安少怀之心耶？倘后之莅斯土者，心佛菩萨慈悲心，即心吾夫子老安少怀心，守此勿变，胥吏不得进而舞乱之也。是沈、胡两大人之心也夫？是余之心也夫？是为记。

### 重修东岳帝君庙记

秦维垣

庙建于后唐明宗时，初在仁和门外，没于河，至明正统戊辰重修于门之内，即今址。阅景泰辛未，廊庑神像以次而具厥，后周藩屡神其应，时加修葺，崇祯壬午复为河流所淤，殿宇仅露鸱尾。兴朝顺治壬辰，居民赵士芳、刘文、张应魁、缪永寿、李忠德、马天行、赵世虎、李思爱、王守志、田高、翟希文不忍其迹之遂湮也，相与出神像于泥土中，爰约赏鸠工，继有马尚义、申自友、春彦、赵尧贵募缘积金，且神威显赫，数有征验，虽村姬农妇咸乐趋事，以故，迄庚子岁即告竣。共成大殿五楹，东西阎罗殿各五楹，上清丙灵殿各三楹，太尉殿亦东西各五楹，寝殿五楹。两廊分司八十四楹，二门五楹，大门五楹，御厨、演乐二司各三楹，丹堊妆塑罔不毕备，按五岳之功主于奠丽其祀之也。此于三公，天子主之，诸侯祭于封之内，梁居嵩高之下而泰岱实为群岳长，故历代不废以报功也。越乃《神异经》云：帝出自少海氏，母曰“弥轮仙女”，号为金虹氏，自伏羲来，掌天仙六籍，又掌地狱六案，以及贵贱之分，生死之期。迄周、秦、汉、魏，“天都府君”之名，未之有改也。唐武后尊为“天齐君”，玄宗封“天齐王”，宋真宗祥符中封禅，始加“仁圣帝”。明太祖正五岳祀典，曰：“自有天地，即有五岳，何假人世名号哉？”虽然，见像生敬，世俗之常，神道之教，圣主不废君则从而君之，王则从而王之，帝则从而帝之，故王制所不能慑，礼法所不能绳。一入庙，睹刀

①鞞，音 lǎo，古同“鼗”。“（仲夏之月）命乐师修鞞鞞鼓。”

山、剑树、牛神、蛇鬼，颡愚<sup>①</sup>者致其顶礼，桀骜者为之悚息<sup>②</sup>，而淑慝<sup>③</sup>所应称量不爽。呜呼！举世之所以奉帝君也，谓帝君有奠于生民，有巩于皇图，且更有功于名教也。是为记。

## 重建大相国寺碑记

贾汉复

汴役二大亟，河工、城工哉！河有崇<sup>④</sup>命，余弗越俎，渔科偏机<sup>⑤</sup>，凡稗政以厉吾民者，余纠剂其无遗。城湮廿载，其鱼矣，谁我人居居。余请筹之司农、司空，厥成未观，睠啮雉之坟落，乃恻恻余怀也。余以言去矣，一人是葵，待藁犹荣。呜呼！余也天只。先皇鼎升，攀号莫从。陟岵陟屺<sup>⑥</sup>，嗟犹来是阻，茕茕蓼集，恻焉三绝，子臣已矣，不知云从，伏念有臣若子无不致于君，若亲无不及于君，若亲臣子之心也，而有不能致、不能及之事之时，仰焉俯焉，不得不邀，当于不可致、不可及之事，如时致焉，如时及焉，余复何心苦坏，墨墨恫焉？有艾夙愆，魑鳞罔知，消除聿怀，西士之修灵也，恍懔<sup>⑦</sup>恍祈，余何惮是从，重以冲圣万年，祝厘垂典<sup>⑧</sup>，敢不恪哉？敢不恪哉？爰是营复相国寺自余始。呜呼！德之不馨，明神不黜<sup>⑨</sup>。遥兴动匱而民将远志，余何能祓禴<sup>⑩</sup>诸？余亦闻诸先儒胡致堂之辩矣，固哉，辩乎圣人之治天下也，用其势之所自然而利导之，则易为功。君子之教、草之披风、水之就下也，用其易不用厥难，用其顺不用厥逆，用其同不用厥独，礼、乐、刑、政，治之大纲也。尧、舜、禹、汤、文、武、孔、孟治道所由出，而大纲以立焉，然难易有时焉？顺逆有机焉？同独有情焉？时之所至，机之所动，情之所喻，苟利以导之，亦可以勸礼、乐、政、刑所不逮。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固不烦闾海而路铎也。中州盗贼水荒荼毒十年，死者十九，鸟断烟绝，千里彊漉<sup>⑪</sup>瀚，极目与沙草、殍骨相黄白。我清戢抚十八载，残庐遗孑，痛定呻吟，谭大劫孽报，骨肉唏嘘，辄流涕以为善相勗，即笄巾竖子刺刺无听吻置口皙<sup>⑫</sup>，以善若孝，善若忠，则惘惘然。使里胥右塾，

①颡愚，意为愚昧，笨拙或愚昧笨拙的见解。

②悚息，谓因惶惧而屏息。《三国志·吴志·周鲂传》：“谨拜表以闻，并呈牋草，惧于浅局，追用悚息。”

③淑慝，音 shū tè，善恶。

④崇，专。

⑤机，局势、局面、心情等不安貌。

⑥陟岵陟屺：陟，登、升；岵，有草木的山；屺，无草木的山。指久居在外的人想念父母。语出《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⑦懔，烦恼、忧愁。

⑧祝厘，祈求福佑，祝福。垂典，垂示典章。

⑨黜，显示、昭明。

⑩禴，音 guì，古代为消灾除病而举行的祭祀。

⑪漉，音 biāo，水流动的样子。

⑫吻，黎明。皙，光明。

邻长左塾，月吉而令授之，格格然骇且迂，迪顺惕逆，弗若释语之翕然，是可以教伦哉。弛尔弓矢，优我南亩，投恚以魏，盈性兢兢<sup>①</sup>，然猥不驯于长者，排粉榆之庑，伛偻趋将，泚然怦然，是可以教敬哉。饥驱走险谷，心不恒墨，屎<sup>②</sup>单至眠，姪缪恹<sup>③</sup>使出三物而矢之，蠕蠕心舌无僵，本严陟降之赫赫，惓梦寐其惊，余是可以教信哉。中土屠刃膏如饴，烹菹吾妇子以食，凶易牙、叔谋之如林，乃洗晁<sup>④</sup>面于彭水，悟郟化于北溟，则忼然艾锤易，觫然环报，翻然而戚戚厥中也，堂下井上，四海洋焉，是可以教慈哉。一圭不易民乃饥，一树不艺民乃寒，朵颐而毙，丑灵饕者，耗之本也。众口食贫，贫乃国茹淡则用约，用约则资馀，馀则丰，丰则康，愚者见为福，君子见为德，是可以教俭哉。礼失而求之野，步矩步规，棘棘然却步而走矣。县有鼓钟，弗考作息之见日，各不谋画坛，而斋祷之罄<sup>⑤</sup>折孔熯<sup>⑥</sup>不敢愆，肃肃然祇于楚夏并旅，嬉然陶然，钟鼓不为淫，是可以教礼哉。盈缩殊数，形则伎伎<sup>⑦</sup>，则求求，则贪贪，则骄骄，则鄙鄙，则吝吝，则怨怨，至于大争不忍言矣。虞芮之田教以让乎？楚人之弓教以忘乎？教让与忘弗入也，曰教以空空，则万有；灭六贼，假视假与灭，学为寡欲，治为大公，是可以教让哉。国用亟民，善逋哀哀，三木肌肉，怱之伤哉。贫也，丝谷剜心补疮时痛乎？至人用以饲鸦喂虎为修，修者何修不坏身，登无上乘，鸦虎不恤饲喂，矧急公哉。公急必未之剜，不怱三木身<sup>⑧</sup>，不坏阜国，无惊吾里，缶鼓熙如乘孰上是，是可以教义哉。《溱洧》不欲赠《芍药》，《阿难》《楞严》二义捷于赋《大车》，是可以教贞哉。祠之渎矣，诸布、诸严、诸逐，鬻辜<sup>⑨</sup>而兵，帟煽将聚米于隙，卜吉刹以延旧典，民人其同无越耳目，是可以安俗矣。夫伦以明之，敬以肃之，信以质之，慈以育之，俭以节之，让以廉之，义以尚之，贞以防之，俗安无即于败九者，治之大纲也。佛氏之治西竺也，用其道可为治，亦可为教。西竺之治，不可以治中国；西竺之教未始不可以教国者，佐中国之教，致堂氏以死幻空妄叠驳之，固哉，辩乎？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牟尼生，十九学道，三十学成，演教四十九年，至七十九年歿，是历年志学，生死亦犹吾也。蔡愔、秦景之得二十四章经、论、律，至梁华林，凡五千四百卷，以性命为旨，以忠孝为教，无殊理也。陈了翁贯金刚九字于一觉，参以中庸诚之义，晁氏谓圆通自诚，而明《楞严》，自明而诚，考亭亦谓身与万物同其有心，与太虚同其无，是谓真空，是谓金刚不坏，□党不妄也。释迦之能仁，圆通之

①兢兢，深邃貌。

②屎，音chì，络丝车的摇把。

③姪，修长美好。缪，狡，奸诈。恹，心多奸诈。

④疑作“鼻”。

⑤疑作“声”。

⑥熯，音rǎn，恭敬。

⑦伎伎，害，嫉妒。

⑧三木身，指受到重刑。

⑨鬻辜，音pì gū，祭祀的方式。地祇祭祀，分为大、中、小三等。大祀是指社稷、五祀、五岳等。中祀是指山、林、川、泽，无血祭。小祀是祭四方百物之神，鬻辜为小祭的方式。

能知，金刚之能勇，三德者，天下之达德也。尊此三德以达九治，余用其易，余用其顺，余用其同，以佐吾礼、乐、政、刑所不逮，千万世以见余不可致不可及之心。余幸矣！余幸矣！爰是县水繁影，坦淤墟之岿然，鸠废梓而衰益之，拘琳座存旧三之一，右凿圭沼，以广大生厥庵。另传是役也，司空刘公、兵宪胡公翼勳厥成，群公庶尹实有赖焉。料材艺佣平诸民作八郡子来，烝烝输不等，君子谓瘠土之民，劳则思善也，利而导之，其无阻。呜呼！黉叙翼翼，棘院峩峩，余治为君子焉。城之未役，从事梵宇，余不得已也，将何以为小人焉？敢不夙夜。是图哉，勒石以永吾志，于后兴云。

### 鼎建合祀古圣贤祠碑记

贾汉复

合祀，圣贤礼与贵贱不同牢，前晚不并叙，恩仇不共域，反是三者为渎、为乱、为戾。渎则弗敬焉，乱则弗齐焉，戾则弗和焉。弗敬、弗齐、弗和，神其馨诸？圣贤合祀梵宫，礼与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者教之本也，祭义为察，协人事之极乎？神故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祝史荐而辞，不愧是以其人敬愤幽冥，而淫祀不作。今启释教而附礼教焉，教失其本矣。释之教，先正毁之，等于淫祀瞻梵座，轮哉、免哉，割一席以奉质，奉孰，方其远之而谓来之，人事之不顺，乌乎！察神其馨，诸二之不馨合祀，于礼也何有？呜呼！余乌知礼哉？余乌知礼哉？方輿画五土而地中奠之，载坤含功，其生敦衍，皇王开天河，洛道启，卜京历，都弼尹，麟濯而光绎之，此三古以讫，未有若兹之盛也。过夷门之道帝丘，贤宇如堂如翼，春秋有苾<sup>①</sup>。壬午九月，厥灾水入，国胥<sup>②</sup>沦洳陷，迨岁，民舍登登<sup>③</sup>芜，绳趾而骈营之，不复识已。余用怆然，吊吹台，将访游梁书院之遗迹。征八郡文献而俎豆之，余志也。民力未息未敢康，工夙夜犹咨，余乃其去悼。臣子之多恤，骚骚鼎鼎，聿靡适也，歛然曷已夫。余志之弗终之，终余晦之，余乃辜哉。故作寺者邦人之志，而合祀诸圣贤旅奉，弗终于晦，乃余之志，亦合诸邦人之志也。兹礼则余乌知哉？余亦闻诸《礼》者，《夏官·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六功，诏太常祭于大蒸<sup>④</sup>。《周书》新邑之祀，咸秩无文。夫大蒸，合祀也，无文主乎？敬不病乎？简也。汉制祭功臣于庭，与士庶为列，尊君而卑功。魏高堂隆非之议升堂，余与君同牢，贵贱取诸骨，夫配食者，可因君之牢以骨差为俎，其异代而无君臣之义者，奚见不可同堂以

①苾，芳香。

②胥，都。

③登登，众多貌。《逸周书·小开》：“登登皇皇，君权维国，国权维都。”唐·卢纶《山店》诗：“登登山路行时尽，泱泱溪泉到处闻。”

④大蒸，即“大烝”。祭名。冬时祭先王，以功臣配享。《周礼·夏官·司勋》：“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蒸，司勋诏之。”郑玄注：“死则于烝先王祭之。”

共牢为俎。

茂曰：陈五祀之品，功社稷百世不废。四叙从乎贵，非其类，咎由伊尹、吕尚功当代不祀异代矣。不祀异代而歌德拜风，异代犹祀焉。不替君子论其德，不论其世也，故《月令》古之卿士有益于人者，孟春与山川并祷焉，是数者可以合祀矣。昔武侯亡，所在求各庙议未朝合，百姓祀于道陌识者，不非之，神之凭依，惟德是馨。道陌可祀，梵宫奚不可奉也？君子之教，从乎德，不从乎地。知者为德礼，愚者为觉忤瞻化而得亦存乎？君子小人而已矣。爰是祠成，肇三皇，次禹功，天地者教之，始乎匪渎也。按唐制，历帝王启迹无祠宇者，诏郡置庙享之，取将相可称者，配次孟氏子游梁倡仁义也，次周程十贤阐道性也，三书院其可作乎？文王世子之仪，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歿则祭于瞽宗，惟作师哉？若者祀中堂，余读《礼》曰：法施于民则祀哉。昭首逢比<sup>①</sup>，历代诸忠次信陵公子、次岳忠武、次宗忠简、次铁司马；诸褒忠次于忠肃庇民，次许忠节、次陈桥范、汪王诸忠贤，若者仁之至，义之尽也。考《周志》：“勇则害之，不登于明堂，共用谓之勇。”君子教善嘉宽哉。若者左楹。余读《礼》曰：以死勤事则祀哉，能捍大患则祀哉。穆首皮场公，次樊将军、次李卫公、次尉迟、次包孝肃公、范文正诸名公，次李忠定、次徐中山、冯宋国诸勋，配次张英国、三王，次王、徐、秦诸名抚史，记有言勋哉、功哉、伐哉、阅哉，五经异义在其位，故祭报哉。东昌之役失吾良臂，辛巳三月僧祀哭以文河间固歿于王事也，铁司马不共域焉，勇而无义以《周志》殿哉。若者右楹。余读《礼》曰：以劳定国则祀哉。能御大灾则祀哉，猗欵翼翼，匪乱匪戾，顺之，至孝之本乎？呜呼！宋政和元年诏开封府毁祠，不在祀典者千二十，区存者无考。兹十馀区耳，乃与河俱没甘载，仅合祀梵宫，礼固如此耶？思颀靡容吕尚矣。赐商柴牢诸徒半，宋、卫、陈、蔡之郊，竹书多秩，富辰、莒弘、延祖、嵇仲日月于昭，曾无过而问焉。孟博、嗣祖终錡冤之，子琰、安石、长源、彦国，固轰然烺然，情夙照山川阔瑟，乃不获一椽之庇，登梁祀而俎豆之，岂合祀亦有幸不幸耶？其湮没者又乌可胜也。余之志固能终耶，矧合祀梵宫非礼也，维岳降灵，维河允翕，宫墙载启，敬俟知礼于君子云。

### 重建大相国寺大殿碑记

刘 昌

汴城大相国寺，即前朝崇法也，昉于齐天保六年，初名建国寺，唐睿宗敕改今名，于时宝阁金像视昔为备嗣，后宋艺祖、金章宗、元世祖代加修葺，至明成化间乃赐名“崇法”。嘉靖丁酉又重建资圣阁，《春泉子赵钥碑记》犹存，今寓内咸称为“大相国寺”，而不知有建国、崇法之号。以唐名相国时，符瑞洊臻<sup>②</sup>，玉辇时下，其规制

<sup>①</sup>逢比，龙逢和比干。

<sup>②</sup>洊臻，音jiàn zhēn，再次来到，接连来到。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唐自安史以来，兵难洊臻。”

为独降<sup>①</sup>，故景瞻胜地者，迄今犹沿旧名云。明末，闻寇引河灌城，遂荡成巨浸，举璇题<sup>②</sup>碧甃，鳞次翼舒者，俱化为黄沙白草。当日慧云僧初定寺址，见池沼澜漪中有天宫影楼阁风<sup>③</sup>迤，乌知夫天宫、楼阁劫灰再遭，仍入清池碧沼中耶？我清定鼎，诚孝奉天，特存方外之教。盖万法本无差别，治世日星昭于贤圣，而出世之道亦以明民。大中丞贾公诞弘化佐理熙朝，以佛子之慈悲大仁人之施济一切废坠，罔不振兴，至如赈饥、掩骼、禁宰、放生诸善事为之，更不遗余力。初诣兹寺，辄感夙因，即命略界缭垣，欲重建大殿。顾以开府政殷且相距綦远，经理乏人，未建骤举。庚子冬，目大中丞以读理移旌候代自祀如汴，士民攀拥马首，呼号不令去。乃驻节于会城之试院，余得晨夕过从。因为余言开封诸郡之纲领，相国闾省之观瞻，幸今少憩无事，亟宜鼓倡以酬素愿。遂首捐千金，鳩工庇材，属宪副尔调胡公董其役，以胡公有干济才，曾令汴，今亦寓汴，故以巨任畀之。又方伯文侯、徐公偕余多方劝导，巡梁宪副绎堂沈公暨诸监司以下，远迩协应，乐输有差，盖视前则为因，而视后则为创，无愿不满，有闲必先，其福德诚不可思议。粤考旧记，兹寺之创修或受命于王朝，或征力于数郡，或际民生之蕃庶，或经岁月之绵延，独我公以圣贤心行豪杰事，果毅迅勇，具大智力，是以举千百年不能遽起之鸿工，而一朝鼎建。殿之高五丈，广九楹，櫨题仑奂，龙象庄严，其雄丽较倍昔日。都人士女缤纷杂沓，莫不耸然敬，跃然喜焉。余因忆兹寺全盛时灯烛之焰上达层霄，钟梵之音远闻数里，黄幡丹幢臂系而首载，香缨宝珞毂击而肩摩，此皆余之所及见闻者，不旋踵而感慨系之。今得我公奋焉，经始遂告成，不日即瑜伽之建宝塔，百鬼助以日工，雀离之起浮屠，四天扶其夜力，似未有若斯之神速者。僭曰佛力之所默佑，而何一非我公福德之所远届哉！从此城隍再奠，节府重开，俨然复睹东京之盛端，于是焉启之。至若兹寺之复阁回廊，三门双塔，更可拭目以观。厥成矣，上以巩皇图而下以造黎庶，我公为国为民之至意，有深蕴于佛教之外者，是不可以不记。肇工于顺治辛丑七月之朔，落成于九月之望，仍题为“大相国寺”，从輿志也。其监作助工诸姓氏则书之碑阴。

### 大相国寺创建放生庵碑记

胡士梅

乾竺、邹鲁之教几中分震旦国。两氏弟子树帜角胜，老死不相往来，而儒者立说，复思人，其人火其书，并扫瞿昙氏之教，归之乌有，然终唐之世，浮屠之刹日益盛，历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千馀年其盛不少衰衰矣，无难辄盛，则儒者亦听之

①疑作“隆”。

②璇题，玉饰的椽头。《文选·扬雄》：“珍台闲馆，璇题玉英。”李善注 应劭曰：“题，头也。椽椽之头，皆以玉饰，言其英华相燭也。”

③“风”字似误，当作“透”。

而已。今大中丞贾公以诵法邹鲁起家，镇抚中原之三年，勤耕耘，修文事，躬节俭，禁宰杀，大梁遗民流离而散处者，收魂魄归里井。近且烟火万家，渐复古名都会。公读礼之暇，过相国寺遗墟凭吊，裴徊不胜象教沦没之叹。适大司空瀛洲刘公方伯，文侯徐公及诸君子雅有同志，多方劝募，共襄厥事，取梓材陶瓦之沉河伯宫者复相国旧观，仍以竹头木屑辟寺西隙地，置放生庵，鸟革翠飞，庄严世尊像，南面岿然，称相国附庸云。庵前百步许，复凿一池，杂树槐榆桤柳，青翠无炎埃。公出俸钱，日市禽塌翼者、兽之折足者、兔离网罗近刀俎者，置丰草长林间；鳞物之点额暴腮、困于豫且<sup>①</sup>者，纵之使悠然一泓清水中。或且曰：“公既诵法邹鲁矣，胡为复问津乾竺？”余曰：成汤解网，固金人未梦以前事，即尼山之不射宿，与子輿之仁释彘棘者，果与瞿昙放生有岐道乎？他若放龟渡蚁，琐屑不胜书，古今稗官家艳谈之，未尝以迹近浮屠抑居下驄<sup>②</sup>，且群言折衷于六经天地之大德，曰生鸟兽鱼鳖，咸若杂见于《周易》《尚书》之文者，亦在贝书未东之日也，又何河汉于放生之举乎？若公者，固合邹鲁、乾竺而一之者，岂如两氏弟子立帜角胜，老死不相往来耶？抑闻之剝胎殒<sup>③</sup>卵，麟凤不至其郊，由公放生之意推广之，种种胎、卵、湿、化，长、养、生、成必且有音中生黄之鸟，不食生物、不践生草、之兽飞啄、寝讹<sup>④</sup>于郊圻<sup>⑤</sup>者，以彰公仁民爱物之德意，姑俟于他日验之。

## 广生祠碑记

王廷璧

今天子绥定八区，又安兆姓，诸如郊祀、宾、雍、诘戎<sup>⑥</sup>、制赋钜务靡不宵旰勤宸，衷维时揆端<sup>⑦</sup>，弼辅内外抚馭<sup>⑧</sup>者，皆竭忠尽智以亮天工，骏骏乎，追成康而绍唐虞，治效彰彰如睹矣。岁丁酉豫抚缺口念中州重地，疆屠民鱼口口口艰十五年治口不上岂治兆，人乃艰哉。爰咨在廷诸大臣以抚豫，务得人，惟王公卿佐悉心体访，众议僉曰：“无如少司空贾天子都哉。”乃敕曰：“可。”其先公营奉先殿，大工慎鳩庀，既

①豫且，春秋时宋国渔人。有关其人的传说有二：(1)汉刘向《说苑·正谏》：“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于天帝……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汉张衡《东京赋》：“白龙鱼服，见困豫且。”(2)《史记·龟策列传》：“宋元王二年，江使神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这里泛指渔人。

②驄，马行。

③剝，从中间破开再挖空。殒，鸟卵未解而裂开。

④寝讹，指牛羊的卧息与活动。《诗·小雅·无羊》：“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

⑤圻，方千里之地。

⑥诘戎，即“诘戎治兵”，指整治军事。语出《尚书·立政》：“其克诘尔戎兵。”

⑦揆端，揆端推类，是指根据对事物的初始（“端”）情况的估量（“揆”），类推事物的发展趋势。东汉王充《论衡·实知》：“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

⑧抚馭，安抚控制。

丽巨瞻，又寓节樽<sup>①</sup>，实悦天颜，葵眷弥笃矣。是时遂荷宠命，大纾中土之忧，公肃受钦哉，匹马将介，豫之隶士、大小寮属无不各涤乃志。豫之绅士耆庶举手加额曰：“我公来矣。”公至之日，乃集文武属诸监司、各郡吏及绅士耆庶，询曩之域内积大利害孰为缓急而次第兴除之。岁馀，治成，晋公大司马，三年将以艰去。环国之众拥呼弥日，咸曰：“愿留公以抚我。”璧与诸绅士知义不可留。民乃曰：“问我有众，于今三年。犹有重敛，烦刑如向之鸡犬不宁者乎？”曰：“否。”“犹有城狐社鼠凭陵肆厉者乎？”曰：“否。”“犹有邮符骚扰疲于奔命者乎？”曰：“否。”“犹有河患荒工滥科愒<sup>②</sup>者乎？”曰：“否。”“犹有债师<sup>③</sup>骄卒<sup>④</sup>虐乡庐者乎？犹有尘牍幽闭圜盆莫雪者乎？”曰：“否。”师法廉以表百职，苞苴<sup>⑤</sup>不横也；实菟练而糗秣以时庚癸<sup>⑥</sup>不呼也；躬节俭不以二价厉厥贾，阗阗<sup>⑦</sup>孚而货流如归百堵受廛<sup>⑧</sup>也；义涤圣域壁，发琴瑟之音，编鐃车书风，佐辔轩之采，圜桥听而雍泮乐，国史存而文献征也；礼涂馆緝纾惟度，星轺无愆，罔遗使者，羞皇华弗哗于供亿也；不茹不吐，恇豪口不敢飞，鱼入疆间<sup>⑨</sup>左，无慝亡之诛，罹纍俘以祸吾族也；探赤白于淮徐，口部月纍，哧咤彭蠡沟调之惟密，长河可洗而海鹞逝也；他如揭竿聚米，荡我稼穡，蛊我士女，今则不然；关口驰严，暴骑突标，五衢为梗，今则不然；春披棘惴，腥惨殄和，盗牧艰农，今则不然。璧乃与诸绅士以诘有众曰：“是何从而致此，非我公能民乎？”民曰：“允若是请以歌公。”璧曰：“公之德自当与天壤同寿，公之功自当与竹帛同垂，以我蠓蚋，奚足为公歌？”民曰：“必永以歌。”乃以图公貌，使八郡之人得以春秋瞻拜不衰。曰宜鸠工子来祠，不日以成，璧乃拜手，颺言曰：“公笃孝似陈元方，忠莅似司马君实，经略似范文正，节镇似羊叔子，崇学似韩昌黎，省狱似欧阳观，恤士似谢仁祖，愷切敷奏似陆贽，安恤流移似富弼，厘剔关节似包孝肃，综理图籍似萧鄞侯，裕用垦荒似赵营平，严戢兵戎似郭汾阳，治盗安农似龚勃海，泽及鸟兽似杨弘农。至于诗酒啸咏，则裴野、谢东山也。”于是大小寮属及诸绅士耆庶举首加额曰：“是可以祠我公矣。”卜祠于广生池畔者何？盖广我公好生欲并生哉之义也。次公之一年善留郑，公之三至可待。请以一圭宫惠抑春波当棠茇<sup>⑩</sup>孳孳俾后世，贾男贾女，群拜宇下者咸识，为我清曲沃

①节樽，节省抑制。

②愒，荒废。愒，音 gài，依靠，仰赖。

③债师，音 fèn shī，军队溃败。

④辏，音 niǎo，纠缠、搅扰。

⑤苞苴，原指包裹鱼肉的蒲包，后转指赠送的礼物。

⑥庚癸：军粮的隐语。原是军中乞粮的隐语。后指向人借钱。语出《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杜预注：“军中不得出粮，故为私隐。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

⑦阗阗，音 huán huán，借指店铺；商业。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阗阗当涂，旗亭夹路。”

⑧廛，集市。

⑨疑作“间”。

⑩棠茇，音 táng bá，指周召公奭居止其下的棠树。



胶侯。公讳汉复，之祠也，夫昔景伯一片石涌金如泉，当引为我公世祝之。

## 重修慧林禅院碑记

徐化成

自昔如来立教，特重结界一事，其制高不在山，下不在隰土，不附沙石，不附陶，别于平原穿取地五尺以下之土，和以雪山白牛之遗及旃檀为场，其用意盖在百世之后，虑至远也。然而芜垣颓砾，四大为患，究在不免，虽佛力有不至焉。辟之商人十有三迁，不免麦秀；周人考卜宅镐，不免黍离，自古然耳。大相国寺之禅院有八，其一为“慧林”者，兹何以名也？佛法戒而定，定而慧，慧而即心即佛，而非心非佛。经云：佛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无不具有如来慧智，始而转四谛法轮，所以摄有学也，终则示一乘心印<sup>①</sup>所以契圆寂也。一源道而万派分，一炷燃而千灯照，慧之为林也溥矣。爰有铁佛，以像而名，犹之玉相金身，金玉可以佛木，参石悟木，石亦可以佛也。慨自黄河沦没以来，荡成巨浸，举璇题碧甃、鳞次翼舒者，俱化为黄沙白草。己亥岁，余膺简命，藩此中土，兴废举坠，蚤作夜思，凡可以肃观望而昭象教者，鳃鳃<sup>②</sup>焉，惧有弗逮。辛丑之秋，大中丞贾公有事于寺，余力襄之，亦既殿宇巍峨辉煌四映矣。惟是八方比丘，一杖一盂，卓锡兹土者，无不愿给孤独园于祇树之下，此慧林禅院之所宜建也。余用是鳩工而于役焉，考卜于黄华月之吉，越九阅月而竣事。佛像庄严正大宗也，列伽蓝、韦护诸圣崇护法也，椽题<sup>③</sup>仑奂、甕室糗房，靡不森鲜倍昔。都人士女缤纷杂沓，咸欣欣以为改观矣。是役也，视前则为因，而视后则为创，问其经费，则仕禄之羨也；考其程事，则身为植日为省也，是亦一象教矣于戏，教之不绝，如来开示之，菩萨阐扬之，四众护念之，大地山河隆替相仍而传持不息者，即此西方大圣人，而为正楹之见在释迦牟尼是也，将见大乘法器于是乎在则院，不仅为大相国寺之附庸而已。僧有万宁者，善说法，俾之焚修，万宁必有以为是院重矣，后之人迟之，岁月而渐次加葺，亦如来结界之一助云。相与援笔而寿诸石。

## 创建拈花庵碑记

袁檐如

西上二十七圣人，大旨一归于空，此岂可以眼耳鼻舌求者哉？胡然而香缨宝络皆为佛之所有，又胡然而水火虫鱼久之皆为佛患也？当其灿然新也，佛之存为假有，而愚者不必果敬；及其颓然废也，佛之亡若真亡，虽明者莫不感然哀之，盖佛未尝如是

①心印，佛教名词。又名佛心印。谓禅之本意，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为印，故曰心印。

②鳃鳃，音 xǐ xǐ，恐惧貌。

③椽题，音 cuān tí，亦作“椽提”，屋椽的端头。通常伸出屋檐，因通称出檐。

以求人，人自不得不如是以处佛，亦如兴世继国，非圣人则然，君子所以待圣人则然耳。汴自黄河沦没，兵燹洊臻，旃檀仅存鸱吻，盖三教之防俱溃矣。大方伯徐公莅我中州，惟时草昧渐开，次第修举，百废具兴。公尤以佛子之慈心，大仁人之施济，凡璇霄碧落之区，为之不遗余力。会汴门南薰内有佛像在焉，盖得之黄流黑壤中而求香火于人者，公恻然念之。彼夫舍卫城中次第乞食，是如来度众生，是众生度如来，未可知也。爰是即共地建庵以祀之，而佛之灵妥矣。顾庵以“拈花”名者何？居殆有取于说法拈花之旨也。闲闻戒行清严者，则佛献花演宗秘妙者，则天雨花又乌知今日之拈花庵匪即他日之献花室、雨花台乎？庵规模宏敞，法像尊严，都人士女或哲或愚，咸敬且近。月逢朔旦，毫稚争谒，灯烛之焰上达层霄，钟梵之音远闻数里。凡礼佛而生敬畏心者，即感公而生祝颂心，悦哲以慧而给愚以养，公将使二万五千河流并入大海，其功德不可思议，是公之为民有深蕴于佛教之外者，是即西土二十七圣中之一圣。佛固非有求于公，公自尽其公也，云尔是为记。

### 乡贤祠记

胡士梅

清定鼎，豫辈朱公来守郡。卜庙基而新之，独乡贤祠未果。二三贤裔为先灵失享恫，金告之。继守关中席天雄、钱二公各捐俸焉，贤裔辈悉输贖，而祠成。余惟捐俸者，重国典也；输贖者，阐先猷也。重国典者忠，阐先猷者孝，一举而两善备矣。后之睹是祠者，其能无忠孝之感乎？是为记。

### 重修汉寿亭侯碑记

毛际可

戊午，里民修汉寿亭侯祠，祈余为记。余谓大梁都会之区，其坛宇宫庙不载祀典者，为士君子所不乐道，当事乘传而至，虔谒将事，自文庙社稷外，惟孟子游梁书院及公祠而已。夫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而近世颜公之庙额者，抑或举以相拟，盖权位勋业有时而穷，惟气之在天地间者，所谓“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宜其与日星河岳并峙不磨也。公不阶<sup>①</sup>尺土崎岖，戎马之场，却封于许，拒婚于吴，固已气吞两国矣，岂得以成败论哉？至史臣陈寿谓公“刚而自矜”，余又以为不然。方曹魏擅政，士大夫皆依违阿附，习以成风，见公之骀駼<sup>②</sup>严毅不屑与世浮沉，遂以此短公。嗟乎！刚天德也，原本于浩然之气，圣贤豪杰所藉以常有千古者端在乎此，充、寿之见，必人人如华歆、董昭辈，然后可耶？且武侯之才寿犹不长于将略，则其刺讥亦甚

①不阶，不凭借。

②骀駼，音 kǎng zǎng，指高亢刚直。

无当也已。余近作当世重修书院记，复喜此祠之落成也，于是乎连类而书。

## 重修大王庙碑记

毛际可

记曰：四渎视诸侯，载在祀典，由来尚矣。顾江淮与济发源止数百里，无奔溃冲决之患。惟是仕宦商贾舟楫往来于疾风盲雨，怒鲸骇鯀<sup>①</sup>之间，往往籲号<sup>②</sup>祷赛<sup>③</sup>刲牲酺酒，庶不至覆溺而不可救。若河则出昆仑，经积石，下孟津，至豫而为患始剧。伏秋之际，支流涌集，坏庐舍，灌井亩，甚至为运道梗，关于国家粮储者甚大，而其神为最灵。圣天子怀柔不怠，百废俱举，岁时伏腊，命有司致祭。维谨里民某等因庙貌渐圯，重加修葺，丹榭画栋，坚緻<sup>④</sup>辉煌。工既落成，属余为记。窃惟神以宋室遗民效仲莲蹈海之义，其慷慨节烈薄云贯日，无不奔走而尸祝者，独是防河诸务、疏排浚沦，不专以人力胜，固神与人参焉者也，而数年来则尤托命于神。盖曩者巡河大吏下尺寸之檄，则薪刍丝枲课之田亩，畚鍤力作课之丁徭，可以咄嗟力办，即终岁奔走河干而民不敢言病。近议者谓薪柳归之于官，又值军兴旁午，概从节省，河银奏销于司空者，尤朝核而夕减之，有司无所措其手足。即如客岁河冲常家寨，受命修筑，余广询旁咨，揆形度务，既非人力之所能为，而朝廷必不能弃数万之金钱于泥沙，其势不至于厉民不止，遂毅然以去。就争之事得终寝，父老闻之有流涕者，而河亦终不至于为害。孰非神之相之也哉？今年夏，谬以博学鸿辞应聘，束装就道，笔墨皆废，独念神之功德在民，不敢以不文辞也。系之以颂曰：繫<sup>⑤</sup>惟德水，肇自昆仑。凌蹠<sup>⑥</sup>淮济，震荡乾坤。束以积石，如物司阂<sup>⑦</sup>。大伾而下，土弱善崩。蚁穴不戒，漏卮难扞。有神司焉，枢柄攸尊。庙貌久废，金碧皆昏。鼠雀昼集，狐兔晨蹲。父老过之，饮泣相存。乃谋修复，高栋崇轩。秋陈牲醴，春荐蘋蘩，以酬灵贶，施及子孙。更千忆载，征我荒言。

## 重建常太仓记

毛际可

常平仓之设，所以均贫富通丰歉，虽有水旱饥馑，不致流离而无告。自汉耿寿昌

①鯀，鯨。

②籲号，即“吁号”，音yù hào，哀声呼求。

③祷赛，祈神报赛。

④緻，细密。

⑤繫，音yī，是。

⑥蹠，音luò，动、走。

⑦阂，门。

倡议以来，未之改也。大梁为都会之区，明季河决，无复常平旧址。本朝重经创建，未几复并为公署，凡积贮之陈陈相因者，皆散寄于僧舍、道宇、戍楼、驿馆之间。雾雨之所沾洒，鼠雀虫虺之所侵蚀，耗折赔累，日浸月盛，其病则在于官；而岁时给发，红朽居半，鰥寡孤独不得仰沾实惠，其病又在于民，盖数十年于兹矣。大中丞佟公秉钺<sup>①</sup>兹土，念积贮国家之大命，遂以修复为己任，藩臬诸宪暨郡邑之长，皆踊跃乐输。不逾岁告成，坚緻完好，力省功倍，命际可为文记其事。窃惟唐宋大臣，出镇方州，得操出入予夺之柄，而又禄赐丰盈。听政之暇，竟为台榭池亭以相夸示。我国家军需浩繁，即廨宇狱库之费，皆缩入以充正供。其或一椽一甍，懼干功令，不敢擅取之民。故庸碌者，传舍其官，百废不举，即有贤者，亦咨嗟太息，将作复辍，而诿之于无可如何。今大梁当事诸公，独能捐貲以兴永利，詎非甚盛事欤！抑有进者，昔王安石易常平为青苗，后世议之。然安石向为鄞令，际可常至其地，询之父老，皆云安石以此法行之一邑，出纳维时，权概维谨，左右不得因缘为奸，较之假贷富室为甚便。迨后身秉国钧，即以律己者律天下之有司，以己之御胥吏者概天下之胥吏，无怪乎流毒海内也。常平为百世不易之法，而大梁数十年来，官民兼病，使非诸公同心襄事，其患几与青苗等。可见有治人无治法，后之人思成功之匪易，时加葺治，不致重兴而复坏者。幸有鉴于兹文。

## 序

### 蓬池禊饮序

唐·萧颖士

禊<sup>②</sup>，逸礼也，《郑风》有之。盖取诸勾萌<sup>③</sup>发达，阳景敷煦，握芳兰，临清川，乘和蠲洁<sup>④</sup>，用徽介祉<sup>⑤</sup>，厥义存矣。晋氏中朝，始参燕胥<sup>⑥</sup>之乐。江右宋齐，又间以文咏。风流遂远，郁为盛集焉。若夫华林曲水，万乘之降也；兰亭激湍，专城<sup>⑦</sup>之践也。而方伯之欢，未始前闻，以俟乎今辰。粤天宝乙未，暮春三月。河南连帅领陈留守李公，以政成务简，方国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宾客畅饮于蓬池，备祓除之礼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激颍，右汇郟邑，渺瀰沦涟，荡日澄天，舟楫是临，泛波景从。其左则遥原萦属，崇冈杰踈，嘉卉异芳，杂树连青，即为台亭，登眺斯在。尔乃

①秉钺，持斧。借指掌握兵权。

②禊，音xì，古代春、秋两季为消除不祥而在水边举行的祭祀。

③勾萌，即“句萌”，草木发芽生长。

④蠲洁，清洁，明洁。

⑤介祉，大福。

⑥燕胥，共宴。

⑦专城，指任主宰一城的州牧、太守等地方长官。

郡曹颁餼以给费，县吏领徒而修顿，先夕以定议，诘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拥车徒，曳旌旃<sup>①</sup>，卯出乎北牖，辰济乎南川。匪疾匪闲，翼翼阗阗<sup>②</sup>，以税驾于东焉。然后降春流，颺彩舟，羽觞芳羞，缓舞清讴。援青苹，骇紫鳞，回环中汀，缅望南津。饮于己，酣于未，歌乐只，赋既醉。坐阑而靡怠，日入而未阕，陶陶乎有以表胜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闻于前载曰：“夫德洽礼成，则咏歌系之。”梁，故魏也，请皆赋诗志焉。

## 吹台春游序

明·刘醇

汴昔辇毂<sup>③</sup>之地，名园胜境，甲于四方。每遇良辰佳节，往往为士大夫游观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余，所存无几，而又河水湮没，若金明池、蔡太师湖之类，亦泯然无迹可睹，惟城东南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独存，挺出风烟之外，高广数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台西有寺，民庐相接，竹木萧然，风景可爱。又东行六七里临水有村，渔舟牧笛，野意超绝，比之台西景物顿殊。时方上巳，春光骀荡，草木争荣，鸟啁<sup>④</sup>鱼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璘邀余暨子山、艾公、体方、黄公辈同往造焉。具酒肴，设几席，列坐于芳树之间，深杯迭进，清歌间作，众宾欢饮，余亦酣畅，恍然如在桃源深处，不觉世虑<sup>⑤</sup>之俱忘也。盖景与时会，事与谋谐，主既风流，宾亦酝籍。昔人所谓“四美具二难并”者，实兼而有之矣。况又岁屡丰稔，人多闲暇，不负畴昔所约，得与同游以踵前贤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将归，据吟鞍，欹醉帽，或语或笑，前后相续，故老指而叹曰：“昔时太平气象复见于今日矣。”于是庭璘乃绘以为图，列次众宾姓名，俾余叙其事，用传于将来。余谓：“光阴迅速如驹过隙，人生几何？乃终日汨没于尘埃之中而不知止所谓及时行乐，秉烛夜游者，必待何时而可乎？诗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斯言也，观者或有取焉。”

## 祥符县志旧序

明·李天麟

祥符曷亡志？岂原亡耶，抑有之而失传耶？不佞受任以来，懵然亡守，及观风问俗，亦芒芒然亡应者，则文献失而考据无也。世传谓邑冗，司土者寝食不遑，以故志阙而未举也，深慨焉。于政暇得父老之传闻残编之纪载，即手书日记，匪取制于一

①旃，同“旂”，古代一种赤色曲柄的旗。

②阗阗，音 tián tián，众多、旺盛貌。《诗·小雅·采芣》：“伐鼓渊渊，振旅阗阗。”高注：“阗阗，兵势众盛貌。”

③辇毂，皇帝的车舆，代指京城。

④啁，鸟鸣。

⑤世虑，俗念。

狐，恒求昧于兼采。越三载始卒業，寿梓<sup>①</sup>亡记姍嗤<sup>②</sup>，喟然叹曰：志者，志也。概纪邑形胜、沿革与夫风俗美，不俾后之补偏救弊者，转移而式，追隆古之休也。矧邑梁豫之都，明藩授履之地，及考若古文献称最，风俗庞美，烨烨隆盛云。迄今名臣理学辈出，气韵吭嘅，激烈类古燕赵口口以中原为乐土，信夫亡何迩来迥异，良由省逵<sup>③</sup>猬毛<sup>④</sup>，赋役甚伙，氓膏竭矣，习尚浮华，风俗厥靡，盗滋讼繁，人情浇薄而治不古若矣。司牧者诂不汲汲以端本，率教呕育抚养，须<sup>⑤</sup>以催科为功首，折狱尚名高，母<sup>⑥</sup>乃抱薪救火乎？辟之病笃膏肓叵测，唯饮食燕居如常，口医口无足忧，使扁鹊、仓公望而惊矣。是志所以志今之不如古而作也，实所以志它日之必返古而作也，不徒指其名而数云。邑之形势如此，沿革建置如此，风俗赋税如此，名臣古迹执文术业之盛又如此。嗟嗟，则亦表年纪事已已，曷志哉！时万历十二年冬之吉也。

### 重修祥符县志旧序

明·王鹤龄

古者诸侯建国，皆有史官载笔，特书图籍具在志之属也。今之郡邑，非古之建国乎，郡守县令则君公子男之列也。县令分治一方，举境内而疆理之，社稷人民实攸赖焉。匪古何程！匪载何征！前事弗忘，后事之资也，曷可废也？祥符属在省会，为中州隩区<sup>⑦</sup>，旧未有志，自万历甲申前令武定李伯仁氏始肇修之，迄今逾三十年。人代兴废，法令更革，不无与曩岁弗合者。余初受事即欲修之，属以岁之不易，赋役未均，百务旁午，日不暇给也。居三年，议法省赋，调停樽节，邑事稍稍就理，百姓与令熙熙相安也。政有馀暇，得缘文学，则属给谏张貽甫氏、宗正伯荣氏、职方王损仲氏、孝廉张林宗氏开局纂辑，诸生李之本、王化行采辑故实，克成厥功，阅五月而志成。则天象，察地形，鉴往牒，考时制，建置、沿革、山川、险夷、风物、土产、官师、人物、户籍、田赋、贞士、贤媛以及坊、表、陵、墓，凡隶在祥符者莫不咸载。余再为删润，厘为四卷，为目四十有五，细大毕举，文献可征，视昔所纂益备所未备，允称一邑之信史矣。稽古者，核其事；平民者，程其法；尚友者，论其世；揆藻<sup>⑧</sup>者，掇其辞。卷帙盈幅，触目可指，吏治民崑<sup>⑨</sup>，世教士风，罔不在兹。挈古以证今，按籍而思效，法戒毕陈，取则匪远，今与士民当视为前龟，非徒为记事之资已

①寿梓，寿，镌刻，镌镂。谓使之长远留存。梓，印书的雕版。因雕版以梓木为上，故称。后泛指制版印刷。

②嗤，讥笑。嗤，讥笑。

③逵，四通八达的大路。

④猬毛，刺猬的毛，比喻众多。

⑤疑作“顾”。

⑥疑作“毋”。

⑦隩区，深险之地。

⑧揆藻，yàn zǎo，指铺张辞藻。

⑨崑，严实。

也。嗟！平天下之势由来有渐，始未尝不厚而后稍渐靡也，始未尝不足而后乃渐匮也，则人情之变使之也。祥符而称富庶矣！其在于今，则非昔之祥符也。户口益增，而生计益蹙，赋役益烦，而民用益侈。欲风俗之不离，而吏治之不敝也，胡可得也？昔李伯仁氏已切膏肓之忧，今又三十年，法繁民惫，视昔不啻十伯<sup>①</sup>之，恐卢公见之却走矣。靖民厚俗，挽今时之困敝，而复昔之富庶，余固夙夜蒿目<sup>②</sup>不遗余力，诸卿大夫居宗国而计桑土，能忘念乎？去浇还醇，必有訏谟<sup>③</sup>守土者愿窃有请也。此作志意也。若夫祇以昭往迹，而资闻见，则奚以志为。

### 督漕始末序

张俊哲

漕米为军国需，判郡事者专司焉。岁督运赴滩，阅途数百里，寓则越月，馆舍僦于其地，供应取于其民，例不知自何年始也。余以西凉陈人，皓首穷经，己亥夏来判郡事。忆初见粮台大人时，大人即为余言曰：“漕多弊，予悉力除，犹有不在官不在民者，其新硎者涤之乎？”余始进，不敢请，然私心窃体访焉。及冬抵滩，问所居，则曰：“有马家馆，乃祥符诸邑所共僦。”问其费，则曰：“每岁以百两计。”问日用之饮食与候宾之庶馐，则曰：“祥符诸邑有供办，暨胥役而食之。”问其费，则曰：“每日以数两计，以至执事、伞扇、厨役、烧火、喂马、担水诸夫皆祥符诸邑所募也。”问其费，则曰：“每夫每日以钱计。”余曰：“斯所费不贲矣。州县所额设乎？抑吾民所赔累乎？”左右曰：“钱摊之米户，州县官仅与闻耳。”余不觉蹙然，曰：“此即所谓‘不在官不在民，而在我者也’。”嗟嗟中原几赤子，新出汤火，人无完肌。家鲜盖藏，即正赋尚剜肉以供，谅此无艺之诛求，必致江原寡妇哭矣。且广厦不过容身，珍膳不过充肠，呼拥不过美观。古有尘甑斋马乘盖不张者，至今犹脍炙人口，岂必华屋珍膳，拥呼是竟耶？语云‘源清则流洁’，常见上之所费者一，而下之所应者百，是一人之费有限，而百姓之费无穷也。是费也，保无有费一而取百者乎？保无有借端而加派者乎？余闻之朝廷设官所以为民也，吾儒登仕所以明学也。前贤斛米斛愁为民请命，余官卑微，不能上达天子，为民兴大利、除大害，而一身之费尚不自节简，致以烦吾民，其何以副大君命官之意？其何以副吾儒论道之心？余于兹重愧矣！余于汉重惧矣！况余自服官来，出入仅乘一羸马，随二三衙胥，米薪咸以公自置，岂于滩而遂侈之耶？”于是呼吾民而告之曰：“所需物，吾捐俸办，其素所供用者悉去之。”昔人有惟饮邑中水者，余不敢效。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惟此洋洋之黄流而已，他何与焉？奈僦馆非百金不可得。余虽滥竽名郡，而署清衙冷，无异寒毡。闲尝自咏云：“庭悬名士榻，厨

①伯，佰。

②蒿目，指对时事忧虑不安。

③訏谟，远大宏伟的谋划。《诗·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犹辰告。”

备先生盘。”余不能沐雨以居身，余安得削雪以应人乎？再为踌商，取粮道废馆而稍葺之，复捐俸。无几，不至上漏下湿足矣，奚美丽之是求。此虽琐屑之无当于吏治者，然于上台之视余为新硌而责，望其更张也，亦可以少补云；于费一取百加派无穷之漏卮<sup>①</sup>，亦可以少塞云。若曰：“将以为民也，将以明学也，固贤达者之所为，而非余西凉陈人皓首穷经者所可矫语也。”是岁也，漕米报竣先于往年，岂余省躬之所致耶？或亦民力之普存耶？不敢信亦不可知，故序其始末以告将来后之君子，知我、罪我皆在斯序矣。

## 铭

### 朱亥墓铭

宋·苏轼

崔嵬高丘，其下为谁？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时惟布衣，不震不惊。晋鄙在师，孔严不孤。进承其颐，视如豚豕。昔其在途，谁养其威。鼓刀市人，谁者畏之。世之勇夫，杀人如蒿。及其所难，或失其刀。惟是贫贱，无以自豪。是谓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养，有或不养。临事而恐，惟是屠者。其养可取。

## 国朝

### 王烈女墓志铭

毛际可

烈女王氏名秀女，开封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许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几，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闻，将期，密议改适。烈女始知之，一恸几绝，誓以身殉，匍匐奔丧，父母不能止，遂与偕往。是日为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陈之灵几，躄踊<sup>②</sup>绝粒者二日。父母促之归，烈女愿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令妻与女伺其卧起。逾年，瑞女适人，姑独与烈女居。烈女闻天祥幼育于阳武王姓，已为娶妻生子谿，妻死，遗孤就哺外戚。烈女思自抚之，为于门宗祧计。王坚不与，烈女益失望。适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终日。姑倦寝，烈女夜起自经。是夕，有大星陨于家，黑、白二气自屋角间出人之乃灭，警夜者怪之。及晓，烈女死，颜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麦刀二，其一忽失去，至是从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闻，奉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于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际可为经理其葬事。嗟乎！近代归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贞，非圣人之道。”余谓此固圣人所敬羨，而

<sup>①</sup>漏卮，释义为有漏洞的盛酒器，比喻国家利益外溢的漏洞。

<sup>②</sup>躄踊，捶胸顿足，哀痛貌。



不敢以概天下之中人，故为已嫁者律曰一与之醮，终身不改。而未嫁者，则不著为令，听人自行其意。”余尝尚论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不背于圣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创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心之无憾而后止，孔子亟称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论，将并议其为贤智之过欤？昔余曾叔祖母章，亦以处女称未亡人，坐卧小楼者四十年，诏旌其间。余每过墓下必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仪，乃复再见烈女之事故，不辞而为之铭，铭曰：梁上之组耶？床头之铁耶？吁嗟！烈女何死之决耶？且诗书疇为之称说也。

附祭文：

两间正气郁为女子，光贲<sup>①</sup>黄垆芳流彤史。桃夭未赋，檠舟自矢。青锋白鍊，甘之如荠。九重旌异，狂澜攸祗。吁嗟烈女，至今不死。余既吊烈女之墓，其子轺出拜。因名列奏章，王姓不能留，仍为烈女后故也。轺云两年前灯下见烈女，抚之曰“汝读书慎毋与侪辈竞。”问所服，则敛时故衣也。轺幼性愿朴，王碧及邻里咸谓不诬。或烈女灵爽不散，有非怕理可测耶？（附录）

## 议

### 梁惠王葬议

元·杨维禎

惠王葬，有曰：“天大雨雪，至于牛目，为栈道而葬。”群臣多谏沮<sup>②</sup>，太子不听。犀首问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太子弛期<sup>③</sup>而葬。余怪惠子通古学，而不及订诸《礼》《春秋》，何也？《春秋》于宣公八年书：“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书：“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sup>④</sup>以为“雨不克葬，丧不以制”。左氏以为“雨不克葬，礼也”。二说何从？士葬，礼有潦车<sup>⑤</sup>、蓑笠之具，而王制谓“庶人葬，不为雨止。”则先王亦虑及于此，而为之先备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会葬之诸侯，备有所不给，则岂可以远日拘，比于庶人，而必狼籍以葬乎？说《礼》者谓“庶人不为雨止”，则诸侯大夫宜为雨止。而《春秋》书“克葬者”实与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栈道以葬，群臣之谏不能止，而止于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以为文王之义，此市井之论，而施本之以为义，此国之士不学之陋也。然其说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则亦合礼，于人情而以为义法文王，则吾未知也。

①光贲，光临。

②沮，疑作“阻”

③弛期，缓期、延期。

④穀，疑作“谷”。

⑤潦车，有盖之车。

## 述

### 黄河述

明·太祖

吴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将军率马步被坚者，一十有五万，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齐鲁。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弃城远遁沙漠。又冬，转战晋冀，抚有其地。关右望风送款，中原是平。尝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亲至。彼仰观俯察，择地以居之。遂于当年夏四月，率禁兵数万往视之。溯流河上，是月抵汴梁。当是时机务浩繁，虽有山川秀丽古今人之事迹，一时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斋于奉天间。夕坐道止，有孺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当时同舟往者。因言比<sup>①</sup>狩，河水变迁，欲为之说，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说来进，观斯文意壮<sup>②</sup>水势、说河源，文颇顺序，朕因以为之述：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滨，及河际故道，某日乘巨艘<sup>③</sup>抵瓜洲。是时，春水方既，潦水初兴，江无洪涛，日无酷暑。时在清和，利征且言，舟入运河，舍半抵广陵，三日至淮阴，舟师入淮。是日，巽上风多，扬帆飞帆。不二时而达河、淮二水相合之处。见水分两道，清浊如介，并流二十馀里，方乃混流东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觉水土同流，极浊而无清。至黄而无黑，更无他色。所以古今称黄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昼夜居斯水上，时刻听观，其势若万马奔驰，其状若大地轰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视。其山回石转之处，则水绕势盘旋如羊角。水底玲珑，因风激怒，涛飞泼天，则珠飞雨降。有时巨浪如堤，倏然而涌，横亘其河，使湍者纵、流者止、细浪者无文。良久之间，众流辐辏，其横亘之水将消，忽然一水周旋，则水底有声，暗暗呜呜。又少时间，水中一穴若数丈围，有如井状，上通天气，下至河底，俗呼旋涡是也。其水为旋转急甚，中有飞者上起，去涡丈馀，霏霏临岸，沸沸触人。其流于两山峡之处，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绕石而旋，或复流以触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鱼一尾之间，虽呼吸之际早十里之程。若胎龙美之而出戏，或蜿之以一蜿，则渊深无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则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则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于中国，为民害者多矣！朕亲游斯上，观斯水之势，遇两山之间，河狭水急，宜其然欤！至于平原旷野，则东荡西珊<sup>④</sup>，使桑田变迁，水势少慢，亦其宜然欤！此坚柔之所由，孰谓有神者欤？若非河之无神，却乃有

①疑作“北”。

②疑作“状”。

③艘，海中大船。

④珊，坍，崖岸或建筑物或堆起的东西倒塌，从基部崩坏。

之。所以有之者极浊而□<sup>①</sup>澄，滔滔东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极清，人影皆毫厘洞见，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数十里，斯可谓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载在祀典，畏之祀之，为民祈福焉。今朕得观斯水狭直处，如经如弦。凡山回石起之处，则盘若羊肠。若河阴以达徐宿，地旷而原平，则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荡荡，有不可测焉。《禹贡》注云：“三门未开，吕梁未凿，则河出孟门之上。”则未为当也，必后人讹其文相传差矣。朕曩者既游，今思复述以为说耳。

## 国朝

### 汴城围陷述

马士鹭

今日之民何民乎？是寇攘水火之余，几经抚辑<sup>②</sup>以有今日也。由今遡昔，盖不胜俯仰之悲焉。慨自明运将终，逆成肆毒，独盘据我豫中者，数载于兹，无城不破，无邑不残。犁锄化作剑枪，沃壤鞠为茂草。蓬蒿塞径，绝犬吠于千村；骷髅盈郊，断炊烟于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风景犹旧，大河以北人物依然，则是天下之苦未有苦于我河南者也。其在我河南八府、河北三府，虽经兵荒未遭蹂躏。河南四府暂尔残□□次平复，独我开封巍巍金汤竟委泥沙，官无驻节之地，民无栖身之所，则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苦于我开封者也。其在我开封三十四属、河北四县，尚获安堵，其外诸邑虽丧乱之余，然城郭犹存，家乡尚在，独我祥符百姓，青春失伴，白首无家。望白草以连天，睹青磷之满地，则是开封三十四属之苦，未有苦于我祥符者也。苦自何始乎？始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蝗生四月以啮麦，霜飞八月而杀禾，致使斗米两金，土贼蜂起，百姓之死于饿者不知凡几，死于相食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林林总总者，十仅存四五矣。天不悔祸，逆成弄兵，始而乌合兽斗，继则倒海排山。辛巳春冬，两薄城下，掳民前驱，葬我矢石，狠战恶攻二十昼夜，百姓之死于战者不知凡几，死于掳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仅存其二三矣。逆成志在屠汴，壬午春月，卷土重来，历夏经秋，粮尽援绝，掘罗无计，同类相残，晨饭杀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于饿者不知凡几，死于杀而相食者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十存二三者，今百无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掘河以澹寇，继也寇即导河以灌城，大梁一块土付之茫茫波涛中矣。间有一二士女展转于城头屋角之间，哀号于木筏树杪之上。又值凄风苦雨，晦冥连朝，以饿当寒，僵尸相望，百姓之死于溺者不知凡几，死于冻者又不知凡几，哀此残黎向之百无一二者，今万死一生矣。嗟乎！嗟乎！天乎？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极乎？然而辛巳之攻，贼窥城，我则悬楼以击之也。贼挖城，

①疑作“难”。

②抚辑，亦作“抚辑”，安抚辑和。

我则孔道以夺之也。贼立栢台，我则力战以焚之也。贼轰地雷，我则立筑以御之也。其设奇制胜者，则诸上官有司也。其冲锋迎敌者，则诸武弁也。其率众倡义者，则诸绅衿也。其悬重赏以募死士，杀一贼给银五十两者，则周藩也。其毅然登陴者，省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数十万众也。初亦曰：此守御之常也。至壬午之围，则五阅月矣。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钱一觔，斯何时耶！宁饿而无二志，宁死而无叛心，犹日以二三黄发登城詈<sup>①</sup>贼。嗟乎！吾汴之民其甘心矣。独是援师逍遥河上，而守城诸武弁骄悍无状，纵兵殃民，凡缙城采草食者悉戮之冒功，悲莫悲于魂返故乡矣！乃推官黄澍借养兵之名，倡搜粮之举，而不肖绅衿如杨铨、张尔猷辈挟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贪虎噬之计，徇私怀仇，勾引举报，排闥<sup>②</sup>掘地，不为人留一糶糠，然犹曰搜粮以养兵也。乃竟轰入富室，拷掠仆婢，金珠银钱无不卷去。行之日久，又复按家派粮，指名发营，无论绅衿巨族悉制于悍兵之手。昼则铁其项，夜则绳其足。罄家所有，以饱贪弁。此其时何时，此其事抑何事耶？则是吾汴数百万生灵未死于贼，先死于兵，未死于黄河，先死于黄澍也。然终宁饿而无二志，宁死而无叛心，以奄奄待毙之躯膏刃蹈水，此其民抑何如民耶？初亦曰：此效死之正也。迨至寇入潼关而西安迎降，过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异于？二十四郡望风皆靡，而大梁数百万生灵悉委汪洋万顷中者不堪与颜常山同游哉？更可恨者黄澍一叶飞渡，曾不于河干。一回顾汴土，得授御史，以十万金来赈，籍非直指王公。汉监军旧县令王公燮极力筹划，多方拯渡，将此一二未尽之馀生且悉葬鱼腹中矣。其谁复生全此躯，以沾明天子之鸿泽也耶？我大清定鼎，为问今日之民何民乎？是寇攘水火之馀，几经抚辑以有今日也。天下之乱也，自大梁始，天下之治，亦自大梁始。前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大清之得天下，亦自安养大梁之百姓始。后之莅斯王者，其尚于我忠义之民而加之意哉。

## 诗

### 大梁亭

唐·韦应物

梁王昔爱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远集八方宾。车马平明合，城郭满埃尘，逢君一相许，岂要乎生亲。入仕三十载，如何独未伸，英雄久籍籍，台阁多故人。置酒发清弹，相与乐佳晨，孤亭得长望，白日下广津。富贵良可求，謁来西入秦，秋风旦夕起，安得客梁臣。

①詈，骂。

②排闥，推门，撞开门。

## 汴渠

宋·梅尧臣

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闻歌汴渠劳，漫缀汴渠诗。汴水源本清，随分黄河支，浊流方已盛，清派不可推。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肩牛骡驴，定应无完皮，苟欲东南苏，要省聚敛为。兵卫讵能削，乃须雄京师，今来虽太平，尽罢未是时。愿循祖宗规，勿益群息之，譬竭两川赋，岂由此水施。纵有三峡下，率皆龕冗资，慎莫尤汴渠，非渠取膏脂。

## 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

犯霜出国门，送客客已去。犹意去未远，策马过寒戍。川长不见人，沙没前冈路。始闻云水深，忽逢朱亥墓。金鎚一报恩，义烈垂竹素。何须文学为，寄语长沙傅。

朱亥墓

宋·苏轼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来游故国，大冢称屠儿。平日轻公相，千金弃若遗。梁人不好事，名字寄当时。鲁史盗齐豹，求名谁复知。慎无怨世俗，犹不遭仲尼。

## 牵驼冈阅马

宋·江复休

牧马散近垆，阅视乘高秋。驼冈似涉苑，堆阜带川洲。坡陀故梁城，萦薄西南陬。连棚映林樾，星罗倚层丘。回风吹阵云，奔腾歛来游。野性脱霸马，饮龔遂所求。腹干颇肥张，郁怒何彪貅。群驱骤麋鹿，逸势凌蛟虬。军戎选轻健，和銮御调柔。毛物有千名，众美归骅骝。梁王愁思台，佛刹居上头。謁来一凭眺，遗墟莽悠悠。信陵骨已朽，岩穴谁见收。当时英雄辈，事逐东波流。置酒临风轩，聊以纾烦忧。

信陵馆

金·雷瑄

闲过信陵馆，有怀信陵君。君去日已远，谁怜抱关人。径携一壶酒，往酬公子

坟。坟科久已平，其木几为薪。泉扉锁长夜，千载不复晨。昔为贤俊游，今为狐兔邻。豪贵竟安在，念之心如焚。有生会归尽，但恐后无闻。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国春。

### 大梁怀古

明·刘基

在昔信陵君，劳谦实弘度。好士天下稀，宾客远倾慕。救赵夺兵符，扫清邯郸雾。归来全大梁，秦甲誓<sup>①</sup>东顾。魏王木偶人，朽心自成蠹。谗言一以入，危石不可据。日落西河阴，歌章怨零露。

### 登大梁故城

明·李梦阳

登高与处卑，由来虑多端。登高尚寡惊，处卑焉能欢。以兹历荆榛，褰衣蹶巘岈。土壕带阴风，楼橹危急湍。崖岸苦崩奔，葭苇何漫漫。周望鲜故物，俯察多忧叹。潜鱼葺其鳞，惊鸟无停翰。云浮诚不任，渊沉谅何难。终附岩穴栖，斯地非我安。

### 九日登城楼宋故都门

明·高叔嗣

佳节倚秋城，朋曹晚相逐。窃怜坎凜心，慙寓登临目。日落故乡林，霜寒游子服。百里览山河，千年看陵谷。生欣盛时康，追叹亡王促。帝功颓九五，霸气消百六。犹能识宫观，但见登樵牧。纵酒在高楼，悲歌对乔木。身同司马病，怀异步兵哭。举头望长天，万里来鸿鹄。嘿寻阶除降，独去归茅屋。

### 国朝

### 繁台怀古

沈荃

梁王全盛日，置酒登此台。层轩出霄汉，壮构凌尘埃。当时侍从者，一一皆邹枚。抽毫必金石，酌醴盈樽罍。日暇有馀乐，时清多俊才。欢娱极百年，盛事流九垓。我来过夷门，望古增徘徊。浮云亘千里，宫观成飞灰。平地走狐兔，阿阁生莓

<sup>①</sup>誓，音zhé，丧胆；惧怕。

苔。霜雪日以零，风流日以颓。衰荣有如此，悵悵讵能裁。

### 汴梁篇

唐献圭

煌煌古汴梁，八挺道里均。五季夙都会，赵宋称神京。有明建藩封，佳丽侔金陵。烈皇失其驭，逆闯胡不仁。虔刘我民庶，攻围逾十旬。岌岌孤城危，饑绝无援兵。茫茫旷野墟，千里少人行。决河使东注，河水浸闾闾。波涛涌天上，蛇龙恣狰狞。崇墉淀泥沙，衣冠易介鳞。于嗟百万命，顷刻无一生。到今多葑屋，积泥与檐平。郭外尽灌莽，惟余草青青。造物岂有心，胡因此方民。

已上五言古诗。

### 古汴梁行

唐·高适

古城苍莽饶荆棘，驻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五千里。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馀草木根。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

### 夷门诗

唐·王维

七国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逾恭意逾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头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 梁园吟

唐·李白

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奇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愁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绿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昔人

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辉。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 梁台古愁

唐·李贺

梁王台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飞入。台前斗玉作蛟龙，绿粉扫天愁露湿。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鲜。朝朝暮暮愁海翻，长绳系日乐当年。芙蓉凝红得秋色，兰脸别春啼脉脉。芦洲客雁报春来，寥落野篁秋漫白。

### 会饮金明池书事

宋·司马光

日华骀<sup>①</sup>荡金明春，波光净绿生鱼鳞。烟深草青游人少，道路苦无车马尘。石渠诸君职事简，载酒撷花畏花晚。浮舟逐胜任所之，箕踞狂歌叩舷板。眼花耳热气愈豪，掷杯击案声嗷嗷。惊沙飒飒绕洲渚，鱼龙迁去避我曹。人生大料无百岁，贵贱贤愚同一致。在家馥<sup>②</sup>馥几何，一日风光不宜弃。

### 汴河

宋·黄庶

汴都峨峨在平地，宋恃其德为金汤。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子孙生怠荒。万艘北来食京师，汴水遂作东南吭。甲兵百万以为命，千里天下之腑肠。人心爱惜此流水，不啻布帛与稻粱。汉唐关中数百年，木牛可以腐太仓。舟楫利今百于古，奈何益见府库疮。天心正欲医造化，人间岂无针石良。窟穴但去钱谷蠹，此水何必求桑羊。

### 信陵公子行

元·王恽

春风猎猎吹轻裘，联镳<sup>③</sup>来作夷门游。令人远忆魏公子，径上吹台最上头。却秦

①骀，诗人舒畅的样子。

②馥，菜肴。

③镳，马嚼子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



存赵震九土，谁意抱关老吏能此帷幄之良筹。饥肠自古出奇策，功成何害屠沽流。高皇布衣重公贤，大梁城边几迟留。一朝龙骧开汉业，举功不复询来由，岂非慕蔺承馀休。尝读太史公，今日把酒酬墓周。当时朱门满歌舞，此日野草荒山丘。醉歌信陵行，碧云日暮写我忧。英雄割据虽已矣，高义凛凛横清秋。追攀逸驾那复得，落日倚剑看神州。

### 夷门歌

明·刘基

秦兵噪振长平瓦，赵人肝脑涂原野。邯郸一夕陷围中，魏军不敢屯城下。当时独有信陵君，门前好儿<sup>①</sup>多如云。不有夷门抱关者，谁知屠肆鼓刀人。卧内虎符初入手，壮士胸中血一斗。北救邯郸西却秦，五霸之功今复有。平生志气何雄豪，功成刎头如拔毛。秋风吊古夷门道，惆怅荒城空绿蒿。

### 大梁行

明·高启

大梁四面如平砥，西去咸阳一千里。魏王此地皆为都，宫阙中天碧云起。车声鞞鞞<sup>②</sup>夜未休，带甲十万名苍头。撞钟列鼎宴上客，奉金走币连诸侯。信陵真是贤公子，富贵不骄天下士。已访侯鹿到里门，复迎朱亥于屠市。倾身折节世莫同，缓急竟顿斯人功。邯郸秦军一槌破，七国震动闻英风。古城重过为搔首，几度春风落杨柳。沼上应无鸿雁来，苑中只有狐狸走。立马尘沙日欲暮，悲歌感慨向夷门。豪华多少同销歇，独有高名今尚存。

### 大梁行

明·何景明

朝登古城口，夕藉古城草。日落独见长河流，尘起遥观大梁道。大梁自古号名区，富贵繁华代不殊。高楼歌舞三千户，夹道烟花十二衢<sup>③</sup>。合沓<sup>④</sup>轮骀<sup>⑤</sup>交紫陌<sup>⑥</sup>，鸣

①好儿，《嵩渚文集》为“剑客”。

②鞞鞞，音 hōng hōng，许多车辆的声音。

③衢，大路、四通八达的道路。

④合沓，迭也。

⑤轮骀，车马骑从。

⑥紫陌，大路的意思，指京师郊野的道路。

钟暮入王侯宅。红妆<sup>①</sup>不让掌中人，珠履皆为门下客。片言立赐万黄金，一笑还酬双白璧。带甲连营杀气寒，君王推轂将登坛。弯弧自信成功易，拔剑那知报怨难。已见分符连楚越，更闻飞檄救邯郸。一朝运去同衰贱，意气雄豪似惊电。杨花飞入侯嬴馆，草色凄迷魏王殿。万骑千乘空云屯<sup>②</sup>，绮构朱甍不复存。夜雨人归朱亥里，秋风客散信陵门。川原百代重回首，宋寝隋宫亦何有。唯鹿时衔内苑花，行人尚折繁台<sup>③</sup>柳。繁台下接古城西，春深桃李自成蹊。朝来忽见东风起，薄暮飞花满故堤。

### 梁苑歌

明·王廷相

君不见，梁王已破六国垒，苑中便起文园台。黄金白玉架楼阁，绮榻延宾四向开。清泠池上三尺雪，相如新赋倾邹枚<sup>④</sup>。临邛<sup>⑤</sup>美人斗花朵，挑以琴心礼岂那。汉庭卖赋得千金，白首游梁计亦左。今人空作古人风，抱策为儒叹不逢。呜呼，古来文士不检岂足病，且览词彩如长虹。

#### 其二

梁苑东连孟诸野，旧国山高水弥下。黄金触斗不作乐，徒使千年笑达者。君不见，汉天子爱弟侈赐空大盈，梁王受之不一惊。合沓<sup>⑥</sup>金根车，宛转玻璃駟<sup>⑦</sup>，突然驰道流日星。千乘万骑敌卤薄<sup>⑧</sup>，贵焰豪华倾九瀛。百年之后君为谁，有酒莫惜千金挥。不信试看梁王苑，狐兔草驰鬼火吹。

#### 其三

黄河东来沙填海，陈留十山几山在。梁王古苑九地深，岁岁龙蛇窟穴改。我田在苑苑在东，灌园凿井当其中。应门两黄鹤，抱琴双玉童。行歌曳杖如游龙，前身恐是河上公<sup>⑨</sup>。君不见，七十二帝如旋蓬<sup>⑩</sup>，惟有尧舜流高风。人生百年电闪闪，何必希时钓誉攀援日月独为功。子云草玄<sup>⑪</sup>恒不调，虞卿著书仍固穷，我怀欲附沙洲鸿。

① 妆，见拒妆，古代一种油炸的食品，类似今麻花。此处疑为妆，《汴京遗迹志》为“红妆不让掌中人。”

② 云屯，如云之聚集，形容盛多。或茶具名。

③ 繁台，音 pó tái，古台名。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禹王台公园内。

④ 邹枚，汉邹阳、枚乘的并称。

⑤ 临邛，地名，四川邛崃。

⑥ 合沓，重迭、攒聚，纷至沓来，盛多貌。

⑦ 駟，音 píng，古代一种有帷幔的车，多供妇女乘坐。

⑧ 卤薄，汉应劭《汉官仪》解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薄，故曰卤薄。

⑨ 河上公，相传为西汉时道士。

⑩ 旋蓬，随风飞转的蓬草，比喻轻易飞散。

⑪ 草玄，典出《汉书》，指淡于势利，潜心著述。

## 梁王台

明·李濂

梁王台下春草生，梁王台上春霞明。兔园积雪有词赋，鳧渚废榭无歌笙。百花双燕且对饮，碧海黄尘空复情。落日为谁吟思苦，千愁城阙暮云平。

国朝

## 大梁宫人行

王紫绶

茅店朔风篱户破，土榻夜寒扞足坐。苦耳凄音无倦时，始犹絮絮后转大。自从垂髻入王宫，天下藩封数汴中。五方食货舟车便，四海衣裳冠盖通。宫中日夜闻箫鼓，记得宪王春乐府。暗携玉尺比珊瑚，闲向金笼教鹦鹉。鳌山城市结丹丘，步辇随登宣德楼。三千朱覆高门隘，十二雕栏夹道稠。桃笙葵扇泥金虎，藏冰七十二王所。水晶帘映玻璃杯，玳瑁簪翻峡蝶谱。明月离离海峤来，翡翠凌空飞阁开。艮岳清钟飘铁塔，隋隄锦缆隐繁台。最是梁园雪欲满，杂沓喧阗<sup>①</sup>貂气煖。锦绣遍围园上树，毳毳<sup>②</sup>初动帐中管。教坊入直殿西头，私言阗阗<sup>③</sup>见风流。白鼻騊<sup>④</sup>随银凿落，青油幕覆玉搔头。五门回斜五十里，家家日在歌声里。雕<sup>⑤</sup>鏤<sup>⑥</sup>熠耀侯嬴关，屈戌辉煌朱亥市。晨昏四季卖花天，蹴鞠戎戏首秋千。帝子斗鸡输宝玦，妖童走马失金鞭。大家园亭倣宋作，水陆年年花石过。十番丝竹五侯眠，九陌腥膻<sup>⑦</sup>七贵唾。寒食中元十月朝，士女踏坏金梁桥。连帷罗袂肩相并，条脱香巾步自摇。辛巳闯寇<sup>⑧</sup>春薄汴，血溅西城六日战。窃符虚拟魏家军，飞镞哄传雷将面。冬来卷土压东城，雉堞烽高百里营。云梯万架星辰乱，铁炮千家风雨鸣。前番射中闯贼眼，幕府上功双绶绾。此番一月用火攻，崩颓睥睨余三版。三版一月不可侵，二百年来见人心。周藩朱提红标记，一级偿以五十金。贼营今年四野蔽，秣马取禾作家计。日日巾幗马将军，城上铙吹<sup>⑨</sup>门自闭。麦青即来待麦黄，城上堤上坐相望。此时□<sup>⑩</sup>南无明土，左镇拥兵踞武昌。富家积金不

①阗，充满。有形容鼓声、车马声。

②毳，音shū，同毳。原料毛，或用原料毛编织的织物。

③阗阗，音huán huì，指街市、街道，或借指店铺、商业，或借指民间。

④騊，音guā，黑嘴的黄马。

⑤雕，雕刻。

⑥鏤，音sōu，意为镂空（一种使木石透空的特殊工艺）。

⑦腥膻，同“腥膻”。

⑧寇，同寇。

⑨铙吹，即铙歌，军中乐歌。

⑩此处原刻模糊，辨认不清楚。依《东京志略》补“河”字。

积谷，仓仓巢尽厂空屋。死者已果生者腹，生者岂有口<sup>①</sup>。官府下令曰搜粮，抽刀摧箭入人房。搜之乌有曰蠲<sup>②</sup>助，珠玉还载粟橐囊。五月开门放人出，六月塞门防人逸。将军密计抚军领，肥瘠皆堪充军言<sup>③</sup>。银满一杯米一杯，豪家潜向老兵谋。老兵米有肉更有，私下屠人公卖牛。兵将三日索一赐，穷后周王夜不寐。粟红已罄神宗年，钞黑犹题洪武字。百官数月城上栖，鼠省群空马妾啼。太守骨立趋为糜，方伯髦年栢作蚤。或啜棉子或啖纸，四府自饱三府死。将军连日宰骆驼，愁瘦黎园诸弟子。中宫朝暮启王时，说尽民间锁褻词。朽车盖伴羊裘煮，溷<sup>④</sup>水虫为鱼子炊。八月昼夜连阴雨，城下水从城上取。九月忽传黄河迁，天明十七岁壬午。黑云未散黄云生，一夜千锤万钟声。才道蛟龙斗北鄙<sup>⑤</sup>，旋教楼市收东京。匆匆从驾寿山上，洼处洪涛深七丈。王家仅余数尺城，女墙缺溢如破盎。冯夷怒叫天吴超，钟楼鼓楼争须曳。只恐寿山沦水底，相约结带理珠襦<sup>⑥</sup>。文武将士呼舟渡，舟子操舟左右顾。百官在后王在前，法度不行行贿赂。舟开摇指古寺牢，相国鸱吻<sup>⑦</sup>百人号。水面忽惊炮火向，贼筏渐欲近城壕。抚军闻之额频蹙<sup>⑧</sup>，将军第呼渡河速。新河已过旧河，旧河之水没车辐<sup>⑨</sup>。王驾仓皇次延津，燃灯小院点妃嫔。低头拭泪中官叹，几回错唤旧宫人。左右纷言邺下<sup>⑩</sup>好，昨日王驾离酸枣<sup>⑪</sup>。一骑双乘骑又稀，妾身独走沙门道。夜来和衣宿荒村，梦里犹入后载门。乍醒不知同伴尽，失声倩视臂间痕。闻道邺城才三舍，妾身到应是明夜。未到预怜望西陵，铜雀惟见漳河下。非关老大恨天涯，芳草王孙何处家。凄音未断风渐加，飒飒茅店向霜华。噫尔宫人莫惆怅，余亦满身黄河浪。说尽汴梁遗事多，河北天寒鸡早唱。

### 柳园行

柳园下马无一柳，河干老人衣露肘。却指夕阳向客言，瓦上残晖苍鼠走。此地豪华记昔年，瑟瑟珠帘树杪<sup>⑫</sup>悬。宅第云霄凌卫霍，阡陌纵横迈窰田。五蕴七宝出内赐，晨兴一筋万钱费。门临白马大王风，家接陈桥天子气。梁王宾客许追陪，一水丹车日几回。雪尽呼莺游兔苑，酒酣携妓上吹台。诏书初膺翬<sup>⑬</sup>翟选，闾阖中开纳凤

①字体漫漶，不可辨认。依《东京志略》补校为“完骨肉”。

②蠲，音juān，除去，免除。

③言，音yóng，和。

④溷，音hùn，肮脏，混浊。

⑤鄙，音hào，古地名，在今中国河北省柏乡县北。

⑥珠襦，音zhū rú，贯珠为饰的短衣，也指古代帝、后及贵族的殓服。

⑦鸱吻，音chī wěn，龙生九子之一，口润嗓粗而好吞，成殿脊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一般是指中式房屋屋脊两端陶制的装饰物。

⑧频蹙，皱眉。

⑨车辐，车的轮辐。仪仗用的木棒。

⑩邺下，古地名，今河南省安阳市。

⑪酸枣，古地名，今河南省延津县。

⑫杪，一般指树枝的细梢。

⑬翬，音huī，飞翔。

辇。大练毋仪领六□<sup>①</sup>，秋月春花颦笑浅。乙丙之间重厂臣，杨左肉销北寺尘。生祠火急封疆吏，缁骑株连偶语人。定□夫人曰奉圣，婕妤昭仪宠莫并。旨承樊嫔<sup>②</sup>使令便，保及吕嬃<sup>③</sup>封爵盛。巧窃威福附貂珥，常防冷眼岁昭阳。暗引羊车回永巷，互飞蜚语中椒房。外家顿失金吾贵，大官渐减掖庭味。灯前良姊伴中宫，潮上将军逢醉尉。故剑霜寒气不腾，伏后萧墙百虑增。上公已越九千岁，妖媪宁知十二陵。戊辰冰消日赫赫，太后坐受新皇册。党锢最怜戚畹贤，手敕恩加太康伯。秦寇重来围汴京，下尽河南七十城。揭竿蔽野龙蛇乱，夜火隔河霹雳鸣。黄流破城如破竹，舟子操舟上人屋。男攀女挽势欲沉，归去舟中指可掬。甲申日坠燕云垂，髯龙血叫雌龙随。珥簪杂沓胭脂井，弦管凄凉凝碧池。长信上阳人俱散，三木公卿旬未盥。覆巢北海小儿悲，牵犬东门老父叹。昨日魏其今武安，擒虎军中吊唁难。昭陵青冢凭谁问，人世空余贾佩兰。扫清宫禁来真主，瘴雨蛮烟开幕府。征滇貔虎次朱仙，戍粤骆驼过妹土。连钱尘滚铁浮图，匱匝<sup>④</sup>日明金仆姑。绮疏阁坏铃声哑，绣错田荒麦穗枯。桂丛移作他山树，御碑摩向谁家墓。雨摧碧瓦鸳鸯飞，月落雕梁狐狸住。自从河口决荆隆，鯨也九载鲜成功。秦皇鞭石神人怒，汉室泥沙壁马空。河使下令雷霆吼，两岸萧萧星在留。隋堤采罄输黄金，瓠子丁亡锁白首。中原八郡零一州，更番河署起高楼。包工白粲连车解，折埽朱提计亩收。是时鲁因厮役入，十队红妆楼上立。故迟檀板<sup>⑤</sup>幸官颁，潜倚洞箫嫠妇泣。前年微幸合龙门，河夫虽罢堤夫存。惯看月华衔铁塔，饱尝雪片舞梁园。河开河塞终无已，帐殿往回猎马喜。夷门关市已全非，钩弋妆缕今若此。客犹未语河忽高，浪涌沙黄风怒号。欲共老人寻往事，数声野雉起崖高。

### 过汴感赋

盛熙

汴州城作鱼龙屋，汴州人葬鱼龙腹。淤沙浩浩少居人，雨黑天愁鬼夜哭。闻道当年绮陌春，王孙外戚竞朱轮。雪宫楼榭栖云日，兔苑讴吟动鬼神。更有侯生真好奇，报仇魏胜感如姬。应为留宾簪玳瑁，翻令行汲死蛾眉。我来饮马向河洲，鸥鹭联翩起渡头。兴废等闲莫怅望，蓼花菰叶不胜秋。

①此处字体迷糊看不清楚。

②嫔，音yì，柔顺、和善。

③嬃，古代楚人称姐姐为嬃。

④匱匝，kē zā，周匝环绕。

⑤檀板，tán bǎn，乐器名，檀木制成的拍板。

## 大梁贡院成

曹同统

长河滹漾<sup>①</sup>几千里，云奔雷激无停涘<sup>②</sup>。周泗绕结大梁区，襟络嵩邛等翔雉。彼都聚美号西京，风景翩跹数汴城。丹牒肇开周邸贵，绳联奕叶疏封荣。就中鳞次多葱郁，绣关朱薨駮<sup>③</sup>心目。处处醉月与食花，罟罟<sup>④</sup>晶映水山窟。琉璃易脆彩云晞，燕子那教王谢飞。蛟蜃怒翩<sup>⑤</sup>金谷溃，砂尘漂积玉枝微。星移物唤神皋举，清运光升文治溥。珍绝狂鲸川效珍，旧时闾阖仍安堵。共城仓猝开棘苑，地势虽都局未远。于兹相度庇材优，鳩工不日崇轮建。四隅方广巩维垣，楼第霄连弥望尊。钥瑟内扃森羽析，期罗外宇肃营屯。多士林林结鞞<sup>⑥</sup>辙，观光用汲濡心血。圣朝司鉴简授精，公慎金同屏关节。隼额新裁减半收，枚遴分交鲜俸<sup>⑦</sup>投。自断溥劣劳薪弃，八穀<sup>⑧</sup>畴叶非熊求。肯令辜负秋中月，拍案邹枚<sup>⑨</sup>猗思发。凌风拈咏嫁裳篇，自哂应酬成楮<sup>⑩</sup>。鹿鸣讌集拟登仙，咳唾香生桂萼妍。昔日管弦私拥地，载看胜概晔<sup>⑪</sup>名园。

## 河上柳

胡延年

河上柳，生不辰，相彼拱抱姿，何足敌波臣。一朝黄流溃千里，变作鲸鲵填水滨。期年砍尽百里树，疲民胼胝河干戍。十年之计当如何，犹道汉家鲁塞瓠。君不见，昔人让水而徙郭。又不见，行所无事龙门凿。物因生植民未虐，何至鳩工邻为壑。

## 河工老人行

马士鹭

行来倦倚秃树坐，龙钟老人荷锄过。却指涛浪向余言，庚子六月长堤破。先是连

①滹漾，水深白貌。

②涘，水边。

③駮，古同“駮”。或迅疾地擂鼓。

④罟罟，音 lú sī，一种屋檐下防鸟雀的网。也是古代一种屏风。

⑤翩，本意是指疾飞的样子，形容轻快地旋转舞动的样子。

⑥鞞，音 yǐn，古同“紉”，牛鼻绳。

⑦俸，同“幸”。

⑧穀，使劲张弓。古同“够”。

⑨邹枚，汉邹阳、枚乘的并称。

⑩楮，音 gǔ duò，木柴块，树根疙瘩。

⑪晔，光明。

旬风雨时，隄防号令火如驰。丈夫已役惊妇女，壮大不家呼小儿。况复啼饥与号冷，堆土塞穴力不猛。一刻千钟万钟鸣，槐疙疸堤半作窞<sup>①</sup>。哭声堪助水声哗，此番知比去年奢。千柯禾黍<sup>②</sup>冯夷府，万户庭室海若衙。相呼结伴探家路，波上浮沉群类鹜。釜中鱼跃甑<sup>③</sup>中蛙，儿女呱呱声在树。带水拖泥去见爷，见爷泪咽口先呀。飞入滚滚黄河浪，吞尽油油青亩<sup>④</sup>花。岂料我爷怒声壮，皂隶双喝呼大杖。偶然润到豆田畦，缘何妄说桃花涨。苦我小民不敢言，哀声渐减泪痕蕃。归来聚哭荒城外，只恐风吹到县门。负母提儿高处住，网鱼笼虾度朝暮。夜来对天枕流眠，长流难问天难诉。闻道巡方御史来，衢<sup>⑤</sup>张朱示报伤灾。我爷日日门前怒，下隐何由达上台。灾伤不闻催科起，无丝无谷应征比。堪疑上下不同颜，万姓悲愁一官喜。处处申文到济宁，咸云决口在梁城。河臣犹议协修例，县宰独贪自筑名。尽驱吾民去诛柳，门外萧然坟上走。生者常道不如死，那知死者受其蹂。运柳乏牛复少车，役催埽料又来家。父思剥骨堪作木，子愿剔觔<sup>⑥</sup>好代麻。按亩征夫例已著，搜求又使门夫与。穉<sup>⑦</sup>孙扳挽老翁行，寡娘哀叫娇儿去。土土木木苦且前，水浸双足火燃肩。吾民已受独修累，衙官犹索常例钱。常例索钱偶未便，动说锁拿解到县。叩头愿典破衣衫，从来怕见吾爷面。昨日老姬到此间，相逢有目各潜潜。带来敞袴<sup>⑧</sup>蒲花乱，托出干粮蓬色斑。我嘱老姬莫再至，吾儿远出因官事。家内止馀乳下孙，如何应得捉人吏。而今徼幸口合龙，广插月堤待杵春<sup>⑨</sup>。四面风声吼万壑，一天雪意舞千峰。说犹未了泪如注，忽见胥人<sup>⑩</sup>持杖拊。我看堤上老人忙，我思明府河工赋。明府作赋欺谁人，不如萧鼓在河滨。坐人不知日已暮，蓼<sup>⑪</sup>滩沙岸起青磷<sup>⑫</sup>。

### 小黄行

小黄铺南逢故老，六月犹穿百结袄。含愁忍泪向余言，丁酉年间河伯恼。七月中旬带雨来，东南一派<sup>⑬</sup>浪惊雷。波深禾亩游鱼喜，涛撼荻屋巢燕哀。二麦薄入不敌

①窞，音 jǐng，泛指深坑。

②禾黍，禾与黍，泛指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

③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

④青亩，指良田。

⑤衢，音 qú，大路，四通八达的道路。

⑥觔，筋络，同筋。

⑦穉，音 zhì，同“稚”。

⑧袴，同“裤”。

⑨杵春，用杵春捣。

⑩胥人，古代的乐官，这里指犹胥吏。

⑪蓼，一年生草本植物，叶披针形，花小，白色或浅红色，果实卵形、扁平，生长在水边或水中。茎叶味辛辣，可用以调味。全草入药。亦称“水蓼”。

⑫青磷，人和动物尸体腐烂时，会分解出磷化氢，常在夜间田野中自燃，发生青绿色的光焰，古称“青磷”，俗称鬼火。

⑬派，古河名，源出中国山西省，流至天津入海。

赋，三秋尽已食鹜鹭。不免水患起丁夫，漫道汉家鲁塞瓠<sup>①</sup>。忍饿耽寒荷锄随，吃尽衙官县胥亏。晨风谁唱堤头曲，夜雨独吟河上词。填肉堆骨工已固，贷亲乞邻将麦布。沙深十月苗难长，旱历三春穗易蠹。况夫正月已开征，羊羔揭钱待麦登；当场麦卖难清债，笑问仓廩见未曾。戊戌有麦已如此，八月河从故口起。豆花沉溺谷黍漂，水则清寒地且死。又驱吾民去上工，此时难与去年同。人饥岁月皮骨在，家冷波流烟火空。一之为甚岂可再，哀切复向亲知贷。贷来麦种加倍偿，今年盼有明年在。盼到明年麦浪翻，十家今有几家存。人多涔涔<sup>②</sup>他乡泪，我亦盈盈故土痕。昼施腰镰夜弗倦，行天鼓打流光电。五月六月六十日，双丸跳走寻不见。麦兮麦兮可奈何，科如乌黑噪生蛾。官钱私债难偿彼，人口牛畜怎养他。是时亦曾白官府，官云催赋急如雨。伤禾未放朝廷赦，烂麦何烦尔辈数。己亥难捱庚子春，庚子入夏水粼粼。屡游赤土成熟路，叠见黄河同故人。沸我豆田汜我秫，坏我垣墙倾我室。前番不料今番至，今番不与前番匹。捞楂结庐高处眠，下有黄泉上有天。晨起穉子惯垂钓，延得残息赖鲤鱸。染泪书灾颖<sup>③</sup>已秃，约众乘筏向县哭。天地不仁父母忍，灾伤不报报修筑。报得修筑只自修，征夫地亩与门头。吾牛饥敝吾知悯，岂料吾身不若牛。犹幸泥沙添淤土，卖牛完赋种麦稔。水耕用人不用牛，种时那顾收时苦。正在牵缕忽自叹，今冬饿死定无疑。如何有死无生日，手足辛勤却为谁。喜得老妻缝鞋卖，吾儿朴实充牙衿<sup>④</sup>。觅得升合采树来，一日一顿青青饭。春日随衙去比粮，麦青直比到麦黄。这个息官听我说，今年麦穗大而长。今年麦穗长而大，五月中旬尚少艾。农夫不肯施腰镰，惊见云飞红紫盖。须臾怪呼疑天崩，如拳如斗响坚冰。只烦酉戌时两个，结得霜雪块数层。邻家有人涉青亩，哭说麦田已碾走。试问今夕是何年，二十一日岁辛丑。自酉至丑五经秋，略说灾伤少说愁。此身合作沟渠瘠，曾嘱妻儿莫怨尤。思量也要陈当道，愿见天家赈济诰。总然蠲免也无益，未必蠲免有人告。我闻此语心已醺，有口空呀无所云。欲共故老良久坐，数声饥鸟不堪闻。

已上七言古诗。

## 晚入汴水

唐·崔颢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汴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

①瓠，音hù，一种草本植物。

②涔，连续下雨，积水成涝。

③颖，指禾的末端。

④牙衿，指市衿，商人。



### 汴路即事

唐·王建

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因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

### 汴路水驿

晚迫水边驿，柳塘初起风。蛙鸣蒲叶下，鱼入藕花中。去舍尚云远，问程犹向东。近来虽怨别，不与少年同。

### 汴上暮秋

宋·许棠

独立长堤上，西风满客衣。日临秋草广，山接远天微。岸叶随波尽，沙云与鸟飞。秦城宁有素，志意自知归。

### 宜春苑

宋·王安石

宜春旧台沼，日暮一登临。解带行苍藓，移鞍坐绿阴。树疎啼鸟远，人静落花深。无复增修事，君王惜费金。

### 春日游金明池

宋·李昭玘

日有江朝思，坐无车马尘。横桥自照水，啼鸟不惊人。辇路晴飞絮，宫墙暗锁春。多情老园吏，洒地喜相亲。

### 同乐园

金·师拓

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蓬丘沧海远，春色上林多。流水时虽逝，迁莺暖自歌。可怜欢乐极，征鼓散云和。

## 汴城东楼夏登

明·李梦阳

身世吾垂老，中原北上楼。阴阳真去鸟，天地本虚舟。王屋千峰伏，长河一线流。晴沙暮浩浩，羡尔自行鸥。

## 朱仙镇

水店回冈抱，春湍滚白沙。战场犹傍柳，遗庙只栖鸦。万古关河泪，孤村日暮笳。向来戎马志，心苦为中华。

其二

宋墓莽岑寂，岳宫今在斯。霜风留桧栢，阴雨见旌旗。百战回戈地，中原左衽时。土人严伏腊，偏护向南枝。

## 登汴故城有怀宋事

明·李濂

无险难为国，云何此帝州。图燕真失策，徙洛是良谋。花石倾邦日，金缯啖敌秋。二龙去不返，故国黍离愁。

## 吊岳忠武

明·高叔嗣

战血凭谁浣，忠魂在所之。郊原高故垒，草树暗灵祠。落日啼鹃处，征人系马时。千年知己泪，片石外孙词。

## 国朝

## 登汴城角楼

张文光

落日下层城，苍然远树平。乱云连岳碧，野火隔河明。狐兔盘深窟，蒹葭令旧京。中原形胜地，画角起边声。

### 登周藩旧山

许作梅

辇路空山曲，登吟城阙函。荒台前锦石，老树左龙潭。紫禁莺啼断，彤云燕影探。棘闱新怅望，千里一烟岚。

### 渡黄河

薛陈伟

浪涌云穿水，应知天上来。漫思登岸道，须学齐川才。波涨三秋雨，涛惊二月雷。夷门漂泊子，相对几徘徊。

### 贡院移汴城旧藩邸有作

许畅

邹枚揆藻地，千载聚文光。楼接嵩峦秀，台连汴水长。苔浪桐袭叶，桂蕊笔生香。圣世新堂构，抡才作栋梁。

### 梁园怀古

刘朝宗

梁园一片月，万户寂无声。废榭连衰草，寒鸦伴野鹜。秋风何恨思，汴水自关情。极目登楼望，暮云远树平。

### 吊岳忠武

郑棨

读史悲前代，金牌痛哲人。一门三父子，五国几君臣。鹃泣朱仙血，光飞侯赵磷。可怜原上草，终古不知春。

### 汴梁感怀

汪价

北望思蓬泽，千年古汴流。羊湖犹淼阔，沙海自沉浮。狐啸东京老，猿啼艮岳

愁。最怜河决后，废郭指金瓯。

### 朱仙晚行

闵派鲁

客梦何曾稳，鸡人报晓霜。寒钟卧庙口，冻网挂鱼梁。处世微名累，问年短发苍。独怜南北计，未取定行藏。

已上五言律诗。

### 黄河

唐·罗隐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 汴河

当时天子事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纵饶妆故国，水声何忍到扬州。乾坤有意终难会，黎庶无情岂自由。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

### 汴河亭

唐·许浑

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 隋堤柳

唐·李山甫

曾傍龙舟拂翠华，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背日古阴从此朽，逐波疎影向南斜。年年只有晴风便，遥为雷塘送雪花。

### 隋堤柳

唐·韩韬玉

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阴埋野色万条思，翠东寒声千里秋。西日至  
今悲兔苑，东波终不返龙舟。远山应见繁华事，不语青青对水流。

### 汴堤怀古

唐·王良臣

迷仙楼观郁连空，一日都归鬼唾中。奢则兆亡天听迓，去而不返水流东。锁烟弱  
柳愁蛾绿，阁雨幽花泪脸红。总为锦帆归不得，至今啼鸟怨西风。

### 云骥桥

唐·汤鼎

桥头车马闹喧喧，桥下帆樯见画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楼台近水柳如烟。地连秦  
晋通三市，路入濠淮接九天。独倚栏杆望宫阙，翠微高映五云边。

### 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

唐·高适

同官载酒出郊圻，晴日东驰雁北飞。隔岸春云激翰墨，傍檐垂柳报芳菲。池边转  
觉虚无尽，台上偏宜酩酊归。州县徒劳那可度，后时连骑莫相违。

### 丙午上巳琼林苑赐筵

宋·韩琦

春光浓簇宝津楼，楼下新波涨鸭头。嘉节难逢真上巳，赐筵荣入小瀛州。仙园雨  
过花遗靛，御陌风长絮滚球。禊饮不须辞巨白，清明来日尚归休。

### 从驾过金明池

宋·韩琦

帐殿深沉压水开，几时宸辇一游来。春留苑树阴成幄，雨涨池波色染苔。空外长

桥横螭螭<sup>①</sup>，城边真境辟蓬莱。匪朝侍宴临雕槛，共看龙艘夺锦回。

### 驾幸金明池

西池风景出尘寰，春豫方乘禁座闲。庶俗共令趋寿域，从官齐许晏<sup>②</sup>蓬山。楼台金碧交辉<sup>③</sup>外，舟楫笙歌浩渺间。与众尽欢宫漏促，万花丛里属车还。

### 金明池

宋·王安石

宜秋西冠碧参差，忆昔乡人禊<sup>④</sup>饮时。斜倚水开花有思，缓随风转柳如痴。青天白日春长好，绿鬓朱颜老自悲。跂<sup>⑤</sup>马未开尘满目，夕阳偷理钓鱼丝。

### 金明池

宋·王立之

游丝坠絮惹行人，酒肆歌楼驻画轮。风管遏回云冉冉，龙舟冲破浪粼粼。日斜黄繖归驰道，风约青帘认别津。朝野欢娱真有象，壶中要看四时春。

### 游玉津园

宋·苏轼

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临民计虑长。碧水东流还旧派，紫坛南峙表连冈。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疎林雪月光。千亩何时穷帝籍，斜阳寂历锁云庄。

### 汴梁

金·李汾

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衣冠繁会文昌府，旌戟森罗部曲侯。美酒名讴陈席座，凝节咽鼓送华辇<sup>⑥</sup>。秦川王粲何为者，憔悴器尘叹白头。

①螭螭，虹的别名。借指桥。比喻才气横溢。

②晏，通“宴”。

③交辉，通行本为“芳菲”。

④禊，指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清除不祥的祭祀。

⑤跂，表示“走岔路”。

⑥辇，车辕。

其二

楼外风烟隔紫垣，楼头客子动归魂。飘萧蓬鬓惊秋色，狼籍麻衣浣<sup>①</sup>酒痕。天堑波光摇日落，太行山色照中原。谁知沧海横流意，独倚牛车哭孝孙。

其三

寥落关山对月明，容窗遥夜梦魂惊。三年岐下音书绝，八月河南风露清。冉冉暮愁生草色，迢迢秋思入虫声。谁知广武英雄叹，老却穷途阮步兵。

汴梁怀古

元·傅与

汴上荒城统故宫，山头危石堕秋风。夷门市起闻嘶马，梁苑樵归见断鸿。斗草尚馀残后碧，进花无复盛时红。欲登高处肠先断，满目闲愁赋未工。

汴京怀古

元·李两山

沧海成田艮岳荒，谁能行役不徬徨。青城北狩隔万里，花石南来知几礶<sup>②</sup>。土暗尘昏天水碧，风轻雨过女真黄。无人可语宣和事，九罇<sup>③</sup>陈留酌<sup>④</sup>一觞<sup>⑤</sup>。

登汴梁城

元·李準

天上曾闻玉辇过，金城千里带黄河。凤凰一去蓬莱苑，雁鹜群飞太液波。灯火楼台空市井，风云冠盖尽丘阿。惟馀画角声中调，犹是流沙碛<sup>⑥</sup>里歌。

①浣，污，弄脏。

②礶，山岗。

③罇，同“些”。

④酌，是指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

⑤觞，古代酒器。

⑥碛，浅水中的沙石。

## 郑门古城

元·刘咸

乘骢<sup>①</sup>偶出郑门西，一上高城四望迷。千里云霞山远近，万家烟火屋高低。青城日落鸦争聚，白塔风高鸟乱啼。回首可怜梁苑地，繁台荒草冷凄凄。

## 延庆观

元·李準

宋家天子朝元阁，南内宫中太乙坛。五夜星辰金榜动，九天风露玉阶寒。朱衣鱼鬣迎笙鹤，绛节龙光引佩鸾。八骏不归辽海月，步虚空绕紫云端。

## 汴京怀古

明·顾禄

北狩龙沙帝业空，词人犹解吊遗踪。野烟蔓草咸宁殿，秋雨荒台艮岳峰。一代已迁七国鼎，五更谁报早朝钟。我来正值开天运，真主曾经驻六龙。

## 汴京怀古

明·李濂

渠花堤柳旧京都，九帝承平王气徂。巢凤阁空谁驻马，卧牛城在自啼乌。金缯不博燕云地，顛頊犹传郑侠图。最恨翠华南渡日，春风歌舞醉西湖。

## 隋堤

明·释宗泐

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遗柳可栖鸦。岸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犍车。曾笑陈家歌玉树，却从浮土看琼花。四方正是无虞日，谁信黎阳有鼓笳。

① 骢，青白色的马。



### 行经隋堤有感

明·陆深

端委犹堪致太平，龙舟锦缆竟何成。空馀细水绿堤曲，别有垂杨带晚晴。社燕归来如有恨，闲花开遍不知名。行人谁管兴亡事，但说扬州接汴京。

### 吹台春日古怀

明·李梦阳

废苑迢迢入草莱，百年怀古一登台。天留李杜诗篇在，地历金元战阵来。流水浸城隋柳尽，行宫为寺汴花开。白头吟望黄鹂暮，瓠子歌残无限哀。

### 过朱仙镇

水庙飞沙白日阴，古墩残树浊河深。金牌痛哭班师地，铁马驱驰报主心。入夜松杉双露宿，有时风雨一龙吟。经行墨客还词赋，南北凄凉自古今。

### 谒岳庙

明·张同德

荒林残垒旧屯营，铁骑烟销咽水声。丸蜡传来真误国，黄龙未至已休兵。枕戈空叹十年力，投帻谁怜万里城。汉上夷民零落尽，间田草色唤愁生。

### 景福寺夜步

明·马体元

说到热场梦亦违，晚依清刹避炎威。耐闻衲鼓和风远，静看慈灯共月肥。露卧花头红吐润，星悬水面碧凝辉。笑僧何事先眠去，韵树歌虫伴我归。

### 大梁送客之秣陵

明·张民表

交游四十年中事，往返三千道上行。去岁此时尝过我，只今相见有馀情。高花送酒朱门贵，短发忘忧白帽轻。乞得青田石刻印，大梁曾写布衣名。

## 国朝

### 大梁

赵宾

金铺何处望朱门，草长王宫野雾屯。酸枣秋高江断垒，晴沙风起暗平原。千寻自涌空中塔，万里谁招水上魂。艮岳可怜歌舞地，青青萤火照黄昏。

其二

腥云宿莽匝城墙，鬼火宵明古战场。邸第楼台灏野蔓，中原箫鼓断斜阳。玉鱼画出麒麟冢，紫燕春迷玳瑁堂。漫遣东风吹御柳，隋堤梁苑总荒凉。

### 汴里纪事

王紫绶

夹河百战此中原，箫鼓楼台属宋元。鸥吻望洋迎碧浪，宣房沉璧尽朱门。天低艮岳群星下，地走黄龙万族奔。波撼合铃风自响，一行宿鹭起朝墩。

其二

三坂孤舟不可停，湿云阴雾昼冥冥。雪空果苑层冰白，柳没隋堤野火青。塔短鴈疑□风气，沼成宫欲化龙腥。繁台隔岸钟无主，尽日鸣鸣度远汀。

### 汴城即事占赠祥符令刘肖韩

赵贯台

梁园曾已化蛟宫，碧殿朱楼蜃气中。谁遣庚辰驱水怪，重开甲子亮天工。皇都未返千门盛，紫陌先营百堵功。烟火几年通上国，管弦依旧醉春风。

### 大梁怀古

许作梅

习家池起汉楼台，宋室城藩望紫埃。汴水晴川环五代，夷山佳气郁三台。几家烟市重门接，何处香车复道来。今古风流人未远，犹凭父老话邹枚。

### 大汴道中即事成咏

麦秀春风铺绿云，新阡细柳影纷纭。烟含野树参差合，草长平隄远近分。中土山河今复睹，三川华宝此重门。不知何处梁间燕，来向郊原林底贫。

### 自杞至汴有感

杨思圣

草木萎黄陇麦枯，空村炊冷昼啼乌。征兵频见军符下，催赋如闻怒吏呼。破壁残僧依废寺，荒□野犊散平芜。踟躇徒切忧时策，涕泪何人为绘图。

### 大梁渡黄河

张天植

星源万里注天中，渡口尘迷极望空。沙气疑分□伯雨，涛声全涌大王风。泽鸿有力争操畚，壁马无灵费筑宫。洛下于今思禹德，谁将沟洫识前功。

### 游汴梁旧藩邸

李森先

汴水茫茫蔡水秋，荒台衰草不胜愁。梁王故客谁家苑，隋氏名姬何处楼。落日犹然鸦共语，晓风无复燕来游。王孙自古皆堪吊，瓠<sup>①</sup>子歌残泪欲流。

### 汴城改藩府作贡院

钱纶

列棘巍巍泛巨涛，紫房复道集贤豪。六宫歌舞香魂渺，三试才华文焰高。郡冠天中培玉笋，堂临山阜灿银袍。欧苏相遇从今地，谁是公门艳李桃。

### 过大梁

秦升

百战争雄古汴州，名都一旦问东流。梁王兔苑鱼龙夜，宋代花纲禾黍秋。游子频

①瓠，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夏天开白花，果实长圆形，嫩时可食。

来寻胜迹，美人几许卧荒丘。吹台寂寂登临少，惟有渔歌答暮鸥。

### 过大梁

李光祚

大梁一战委泥沙，秋色霜寒动暮笳。地满荆榛藏虎豹，天高波浪走龙蛇。王侯半逐黄流水，城阙新开白露花。极目不堪回首处，何时重睹旧繁华。

### 清明登铁塔寺有感

刘朝宗

漠漠春云望墅平，远山着雨数峰青。六朝陵寝知何在，层塔云霞空自明。新火杏阴初布锦，残碑梵宇偶闻笙。年来频有惊心处，黄鸟几声鸿几声。

### 过大梁有感

秦维垣

宋家宫阙长蓬蒿，静夜疑闻山鬼嚎。钟鼓楼存秋色冷，衣冠人去月明高。徘徊瓦砾新磷火，想象旌旗旧羽毛。不到华阳归马后，征人且莫解弓刀。

### 吊忠武祠

李鸿

中原日月黯荒丘，惨气阴森霾帝州。魂裂金牌寒涩剑，庙悬铁甲枕长流。背嵬健骑知何在，报国精旗一旦休。凭吊千年遗恨事，英雄血泪满林愁。

### 汴藩怀古

袁植

散步龙城对晚霞，炊烟几缕见人家。椒房满贮一泓水，凤阁深埋十里沙。风透空窗声作两，日临荒砌影摇葭。繁华到此浑消歇，欵吹何劳两部蛙。

## 登吹台有感

马士鹭

中原百战大梁城，独上荒台万感生。高卜鸟音思律吕，浅深沙岸忆平成。草怀卧  
颞空同字，石孕飞甍嵩渚名。惆怅近朝成往事，几声野雉起榛荆。

## 渡黄河有怀壬午年事

侯朴

行来稳渡此长河，壬午年间可奈何。风拥星源沉日月，人游兔苑伴鼯鼯。黄流喜  
助亦眉孽，白骨甘投青海波。得免绿锋亦快事，至今浊浪放清歌。

已上七言律诗。

## 黄河

宋·梅尧臣

积石导渊源，沄沄泻昆阆。龙门自吞险，鲸海终涵量。怒状生万涡，惊流非一  
状。浅深殊可测，激射无时壮。常苦事隄防，何曾息波浪。川气迷远山，沙痕落秋  
涨。槎沫夜浮光，舟人朝发唱。洪梁画鹳连，古戍苍崖向。浴鸟不知清，夕阳空在  
望。谁当大雪天，走马坚冰上。

## 黄河

宋·欧阳修

河水激箭险，谁言航苇游。坚冰驰马渡，伏浪卷沙流。树落新摧岸，湍惊忽改  
洲。凿龙时退鲤，张潦不分牛。万里通槎汉，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罢筑，故道失难  
求。滩急风逾向，川寒雾不收。诂能穷禹迹，空欲问张侯。

## 和前韵

宋·梅尧臣

少本江南客，今为河曲游。岁时忧漾溢，日夕见奔流。啮岸侵民壤，飘槎阁雁  
洲。峻门波作箭，古郡铁为牛。目极高飞鸟，身轻不及舟。寒冰孤自听，源水使尝

求。密树随湾转，长罾<sup>①</sup>刮浪收。如何贵沉玉，川兴是诸侯。

国朝

游相国寺有感

刘朝宗

云树微茫里，佛光照眼明。如何金粟地，变作土沙城。古瓦走苍鼠，残碑卧野苹。潇潇风雨况，寂寂鼓钟声。无限萧条意，谁劳万古情。

已上五言排律诗。

五日蔡河废津泛舟

明·李梦阳

当年锦缆帝王州，此日荒津竞渡游。宾客未销梁苑气，江山聊写汨罗愁。流金赤日偏输浪，似盖轻云故翼舟。鱼听歌钟沉复跃，燕窥舞袖去还留。调冰雪藕佳人并，断艾分蒲上客酬。出溜只疑天上转，泝洄真在镜中浮。阴阴暝色鳧鹭岸，袅袅风香杜若洲。醉里惊闻催住桨，别船追进夕筵羞。

边马二宪使许，繁台别业不成，辄用七字句述我志怀

懒游因病困蒙茸，不独炎天万事慵。七夕邀行齐踊跃，两人羈绊阻相逢。大河平地涛长涌，乔岳清秋雾不封。次第荣途俱獬豸，迁疎故国且芙蓉。壮夫激烈悲迟暮，执友团圞喜去冬。久避鸢肩优谏诤，亟推经笥贯中庸。繁台禹庙梁王榭，古寺残碑宋代松。吾企岑高名不及，汝追枚马涕何从。虚疑豪侠轻朱亥，实被文章误蔡邕。愤起铁椎心枉费，曲中焦尾意还浓。不争期约惭牛女，恐使流传笑驱蛩。末俗但知张市虎，异时谁切辨衣蜂。方吁世路聊三径，敢说天门尚九重。宠岂乘轩卫国鹤，画宜偏駭叶公龙。菟园卜筑邻猿鸟，茅屋昏晨节梵钟。修竹雁池虽惨惨，水花云叶固溶溶。悔将朱绂抛渔艇，誓住丹丘学老农。为底回骢孤蟋蟀，徒思临沼共鰕鳙。踟蹰莫畏风沙眯，吊唁应愁辇路冲。许过只须图酩酊，有谈毋遽及徽宗。

①罾，鱼网。

## 集半野园赋送沈太史兵备大梁

赵宾

万里西风荡酒杯，倾城祖帐野园开。霜流玉树金门冷，马渡芦沟画角哀。四履山川连二陕，一时剑佩出三台。花辰畴昔罇壘接，雪邸诗篇次第裁。名部优伶歌乐府，骚坛旗鼓建金台。朱轮翠幃人南去，明月高天雁北来。帝里尊官推绶灌，梁园盛事属邹枚。城池战斗余残垒，楼阁烧焚发旧莱。水下口津声浩荡，云连少室色崔嵬。登临定忆西窗烛，岁月频瞻古驿梅。废苑离宫花几树，夕阳官渡首重回。悲秋不尽天涯意，客梦行随汴水隈。

已上七言排律。

## 造字台

唐·岑参

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空堦有鸟迹，犹似造书时。

## 晋毕卓墓

宋·刘敞

蓬蒿道旁冢，云是昔时贤。声名占陵谷，共尽一年年。

## 牧苑

元·赵孟頫

一片中原地，纷纷几战争。主今将不去，留与后人耕。

## 黄河冰

明·李梦阳

黄河一夜冰，日光惨不发。安得万里鞭，白马弄晴雪。

其二

夜冰白莽莽，风来但飞沙。梁园一夜雪，枯树皆梅花。

河水曲

明·何景明

河水何溅溅，暮采河边兰。君随河水去，我独立河干。

寄李献吉

君作梁园客，予登楚水台。春风河上柳，不寄一枝来。

国朝

河上曲

许作梅

逢上荷锄来，近水无干土。日暮大河滨，官衙尚箫鼓。

其二

鸿雁正哀鸣，青青麦未熟。背上一束薪，心头几丝肉。

其三

古渡沙为岸，新堤柳断烟。生近黄河水，不敢怨皇天。

其四

大地堤为冢，长城骨作泥。可怜风雨夜，犹自梦春闺。  
已上五言绝句。

汴河

唐·罗邺

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云疲。至今呜咽<sup>①</sup>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

<sup>①</sup>原书作“喝嚯”，此处从他书改。



### 汴河

唐·胡曾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 汴河

唐·皮日休

万艘龙舸绿丝闲，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馀里地无山。

### 汴口怀古

唐·杜牧

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还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

### 汴河曲

唐·李益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 望京楼

唐·令狐绹

夷门一<sup>①</sup>镇五经秋，未得朝天未免愁。因上此楼望京国，便名楼作望京楼。

### 流杯亭

唐·李商隐

身属中军少得归，木兰花尽失春期。偷随柳紫到城外，行过水西闻子规。

<sup>①</sup>此处原书缺，从他书补入。

### 梁园春

唐·元好问

双凤箫声隔彩霞，宫莺催赏玉溪花。谁怜利泽门前柳，瘦倚东风望翠华。

其二

暖入金沟细浪添，津桥杨柳绿纤纤。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绣帘。

其三

上苑春浓昼景闲，绿云红雪拥三山。宫墙不隔东风断，偷送天香到世间。

### 梁园对月

唐·王恽

儿时曾住汴梁城，二十年来重此行。一片凤凰池上月，向人浑似旧时明。

### 黄河

宋·邵雍

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

### 丰乐楼

宋·刘子翬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 黄河

元·陈孚

千载金汤拥上流，只今惟有荻花秋。江南客子笑无语，闲看黄河绕汴州。

恭咏镇旗

明·顾禄

禁开重重镇不开，当年曾驻六龙来。镇旗留在人瞻仰，高颺宫中百尺台。

汴中元夕

明·李梦阳

花烛沉沉动玉楼，月明春女大堤游。空中骑吹名王过，散落天声满汴州。

其二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其三

四海烟花逢上元，中州行乐竞千门。大江不辨鱼龙夜，珊瑚宝玦是王孙。

其四

细雨春灯夜色新，酒楼花市不胜春。和风欲动千门月，醉杀东西南北人。

国朝

梁园纪怀

梁羽明

捧罢剪桐燕后山，尊瞻石丈紫云端。嵌嵌忽倒□潭里，夜半蛟龙漱齿寒。

梁园

钱纶

兔园佳胜足宸游，春满皇州雪满楼。莫道芳车留不住，邹枚有赋尚风流。  
已上七言绝句。

## 补遗

各邑列八景如出一辙，馀故删去，既而思之，各邑俱列八景，祥邑又不必删也。今为补八景诗。

### 繁台春色

无名氏

梁园百尺彩云连，春色年年锦绣鲜。万点照天红杏火，千门如水绿扬烟。游人紫陌骄罗绮，啼鸟青楼杂管弦。千载登临忆枚马，几回沉醉百花前。

### 隋堤烟柳

隋堤迢递柳成林，一望青青秀色深。风絮乱飘千树雪，烟丝新变万条金。远来香绮无人见，娇转流莺何处寻。说与离人休挽折，暑天行客待繁阴。

### 汴水秋声

霜落秋声起汴河，西风袅袅白蘋波。几番漾绿罗文皱，千顷浮花镜面磨。木叶流霞随客擢，芦花飞雪点渔蓑。晚来照落天边字，摇曳汀州寒雁多。

### 相国霜钟

青女飞霜放晓晴，禅宫漏尽巨钟鸣。余音怒吼三千界，蝶梦惊回百八声。白遍山河迎曙日，红随车马启重城。梁园词客趋朝早，几着衣冠起五更。

### 铁塔行云

浮屠千尺十三层，高插云霄客倦登。瑞彩綈縕<sup>①</sup>疑锦绣，行人迢递见觚稜。半空铁马风摇铎，万朵莲花夜放灯。我昔凭高穿七级，此身烟际欲飞腾。

### 梁园雪霁

兔园雪霁素花新，未扫瀛洲万斛尘。玉树琼林三百里，琪花瑶草一番春。貂裘公子迎春醉，铁马将军出猎频。见昔相如能作赋，王门授简管挥银。

<sup>①</sup>綈縕，形容云烟弥漫、气氛浓盛的景象。

### 州桥明月

石桥高踞浚仪沟，月色如银冷浸秋。鳌背负山银阙涌，虹光横海玉梁浮。香车已尽花间市，红袖歌残水上楼。几度有人吹风管，汴州风景胜扬州。

### 金池夜雨

金明池上雨声闻，几阵随风过夜分。萧瑟只疑三岛雾，模糊犹似一江云。荷花暗想披红锦，草色遥知染绿裙。晓起银塘鸥鹭喜，水波新涨碧沄沄。

### 镇河铁犀铭

回龙庙铁犀上有于忠肃公原铸本铭在。明正统岁，置城外东北隅四里许，闯寇围汴时，曾千椎百火，声闻十里，仅于左肋下窍一穴，壬午埋没。今土人挑取砖基起出，左边古如汉鼎，犷犷孤蹲，良有呵护，仍宜建祠，或高台榭标之，大有裨于汴省，且前昔伟人亦有灵于河务诸事也。其原铭在背，有曰：

百炼玄金，镕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隄防，波涛永息，安若太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亿万闾阎，措之衽席。惟天之庥，惟帝之力。尔亦有庸，传之无极。

正统十一年岁在丙寅五月吉日浙人于谦识。

祥符县志卷之六 终

